



文昕：

给你写的信，老也写不完，老也寄不出去，不管怎么样明天我一定寄两页给你，因为看你的信，我也觉得那个小小的国土没有全了结，我也不完全无家可归

我们一直在说你，你可能不信，但是是真的，我给你写过好几封没寄的信，因为你太好，感情太激烈，一个人太好就让人心愧，就让人觉得配不上，咪喜欢跟着你，因为你有"能"她没气，本来半小时就摩了，但她也说"累"，我想就跟你的关系，我眼是心愧，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文昕，我是死了的人，除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能在你信里写写也挺好的，所有人都挺们怎么了？我是活该，真和我在一起的人没有高兴的，我写信也会让人不高兴

我给英写的所有的信现在还在英的书桌里放着呢（北京家里的）也是我永远拿不回来的，我现在都无所谓，但那是我的，不是她的

你原谅了我们这些小玻璃，碎了就扎人，很挺好，不会恨人，其实低劣的是我，我现在对自己的品性清楚极了

你要看我的书，看你就知道我完全病了，总有事也正常，我把我国碎片丢得到处都是，也把我丢得到处都是，其实世界对于我是个小数，对于她可真大呢，我要保存那日子，一个白房子，她丢掉，我也丢掉了，白房子害了我，第一回我就不该离开北京，不该活这么久，最美的日子应该是在结束前一刻

谢烨也累了，大家都累了，她跟我走了那么远，吃了野菜、中暑了，搬大石头，最后也是回到生活里来了，没有人恨世界，除了我，除了我与世隔绝的本性，我刚想活，就到头了

文昕，我跟你实话，知道我的人并不阻拦我，我也有事要做，不要为此想太多，我很怕。你不值得不过我心热了一点，因为这些看着色的人，几乎没了，（除了我家）

你还记得摘桃的事吗？那时候多好不觉得。

城

顾城给作者的信

文昕：

上次去你那匆匆的，也不及为你的小儿买个礼物。我现在只是到处乱旋，也不知在何处好了。信里附上50马克，权当一点小小心意吧。

每个人好象都在自己的道理中活着，其实谁也不错。事情都只是在过程中进行着。

我是喜欢伤感和情调的人，所以我总是提防着自己。当你告别的时候，我又陶醉在你的情绪里了。我看你，我也知道回不去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偶尔也还有些怀恋和憧憬。我特别知道情绪容易让我出错，也容易让我偏离理智。

我也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下午，我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刺激让我想对你说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你说过很多话，你总是沉默不语，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要是现在，我总是觉得和你对她说，事事也摸了一些话了，可是一下子又不知道，也不用说了。

人何必有选择的距离呢？没事觉得人毕竟是有距离的，如果可能，我还会恢复我的天性的，尽管理智告诉我一切，我还是觉得本性难移。其实我是个很笨的人，什么也弄不清楚。

我喜欢有孩子的感觉，你呢？它告诉我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让我进入自己的另一段日子。

祝你一切都好吧，能在乱七八糟的时候想想你、听听你的声音挺好的。

谢烨 4月底

还是把你的诗集都找我一本，或复印给我吧。我

回信地址：XIE YE & GU CHENG

c/o Mr. Shi Ming

Neusser Strasse 219

D-5000 Köln 60

Germany

谢烨给作者的信

题记

给文昕：

在灵魂安静之后，

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顾城

（引自顾城1986年11月题赠我的《黑眼睛》诗集扉页——笔者注）

序言

无数个时辰，劫持这一瞬间

——顾城死了。

白色的鸽群，依然在城市上空徘徊

——顾城死了。

最卑微的生命，都无法突然灭绝，何况一个天才

——顾城死了。

公元 1993 年 10 月 8 日。南太平洋一座小岛。顾城最亲爱的人死于顾城之手。而后，顾城自缢身亡。仅仅一瞬，一个空白，一个悲剧，一个疑团，得以形成。初闻此讯，我木然了，疑惑是幻听。自蝌蚪、海子、一禾去世后，我还没有

如此震惊过。我知道，自己被震碎了。

人逢其凶也邪？

天降其酷也邪？

夫何为而至此极哉！

无开端处开始，无结尾处结束，顾城的死亡竟像顾城的生命一样到来。

晚钟的鸣声，苍老在远处。

浩兮荡兮，南太平洋水依然那么蔚蓝，蓝得眩目，蓝得幽深，蓝得虚无，蓝得静默而沉重，蓝得太锋利！……哪里是夕阳？那里是由蓝而红的海？哪里是血液？

我给许多友人打电话，询问因由。除了最残酷的证实，无人回答，无人知晓……也许，不能承受活着的艰难，为了新生必须死亡？也许，思想使头颅不堪沉重？也许，灵魂可以穿过童话王国的净地，孱弱的肉体却走不出世俗的风风雨雨？也许，以诗的精神照耀过死亡，探索过死亡，深入过死亡，占领过死亡的高度，便有了这样一种归宿……一切可以解释的，依然不能解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沉默着。我期待着。

我相信，终会有一本书，将昭示底蕴。

终于，出现了《顾城绝命之谜》。终于，我认识了作者文昕和辛勤出版该书的编辑们。终于，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力量，鞭辟入里，径直突入主人公们的精神世界，去昭示，去感

应，去直趋生命的堂奥，去显微精神潜变与巨变的过程。作为当事人之一，文昕用自己羸弱的力量，在书中将一个复杂、变形、破碎却极为真实的感情世界拼凑起来，痛痛的、颤颤地捧向读者。置身在洞察和剖析入微的文字里，再一次感受到了心的疼痛。原来，一个来自黑夜而向黑夜挑战的书生，一个曾经失身"人造的原始浑沌、空白和毁灭的光芒"却朝圣艺术不止的苦孩子，一个以生命与艺术的斑斓，同一切苍白的生命区别开来的天才诗人，死前，早已徒剩形骸，心死于痛苦的迷妄里，死于不再希望的绝望中，死于"清澈的品格被逼下悬崖"的那一刻"，死于"人心太冷了"的人们爱自己胜过爱一切里，死于诗人最极端的行为里深隐着难以言状的珍惜，死于追求生命的纯粹却走不出人自身的虚弱，死于诗人固守的最后一方不洁的天空下。从此，人们见到的，只是顾城的游魂。这里，文昕不仅仅回访着灵魂的遗址，而是痛惜一个天才的生命有着怎样最本质的失去。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哀哉！

人生，这般如梦，如梦！

人生，来去太空，太空！

诗人的选择，使多少人失去了对自己理性的骄傲。也许，理性的极限，便是超脱。也许，超脱的极限，才是涅槃。可是，谁都知道，顾城早已有过怎样的涅槃。万古苍凉的大地，载沉载浮，却何以不能承受顾城的孤独和求助。顾城曾以贫困之躯，瘦骨之怀，倾尽所有，给了大地、太阳和人那么多精深与博大，自己只要一

点理解，一寸爱海，一缕呼吸，一份珍惜。蝼蚁要巢穴，王者要权杖，孩童要糖果。顾城要的，原本属于顾城，却又格外的少。尽管是置身绝境，尽管失去的太多太深刻，顾城，我依然深深责备你最后的选择。如同对你有过的理解深深。我真想说：顾城，我的兄弟，你的灵魂曾经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重新站起，那一刻，为什么不再坚持？我好痛惜！

死亡，可以漫过顾城的血肉之躯。

死亡，不能淹没顾城的精神财富。

整整一万多篇诗文，无不流自顾城生命的源头和最浓最鲜的血液！在和语言的较量中，顾城不屈不挠，恪守信念，从不向公众或语言本身妥协，一直用最生命的精神运用和创造语言。顾城把自身切成碎片，揉入诗歌艺术，使个人生命和诗歌生命互为一体，小中见大，奥义微言，以有限暗示无限，鲜活空灵而又幽深缈远。顾城缔造的童话王国，是一片真正的净土，充满温情、宽容和怜悯。每每徜徉其中，我便领悟顾城何以来自尘嚣却远离尘嚣，天生早熟又不甘长大的隐衷。只有这里，没有欺诈、虚伪和相残，弥漫着智慧和神秘的美，并且昭示人们：连接心灵与心灵最原始、最本色、最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真与美的关系。曾几何时，当朦胧诗率先从孤寂中突围，以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楔入人类真实的文明中时，顾城更是英姿勃发，不懈地追求着思想与艺术的纯粹，使诗歌境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一种面向未来的特质，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一种堪称禅悟的

明慧。平庸诗人，能唤起人们的许多已有感觉，似曾相识。天才诗人能发现人们从未经验的感觉，如梦初醒。顾城正是这样的天才。顾城的绘画，妙趣横生，隽秀灵幻，如云容水态，变化多端，不限于方圆，不见于雕饰。顾城的小说，本质上远离世俗而亲近生命，看似无所寄寓，却渗入了那么多深远的灵性。尤其长篇小说《英儿》，是绝痛，更是绝唱，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辉煌，一种洞穿情欲世界的冷峭目光，一种意识到人自身虚弱的聪明，一种心理现实与外在现实、精神感受与肉体感受的灿烂交合。因此，拥有巨大的审美容量，足以留给未来世纪的人们进行审美再创造。《英儿》是不朽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文昕，以自己的呕心沥血、人道精神和长于领略情感真谛的“明白”，以知情人的严肃与公正，以令人感动的才情与执着剖析，使《英儿》中的艺术真实与《顾城绝命之谜》中的生活真实有因有果，更加密切，也更加深刻和血肉丰满。文昕不顾撰文以外付出的代价，甚至不计稿酬多少，发奋写成此书，正如她所说的：为了公正。

顾城去了，消失在世纪末。

顾城去了，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

顾城去了，留下的空白历久而经远。

我相信，会有一天，生存不再成为艺术，艺术不再为了生存。我相信，以后会有一部《顾城全集》问世。也许，我将再一次幸运地设计封面。顾城，我的好兄弟，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

们像当年一样，携手重游黑龙江畔，互相欣赏拾到的玛瑙石。

然而，诗人已终天永辞，一朝去此，将复何适？

——是为序。

岳建一

1994年1月15日，深夜



文昕 著

目录

自序

顾城：在你三十七年的人生旅途中，你有过一段明亮而美丽的梦，你的《英儿》，是你的这个梦残破的碎片。也许，你会愿意我来帮你写这个完整的梦，写它曾经有多完整……

缓缓地合上《英儿》的书稿，内心里充满了复杂而痛切的情感。

书中的三个主人公：顾城、英儿、雷，他们是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曾经一同在北京顾城和雷的寓所，度过许许多多个快乐的日子，直到他们相继离开中国，直到他们在新西兰的小岛上开始了顾城神话中的生活，直到英儿的离

去，顾城夫妇的回国以及创作这部《英儿》我都始终处在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全过程之中。而我，竟然不能伸出手拉住他！我怎能不痛恨自己！

是的，《英儿》是一部记述灵魂的真实著作。

顾城和雷的不幸消息传来之后，我就在等待着他最后给我的信息。我确信，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定在不断地给我断断续续地写信，直到他混乱得不能面对白纸。

我终于在《英儿》的后半部里，找到了他后来写给我的、我不曾读到的信，也找到了他曾经寄给我的一些信件，他把这一切都收入了他最后的这部灵魂的著作。

我在读到这一切的时候，真有种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悲哀！

在书中，三位主人公几乎全用的是真名。（雷米，是顾城和妻子谢烨结婚后，顾城为她取的，是爱称。）而他给了我一个化名，叫“晓南”。抱着书稿往家走，我一路上在想这个名字，我忽然想到了字典上对我这个“昕”字的解释是：太阳升起之前的微光。而新西兰小岛，恰在北京的南面……晓南！

……或许，我所能为他做的，就剩下了这么一点儿。我甚至觉出，对于顾城，这一切全没用处。但他曾认我为友，他或许还希望我不断的书信给他冰冷的心，带来最后的温暖，帮助他，抓住飘荡的自己……我、竟这么愚蠢！！

今年 3 月（1993.3），顾城同妻子谢烨突然从德国回来，然而他们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其间，他们专程赶到我住的海淀黄庄，同我见了最后一面。见面的部分谈话，在

《英儿》里基本都有收入，也有一些谈话是顾城在写作时加进去的，或许他认为这样更清楚些。

他和雷返回德国以后，曾给我寄来了两封书信，一封是写于4月底，信的正反面儿，顾城和雷都给我写了些零零乱乱的话，那时，我已经预感很坏，但我一直寄希望于雷。在我的心目中，她始终是那么柔韧、那么宽厚、那么深深地爱着顾城！我对她多年来简直是充满信任，也可以说是迷信。我在《英儿》中甚至看到顾城也在那么无条件地迷信着雷！我们的迷信，远远超过了迷信圣母！

我忘了，或许顾城也忘记了，雷不是理想中的圣母，她也是一个血肉之躯。

然而，我却始终认为，顾城和雷在一起，如同生活在母亲般的安全中一样，他将永远地万无一失！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城与他博大、精深的灵魂世界相背离，生活中的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厌恶成年，厌恶污秽的成熟，厌恶人在成熟之后所拥有的一切罪恶。他害怕长大，他想躲在孩子的纯真里，躲在远离人类罪恶的尘世之外，甚至是躲在他心目中的好女孩儿的善良里，一生一世。然而，他终于没能躲过他害怕的一切，幻想欺骗了他。

我收到顾城谢烨4月的来信之后，曾给他们回过一封信，这封署名“晓南”的信也被收入在《英儿》中，在信中我劝顾城不要责怪“身首异处”的英儿，我恳求他好好地活下去。在信中我还写了我对雷的迷信。我回信之后，收到了顾城在6月份写给我的四封短信（一次寄来），在这些信里，他反反复复地用一种梦呓般的语调，在向我述说他

灰暗的情感世界，写他的失落。这些信我后来在《英儿》里全找到了，只是用法不太相同，有的被写给了英儿。我想这大概是对的，因为，那之中所说的话，本就是说给她的。顾城把它们寄给我，是因为他那时太需要有人替他分担这份沉重了，英儿的走，使他的灵魂经历了灭顶之灾。他或许是在给我写过信后，才发觉，这些话原本是该说给英儿，于是在书中收入时他给它们合适的位置。可那时，英儿她在哪儿呢?！……

在最后收到的这封信里，奇怪的是没有谢烨写给我的信，只是信封上依旧是她那娟秀的字迹。并告诉我，这个地址到 6 月 20 日。我收信的时间是 6 月 14 日，虽然我在 15 日就写好了回信，但时间显然不够了！我只有在急切的等待，焦灼的企盼中等待他们迁居后寄来新的地址。

我等来的，是什么啊！!!

将近一个月以来，国外电台、国内多家报刊，不断报导着这个不幸的消息，顾城，你终于走了！我曾经抱有的所有幻想，在一瞬之间摔得粉碎！等到我终于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同我的所有记忆、所有你信中的晦涩句子联系起来，甚至在我从出版社捧回你最后的遗作《英儿》之后，这一切终于让我看见了最后的你，看到了你所面对的那个绝望的世界！看到了人间那么多隐在美幻之后的残忍！

顾城，你所暗示我、暗示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可怕呀！而明白了这些，我心中一个大大的殿堂，在一瞬之间，轰然倾覆……

是的，顾城，你希望把一切保存记忆的梦交给我，所

以你才在最后的信中寄来了那六张背面写了题字的照片，你告诉我："文昕，人没的时候，照片就特别好了"！你还告诉我："愿你保存我"，顾城，你对我说："一九七一年，我写《生命幻想曲》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挺好的，我也好过，怎么没遇见你们呢。"照片上的你那么小，还是个少年。

现在再看这些照片，真觉恍若隔世，不知是梦睡还是梦醒！我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恶梦！

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在你三十七年的人生旅途中，你有过一段明亮而美丽的梦，这个梦一直被你珍贵地捧在心灵最高的位置上！你的《英儿》，是你的这个梦残破的碎片。也许，你会愿意我来帮你写这个完整的梦，写它曾经有多完整！后来，它是怎么破碎的，写它破碎的全过程！写你，你曾是"维多利亚深色丛林里一只温顺的树熊"。你害怕受到伤害，你从来也不伤害小动物，更没有伤害过人。我只想写你的真实、真实的一切，当然我也会公正地去写我的另外两位朋友，雷和英。

让时间来证明吧。

文　昕

第一章

我认识的顾城和雷

我被他富于激情的宁静而深深地慑服，久久沉浸在纯粹的诗一般、画一般的情感之中。

在《英儿》中，雷，始终是那种宽厚、开朗、乐观、正义的形象，其实，生活中的雷仿佛更是如此。她美得深沉，她开朗而不狂放，她乐观而不盲目，她是我最喜欢的女孩子。在好多年里，一直如此。

我认识顾城和雷，是在一九八四年，距现在九年前的一个深秋。

那一年的秋天很寒冷，不久就飘起了星星点点的雪粒儿。那年的

北京，风也很大，我就是顶着深秋的狂风去听顾城的讲座的。那个讲座是由一群文学青年自发举办的，租借了一间小学的教室，来的都是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人。那些年间，北京这样的文学沙龙挺多的。

顾城这个名字在国内文坛是一个被大家极为熟悉的名字，只是我在那之前除了比较习惯于在报刊上读到他，而对他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国内那阵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后来几乎发展为声讨），三起三落，甚至有一段儿时间形成了对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的批判和抵制，有一些刊物和反对派评论家也到处围剿朦胧诗，好像那种清纯的声音让太多的习惯口号的耳朵发生了问题一样。

顾城的名字在那一段儿时间更多地是在评论文章里出现，他的美丽的诗作已经很难在大刊物上见到。但是，他也因此而赢得了众多热爱生命、热爱真诚、崇尚自然的人们的敬意。

我其实去听他的讲座，就是因为他那时的身处逆境。很多人心照不宣的，也是这个原因。

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穿着一件银灰色的中山服，面容安详、宁静，目光清纯而幽远，仿佛总在望着一个别人所望不到的地方。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音质清澈，有种柔和的穿透力，在空气中回荡。

后来的许多年里，他始终是穿着这样的中山服，去参加各种国内、国外诗坛的集会和讲演，他宁静的身影征服

了许多国度和民族、热爱善良的人们的心灵。

后来雷还曾告诉我，为了给顾城买到这种银灰色的中山装，跑了好多地方，找到了一下买了好几身。一直到他们今年3月回北京，我还问起过他们，谢烨说后来顾城舍不得穿，只有在参加演讲和国际诗坛会议时，才偶尔穿上，现在也全都穿坏了。我说："你们寄回来，我去给你们做，再寄给你们。"顾城说："不用了，那么远……"雷很感动地说："顾城你别拦她，这是她的一片心意。"

我那时还以为他会永远需要这样的衣服，我们还会在许多个机会看见他，端正而明亮的站在讲坛上，目光幽远地凝望着远远的地方……

是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像刀刻一般印在我的记忆里。然而在那个九年前的小学教室里，我却坐在最后一排、一个最靠近角落的小课桌上，听顾城用一种梦一般轻盈的语调在谈他的童年，在谈他童年从每一片小草、每一池清泉里读到的诗。

那是些很美的诗。

我被他富于激情的宁静而深深地慑服，久久沉浸在纯粹的诗一般、画一般的情感之中。

谢烨她正坐在靠墙的一排座位的最前面。她一动不动地仰视着顾城，目光随着他的脚步缓缓地、柔和地移动。我无法看到她的眼睛，但她静止的背影、专注的姿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在顾城演讲结束的时候，她迎向他，一笑，笑容是那样灿烂、那样饱含着母亲般的慈爱。

在一连三天的讲座上，雷都一直是以这种不变的姿态

坐在最前边。我认识他们夫妇的所有记忆里，雷始终都是这样一幅形象，直到今年 3 月……

我记得顾城在讲述的是他们家随父下放在山东一个偏远乡村的故事。那个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熟悉的一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共同拥有着大同小异的记忆。只是，那段生活留给顾城的，竟是许多与命运不同的美好情感。

他向人们讲起了他最初的诗，那些写完就丢进柴灶的火焰中的诗，火焰是他唯一的读者。他讲述着他独自走在苍茫的蓝天之下，脚下是无边无际的荒原大道，他是那样的渺小、孤独。忽然，天顶回荡起凄厉的雁鸣，无数成阵飞临的大雁开始在他小小的身躯周围呼唤、啼叫、旋舞、飘飞，他向前走着，感动于天与自然万物的息息相通、情景交融，他不再孤独、不再悲哀，他有着一个与天地日月相辉映的灵魂……

他向我们不断讲述着他的经历，讲述开启他心灵的法布尔《昆虫学》，讲泰格尔，讲世界上许多颗曾经灿烂、永远灿烂的心灵，讲他自己的梦，美丽而闪烁的梦……

我记得他念的那首他的小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诗中有一段：

……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想象中
我的爱人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

那是一首很美、很美的诗。在顾城念这首诗的时候，谢烨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在我的心里，那时就确认，她是不会忽然掉过头去的！她永远不会！她会永远这么地望着顾城，这个印象不可磨灭。直到后来发生了那么许许多多，我也很难从根本上把心底里的这个印象抹去……

大概是在那次讲座的第二堂课上，组织者要求所有到会的人把自己的作品带来，交给顾城，请他在第三天的课上为大家评点。那天散课时，雷抱着一摞诗集在讲台前售书，那是顾城和舒婷的一本合集，我过去一直苦于无处寻觅，于是从谢烨手上买到书时，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你！"她一笑，那笑容是灿烂的，没有杂质。

买过书我就走了。在那三天里，差不多所有人都久久在散课以后包围着顾城，他那有点单薄的身影在那一大群热烈的人们簇拥下，显得那么文弱和清盈。雷也和他并肩站在一起，耐心和亲切。他们是那么和谐。

在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上课时，我果然带来了一首我写给顾城的长诗《给诗人G》。

这组诗写于地铁火车上，车到站，我没有写完，只写了两节（原本想写组诗的），情绪断了，续写不上，只好抄了这两部。我在地铁车上看那本舒婷顾城诗选，把我的感觉写在随身的笔记本上。在诗中我想安慰逆境中的顾城，虽然我知道，他不会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当成一回事。这次见到他，一开头儿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把这首诗通过一个参加讲座的陌生人转交给了顾城。

那天，他的手上有了一大摞讲座上交来的诗作。厚得足有一寸多！我的诗也在这里边。顾城站在讲台上同先进来的人们说话，那一摞诗稿就由雷抱着站在他的旁边。我以为他至少不会很快看见我的那组诗了，因为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但是一开课，组织者就手拿着我的诗稿说："这组诗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们认为不错，顾城说请我给读一下。"于是他念起来，锁着眉，念得很费劲儿。我忍不住，从最后一排的座位上站起来说："还给我吧！我自己来。"他给了我，我就站在我的座位上念我的那组诗：

《给诗人G》

1

你宽厚得像大海一样，

用微笑的浪花
吞没了一切误解、污蔑、猜疑。
你白云般温和的目光
轻轻抚过大地上灰褐的丘陵。
是要抚平一切不安，
还是要抹去所有恶梦？

我曾在落日的山顶
为你的夜晚担心，
虽然我知道
只要是恒星，你总会
以光灿灿的歌声
重新升起。

我在一个星光烁烁的梦里
曾问过月亮，
想了解如何搭乘月牙儿，
拉起清风的帆，
去寻找一片自由的海子，
你也许会在那里
捕渔着你的诗。

我用黎明理解着你的幻想，
我以黑夜理解着你的沉思。
一旦你

燃烧了所有童年的图画，
你便走进了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挂着泪花的回忆。

你的财富
是你拥有亚细亚荒原般的
绝望，
你的光彩
是你主宰着人们
不流泪的未来和过去。

也许，谁也不认识你，
人们
只在孩子们的脸上
将你寻找，那里
有你的单纯、你的希望，
有你的微笑、你的艳丽。
你不代表孩子，
可是所有的孩子
却代表着你……

2

你是一个恋海的孩子，
用你灵感的双手
将童话的贝壳收集。

你又是那么慷慨，
将美丽的贝壳
分给泥鳅般活泼的陌生伙伴，
让每一双纯净的小手
都捧去
你的眼泪、你的顽皮。

当所有不吵架的孩子
拉成圆圈儿
同唱你的歌谣，
当所有已经粗笨的手指
轻轻弹奏着你的乐曲，
天空正飞过一群幻歌的大雁，
贝壳的童话
也排满群青色的天际。

所有生命都和你相识，
因为，
只要有天空
就有你挂上的星星，
只要有大地
就有你彩色的足迹。
你是小草和花朵的朋友，
大自然的音符
哺育了你生命的诗集。

你属于所有年轻的目光，
你是他们的！
你拥有
绿树般葱茂的兄弟！
走向每一朵浪花中间吧，
走向每一片白云之间吧，
你爱世界，生活便会
将你珍藏入记忆！

我念完之后，教室里没有声音，大家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顾城一直就站在讲台上，他此刻低垂着头，目光里有一种感动、有一份湿润。我走过去，把我的这份抄写工整的诗稿交给了雷。

雷站起来，她对我微笑，很纯净的笑，她说："谢谢，谢谢你。"我也对她笑了一下，好像我们一起说了一个好故事，那么友好、那么亲切。

我回到座位上。

那最后的一堂课，顾城没有评点任何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再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在讲台上缓缓踱来踱去，他不停地背诵他自己的诗作。所有的人都无声地倾听着他从心底里涌出的那些清澈的声音。

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穿透灵魂的诗音。

……从那以后，我有很久没有再见到过他。后来我曾经给他和雷写过一封信，但他没有给我回音，这使我当时有种困惑。

我再次见到他们是在北京作协举办的文学创作会上。雷也来了。雷那时真像顾城的保护神，顾城像依赖母亲一样地依赖着雷。所有会议，不得不破格连同雷一起邀请，这在当时的文坛，还属罕见。

我看见顾城就躲。我为他不给我回信的事耿耿于怀。而他在楼道相遇的时候叫住了我："文昕，你躲我？"他叫我的名字很自然，像在叫很熟的朋友。我一下站住，而且忍不住要笑，他也笑，像是两个孩子在笑一件很好玩儿的事。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他很苦恼地摸摸头："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回信，再说，我认为咱们还需要回信吗？"我于是一身轻松，我们像很熟悉的伙伴一样站在楼道里天南地北。讲台上的距离一下子没有了，他在我的眼里一瞬间变成了天真的孩子，他是那么柔和、那么自然，自然得像一棵谁都认识的小松树，我一点儿都不怕他。

后来在晚上的时候，我和几个一同去开会的文友就买了糖去宿舍找他。见了他，我把糖放在他的手上说："这是给孩子买的，孩子一般都喜欢这个。"坐在床上的顾城看着我放他手上的糖块儿一脸的高兴。在手上摆来摆去。

我觉得特别理解谢烨，她老怕顾城受欺负似的，守着。我后来也怕谁欺负了他，特别义气，老像憋足了劲儿打算和谁急一样。他太干净、干净得几乎有点脆弱，我从一认识他，好像就命定了要老替他打抱不平。后来顾城对我这一点又敬又畏，他后来还说过，"文昕，你太激烈，你的性格适合去保护女孩子。"那时他已经到了国外，是写信中说的。气得我好长时间不给他写信。今年 3 月他回来时还说

起过这事，一边笑一边说，英儿一去新西兰就对他说："顾城，你把文昕给得罪了，你在信中说她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还说她适合保护女孩子，她生你的气，不给你写信啦！"他一脸的歉疚："我其实根本不想得罪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写了，其实我挺欣赏你这一点，你挺正义，还老替我抱不平，我们老说你好……"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哄大人。"算了算了！谁和你计较！"

写他，是很美的事情。

我喜欢看我喜欢的书，手上有这样的书时，我很怕看完，一开头儿就总是注意后面还剩多少，直到看完，还想着："还有吗？"

顾城就是一本这样的好书。

当我在《英儿》中读到他给"晓南"道歉的话时，我总想到他是那么不想让别人生气。可他是真的不明白，我想像个大人一样站在他旁边。一直是这样，永远。

有时候我认为我是成人、他是孩子，这大概从一开头儿就注定了。包括我今天为他写这个……我其实最痛恨的，就是自己干了自己最不欣赏自己的事，我老想充当一个强者的角色，可我真的什么都不是，白白地看着他被可怕的命运给葬送掉了！现在还说这话，一切都有什么用呢？！……

纯情的顾城，在我心里留下的每一个印象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安宁。有时他朦胧得像是一个温和的梦。

谢烨不一样，谢烨有点儿像一盆发出柔和光热的炭火，她很有情调，也很有主见。她很少激动、也很少宁静。

和她在一起，印象特别深的，是她那一脸开朗的微笑，还有她说话时好听的声音、有点儿让我着迷的神态。

我们有时在作协举办活动的时候见面，孩子似的顾城总是有点儿腼腆地站在一些热情的文友中间，旁边是他的妻子雷。我遇到他们时，总是匆匆地和他们打个招呼，和雷拉着手说几句问候的话，客气地谈一会儿，仅此而已。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我们就和所有认识他们的文友一样，所有的交往还仅限于有距离的友谊，我是不大喜欢锦上添花的那种人，即便是对于我敬重、喜欢的朋友，也一直如此。

和顾城、雷的友谊，也许真的是命运有意的安排。

第二章

昌平诗会

那个会议拉近了我们四个人的命运。会议结束时，我们仿佛已经变得不可分割。

那是一九八六年夏天。北京作家协会在昌平的一座大山里举办了一个“新诗潮研讨会”。那时，国内关于“朦胧诗”文学现象的争执虽已接近尾声，但在那个会上，似乎还是表现得十分热烈。有一些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依然对“朦胧诗”面红耳赤。还有位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拖着重病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在会上长时间地发言

抨击"朦胧诗"。他们让我又敬又压抑，内心里充满无奈和悲哀。支持和倡导"朦胧诗"的一批学者、评论家也到会讲话，还有几位被归为"朦胧诗派"的诗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一间大大的会议室里，终日烟云缭绕、气氛异常紧张。

顾城的头上有顶"朦胧诗派代表"的帽子，他做为这个群体中重要的一员，理应坐在气氛严肃的会场里，可他对那些"重大"的议题不以为然，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更不想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他一脸孩子气，满心想着能进山里去玩儿。

他常常溜出会场，被组织者抓住就谎称"上厕所"，他溜回宿舍，和同样溜出来的人快乐地聊天儿。

而我则坐在会场里，耐着性子听各派正反意见在会议上激烈的冲突。我还是挺关心"朦胧诗"的命运。

我的身边，是顾城的妻子雷。还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现在就赫然地出现在顾城遗作的封面儿上：英儿。

在那个会议里，我们形影不离。

英儿，是一个有着圆圆的脸，清纯的眼睛、扎一对圆乎乎小刷子的女孩子。她穿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一对小刷子漂亮地在耳边弯成新月。她娇长的身姿有一份少女特有的甜美，那是一种梦中女孩子的甜美，使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都透出明亮。

她是随她的大学导师来这个会议进行社会实践的，在这个会议上很书卷气地宣读她的关于"新诗流派研究"的毕业论文。她的论文写的是北岛，而不是顾城。她是同来

的北大师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一位来自北大分校的学生。她的论文或许写出了“新意”，打动了她的导师，她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跨入了这个在她来说还是十分神秘的文学世界。她告诉我，关于作家群，对在学校念了十几年书的她来说，完全是一个连幻想也想不出来的遥远国度。而她来了，站在一大群陌生的作家之间，她惶恐而困惑。她认准了我，像抓住一根稻草。

我见到她，是在那个会议所租用招待所的公用大澡堂里，是刚到的那天中午，我和谢烨一起去洗浴，一进门就看见了英儿，她站在冰冷的莲蓬头下，在凉水中发抖。两个小刷子上滴着晶莹的水珠儿。她好心地对我和雷说：“别洗了，你们。这里面全是凉水！”雷站在那一脸怀疑。我也有点儿不知该不该试一试。这时从外面又进来几个人，人家熟练地打开热水哗哗地洗起来。这时英儿已经开始穿衣服了。我和雷对着她哈哈哈地笑弯了腰：“你还洗吗？”

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一想起来这件事就笑，英儿就跳起来用硬硬的小拳头威胁我，满脸通红。雷替我们讲和。

洗完浴出来，作协的组织者在给大家分宿舍。英儿依然是那付胆怯的样子，站在一边看着大家，我对她笑笑，她就靠过来，我摸摸她的头，她是一个挺可爱的小女孩儿。分宿舍，我和雷就要上了“举目无亲”的她。

和雷一个宿舍，这个宿舍就有点儿像顾城的家。顾城住在男宿舍里，但他总是和雷呆在一起。他常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在窗下叫雷：“我能进来吗？”我们就快乐地打开门，把男孩子一样羞涩的顾城迎进来。他就老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宿舍变得与世隔绝起来，四个人在一块儿，强似跑出去跳舞、串宿舍！我们谈我们喜欢的话题，听顾城用他那缓慢而快乐的声音说话。雷的表情很迷人，她的语言也很独特，平平常常地就具有一种同化别人的能力。我和他们聊得很开心。英儿坐在屋里不太显眼的地方，跟着我们笑，她不知道该插嘴说什么。

有一个顾城，我们就什么也不感兴趣，四个人关上门谁也不接触，直到喊开会的人高叫三遍，才兴犹未尽地走出来。一连两天都是如此，有时吃饭去餐厅的路上，我跑去和熟人闲谈，或是顾城和雷被什么人拖去说话，在餐厅里我们还是要凑到一起。英儿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跟着我，小尾巴似的。

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咪咪。因为她可爱，像猫咪。

这么多年，我们三人都一直喊她咪。顾城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还一会儿写成英，一会儿写成咪。

大概是在开会的头两天里，吃过晚饭人们就成群结伙地绕过山嘴，走进离住地不远的一个峡谷，那个山谷下面有一个水库。我和一群年长的诗人、编辑坐在谷口的大悬崖上闲谈，看见顾城和雷相随着往峡谷里走去，不久英儿就和另一个人闲谈着也往里走，他们停在我能看得见的一片较开阔的水域不动，好像在谈什么，指手划脚的，后来就扔石子，打水漂，看到他们在笑，却听不见。咪的蓝裙子真好看！像一朵小小的花，在晚风中飘动。

我就坐在悬崖上，往那边看，随手把石子朝崖下扔，还和旁边的人说笑："跟投稿似的，半天都没回声！"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一起往回走，顾城说："你看见了吗？我们打水漂儿来着。她打得特别好，一次能打一串水圈儿！我不行，一扔就沉底儿。"

雷说："跟跳井似的，咚！"

我说："看见了，咪打的水漂也跟猫跳似的，又轻又巧！"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想拿咪开心，"我看见咪和文革派的谁谁谁一起往里走，谈得特别诚恳。"

三个人一起看着英儿笑。

她红了脸说："他约我一起往里走，还和我谈朦胧诗，谈了好多。还说顾城。"

"你说什么了？"

"我后来跟他说，你别谈了，你不懂。"

哈哈哈！我们一起大笑，笑得几乎死掉。一个毛丫头，和一把年纪的人说"你不懂"，又说得那么诚恳，这件事就和洗澡用凉水一样，又傻又好玩儿。又想，那人真惨。于是大家笑个不停。

打水漂儿的事是顾城和咪熟悉的故事，我在《英儿》中读到那一节时，才知出处原来在这里。那是在下篇的后半部，顾城给"晓南"的一封信，假设是他不在之后，由雷转给我的，现在却是出版社转给我的。是书稿。

> 英儿从山坡上下来的时候，我正在水边站着。她慢慢走过来，身上穿着天蓝的裙子。我觉得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她走过来的时候看着我，那么一心一意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凄

凉的神情。

我们一起在水边上打水漂，我的石头都沉到水底下去了。她的石头在水上跳着，能走好几个圈。后来她帮我找石头，可是到了我手里的石头还是“咚”的一下沉到水里去了……”

他在《英儿》中反复提到咪穿着天蓝色的裙子，那是他在见到英儿最初时种下的最为明丽的印象。咪走后，他在痛苦和混乱中依然没有忘却那个打水漂儿的女孩子，淡蓝色的身影。然而正如他所说，咪还在水面上灵巧地漂着，而顾城沉了下去……仿佛，那便是他的命运……

咪后来写过一首诗，叫《转过头去》，还收入了她的诗集，那都是在顾城和雷离开中国以后的事：

转过头去
星星都很孤单
不敢让你看到我的眼睛
怕它说出一句话
连自己都感到茫然

河水在夜晚是黑的
枯叶也像明亮的帆
打一个水漂吧
把心交给对岸
也许该改变的是我们

路从来就很安全

咪想说什么呢？咪干什么都有点儿似是而非。但那时她不是这样，那时她很小，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至少我一直是那么看待她。

然而这首诗仿佛一开头儿就注定了结局，它和顾城那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描述的“我的爱人”的形象，完完全全相背离，顾城幻想中的是这样的女孩儿：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咪从一开头儿，就“转过头去”，咪怕自己的眼睛传达出“连自己都感到茫然”的信息。飘忽的咪，跳跃的咪，咪恐怕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她把心交给对岸了吗？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在昌平开会的那些晚上，顾城总是很晚才回到他的宿舍，而他走后，我们仨人依然不能入睡。雷和我总是非常兴奋地坐在床上谈顾城，咪用被子蒙住头，一声不响。她在为雷的故事流眼泪。

雷有一头浓黑的头发，整齐地编成发辫盘在发际。她把闪动光泽的头发散落下来的时候，像落下了一道道黑色的瀑布。她是那种很有韵味的女性。难怪顾城在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就觉得她亮得耀眼。她的微笑很灿烂，“哗”

地一下就开放了，明朗而亲切。我都喜欢。

大概最初的友谊是从我们俩开始的，我觉得那时我们俩很投缘。

在谢烨的纯情里，我们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顾城的故事，他的全部生活，简直就是一篇童话。他喜欢远离喧闹的人群，像一条清澈的小山溪，悄悄地流淌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那么宁静、那么安详。

谢烨告诉我，嫁他后很久，也还是不清楚干吗要写诗，顾城是谁。她很幸福地告诉我，如果不是遇见了顾城，那她的生活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和千千万万的女孩子没有区别，“傻乎乎地念书、挣钱、长级、嫁现实条件好的男人”。而认识了顾城，他重新塑造了她的整个精神世界。

顾城对谢烨来说，甚至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而更是她心灵和情感的宝贵财富。她如数家珍地讲述他们的恋爱、生活、情趣，她那么醉心于顾城对她的痴情。说心里话，这一切太完美了！完美得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从自己对她的欣赏中回到现实中来。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正如顾城在《英儿》中写的那样：“雷其实只有你要过我，但这不是因为爱情要的，而是光芒。这不是感情，也不是骄傲，在别人看来是骄傲。你就是用这个东西爱护了我，而我发现谁都一无所有……”

我们每当从畅谈中惊醒的时候，总是看到窗外透进来黎明的蓝光……

接下来的所有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坐在那个烟雾腾腾的会场里。顾城早就借口溜出去了。

就在顾城躲在宿舍里和人聊天儿的时候，有一位搞古典诗词研究的老评论家正在发言，内容是抨击“朦胧诗”的，其中谈到了顾城。他断章取义地念了几句顾城的诗之后，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谢烨怒不可遏。我是唯一一次见她那么激动，她当时就站起来说：“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你可以说你不懂、你甚至还可以说你讨厌！但是你没有权利污辱人格！”说完她就撤出了会场。

我和英儿出于义愤、也出于关怀便跟了出来。雷一出门就往宿舍走，我拉了她一把，她看着我，一下就哭了起来。于是咪也哭了，我便同情地搂着雷，安慰她。

我们站在宿舍外面喊顾城，他从里面出来，快快乐乐地，一脸纯真。他弄不清大家这是怎么了。谢烨一边哭，一边讲会上的事，咪在旁边陪着掉眼泪。顾城好像没有听明白似的，对人家说了他什么，他并不太关心，让他担心的是两个女孩子在流泪。他惶惶惑惑地安慰雷和咪，好像是他干了什么坏事一样，一个劲儿地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都怪我……”

我大感其无辜：“什么跟什么呀！你就认错?！这里边有你什么错儿?!”

雷噗地笑出来，接着又哭。

我转身就走，“你们等着！不能白听了这么难听的话！”我往会场走的时候，英儿像小影子似的居然也跟了来，这是这丫头唯一的一次“旗帜鲜明”，她说：“我也跟你去吧，要不就你一个人……”

我就带着这个小兵儿回到会场。气宇轩昂的，很像一个路遇不平的勇士。

坐下后我就发言，好像说了很长、很激动，我说："你们老一代的诗人心目中有一个神圣的目标，你们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们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你们的忠诚被说成是反动，然而你们终生不悔。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不存敬意。然而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我们的精神世界，但那是与你们不同的，我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是平等的，就像大自然一样浑然天成。顾城就是顾城，他人很纯真、很美好，诗也很纯真、很自然。我只希望即使是在学术问题上，也要相互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交流的基础。"我记得我还替雷解释了一句话，我说："谢烨从这里出去后的愤怒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有一句格言：我之所以感到愤怒和受侮，是因为那生长在我心中的真理！"

后来咪也发了言，她像一个小孩儿一样哭了，说了好多很学术的话，使我们这次"回击"行动显得更加煞有介事。发完言，我们就走了，雷和顾城在宿舍迎接我们"凯旋归来"。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一群孩子！

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就离开营地，上山了。

终于可以不开会、终于可以痛快地玩儿一回了！我们猛然发现，坐在那个气闷的会场里真是太傻了！山里，竟是这么好！植物葱茏而茂盛，空气中散发着青草馥郁的芳香，各种鸟都悄悄在树丛里传出鸣叫，远远近近，那么好听，那么动人。我们被刚才弄昏的头脑一下子清爽了，一

个个喜笑颜开。

那片山地的缓坡上，是一片桃园，桃子快熟了，树叶下露出一个个小小的红脸蛋儿。我们停下来，很神秘地往里看，雷和我互相对视了一下，小声说："嘿，真想进去看看！"

"做贼"的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那是件很好玩儿的事，大家先是环视左右，而后个个精神高度紧张，心也咚咚地跳，因为看园子的人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一个缺口，悄悄地溜进了桃园。一旦溜进去，胆子一下就大了起来，仿佛一切早就都是我们的，天经地义。

我看着跟在后边的顾城，他穿的还是那种银灰色的中山服，现在看起来，和站在讲台上的他那么不同，他像一个干干净净的、不玩沙土的、被妈妈关在屋子里养出来的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干"坏事"，特别的不和谐。我说："是我想做贼，把那么好的顾城也带坏了。"

他四下转着头看："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也想进来。"

说着，就把摘来的桃子用他的手绢擦干净，第一个给了我，第二个给了咪，然后是雷。就像在犒赏三军一样。

可怜的顾城，他说他至此也不知道，我们干吗要那么激动，他说："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都不在乎，你们又何必？"

我和雷就冲他瞪眼睛。他一脸歉疚，好像是他欠了我们什么。

从桃园里钻出来，我们早忘了会上的事，簇拥着顾城，一路高声谈笑往回走，理直气壮地直奔餐厅。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挨了说。

作协的组织者径直走到我们桌来，看看我们四个人，对我说："文昕，你不要带着他们胡闹。学术上的事儿大家可以讨论，各抒己见嘛。你们怎么能退出会场进山去玩儿呢？这是不允许的！"

我们互相看了看，没敢做声。

吃饭的时候大家半天都不说话，后来雷说："文昕真倒霉，干吗全都说她一个！"

我装出没事儿的样子："不说我说谁？说你，你是作协的客人，说咪，咪是个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说顾城？你瞧他那样子，还没有长大呢？谁忍心说他。"

顾城挺歉疚地看着我："都是因为我……"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干吗弄得像塌了天似的！"

过了好一会，雷说："就是！"

饭吃得挺沉闷，后来，顾城把分给他的那只大虾给了我。

顾城从来就是这样，他总怕别人为他干了什么，而他无法报答。其实从我们一认识，我和他之间就存有了这种"感激"，他为我替他做的每一件小事惶恐不安，所以直到后来他从德国归来时，仍然是这样。他总是对我心存歉疚。当然还因为别的，我们之间其实并不很接近。而雷不一样，雷实实在在地在眼前，她和我友好得像是没有任何界碑。3月顾城归国时，他面色严峻地告诉我："文昕，其实我后来

不给你写信，真的不是英儿说的那个原因，不是觉得你太强大，而是觉得你有时候太厉害。你记得吗？你在有一封信中说，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神，是精神的神。是一个不具形态的灵魂。你说得我很害怕，我害怕的是我真是那个样子。文昕，你有时候太残酷了。你的信写得太好，真的是太好，所以我简直不想收到这些信，你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沉重。你太明白了。”

面对顾城，我哑然。

我想这大概就是后来他把许许多多最后的信件寄给我的原因，是他把这么多话在《英儿》里讲给我的原因。他相信，他在干许多事情的时候，我老是满怀理解地看着他，虽然这种理解几乎在他生前一直被他不喜欢。他本来在做事情时就希望一切像诗一样，有种朦朦胧胧的神秘，而我老是出于关心，一不留神就把结果告诉给他。是的，在这一点上，我也太像一个成人。或许我俗不可耐！

我当然知道，如果顾城读我今天所写的东西，他依然会如是说。但我也觉得，如果我离他很近，我有把握抓住他，不让他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历史没有给我这样的时间！却给了我太多的误会……我真想用我的明白抓住他！

我甚至回想起我第一次在九年前的那个小学教室里，见到顾城的情景，我回忆起我念的诗，我寄他的信，而他竟不给我回信……

他怕我的明白。那时就怕。

后来我在《英儿》中看到那些写给我的章节，在他临走的时候，他是需要我的，我的友谊。甚至，我的讨厌的

明白。或许这一切曾给他留有一线获救的希望……

我离他实在是太远了。

然而昌平诗会那一次，我离他很近，很近的时候他其实什么危险都没有，我却煞有介事地做出保护者的神态来，想想，我对他都有什么用啊！……没用。

那时的英儿，小女孩儿一样的英儿，性格清纯，爱哭爱笑，静静地坐在一边，望着人时，有种雾濛濛的感觉。我非常喜欢她。我后来干的另一件"坏事"，就是把她带到顾城家去了。顾城在后来给我的信中（这封信也收入了这部《英儿》）说："文昕，你说：不带英儿来，就不会有这些。也许是真的。"看起来我罪不容赦！这是真的。

那个会议拉近了我们四个人的命运，会议结束时，我们仿佛已经变得不可分割。主要是我和雷，我们还想再见面。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天，朝夕相处，分别使我们觉出了痛苦。我们相约：一定要多联系、常见面，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挺像她的同谋。小女孩儿咪只是一个小砝码，"添个蛤蟆四两气儿"，我喜欢她，就带上她一起上雷他们家去了，每次都是。一直到顾城和雷离开中国……

会议结束时，全体到会人员合影留念。那时，我们四个人正躲在我们女宿舍里。会议组织者喊我出去，并警告我"别太不像话"，雷和顾城坚持不去，我和咪被拉走了，心中有种"丧权辱国"的味道，垂头丧气的。雷他们到底没去照。照片洗出来，顾城又想起去要，作协的人说："照像不去，要照片干什么！"他们是想要我和咪的形象。现在，那张照片还在我的影集里呢。上面的咪，保持着顾城记忆

里的最完美的神态，蓝裙子、小刷子……这些事，在《英儿》里全能找得到。

咪的出现，使顾城创作出了一部辉煌灿烂的性爱诗话、如诗如梦的情爱录。然而，她的无情也粉碎了他恒星般闪光的精神世界，使顾城最终走向毁灭。



雷的故事

雷的顾城是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男孩子。他的任性，创造了他与雷相遇的机会。……那是雷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

雷，沉醉的故事，是顾城。

在那些年里，只要看见雷，她就对我讲顾城。讲他们在她眼中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爱情。雷的悲剧在于雷太看重这一切，我确信，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有一天会失去这一切。我后来在回忆起这一段儿往事的时候发现，雷一旦看到有人竟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同样多（或更多），雷必会心痛不已。只是她永远

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切讲出来。她用她的平静掩盖了这一切。我、咪包括离她最近的顾城，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她的平静越显得天然，越说明她在内心里曾经死过一次，她的灵魂肯定曾经痛哭不已。

是的，那些关于顾城的故事，曾经是她的财富，她给我讲述它们的时候，完全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水满自流的流露。是她的心再也装不下这么多的快乐、这么多的幸福，她想要倾吐这种有点儿折磨人的情感和梦，她的顾城。

她的顾城，是一个那么任性、那么可爱的男孩子，他们在一列由南向北的火车上，一见钟情。

甚至是咪，也没有得到过这一点，咪和顾城是在许多光阴流逝之后，才从积累的记忆里打捞到他们的那一份情感。但那不是纯粹的情感。

这件事有点儿像要进入那样一个老套路：男孩儿从一个女性的母爱般的经历里走出来，进入另一个以人性为基础的爱情。

雷的包容、雷的宽厚，把顾城送到英儿的任性和娇纵里去了。我指的是最初，指的是精神部分，不是后来的现实。那个现实是另外一件事……

雷的顾城，是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男孩子。他的任性，创造了他与雷相遇的机会。在那一年里，雷不断地向我讲述这一切，那是雷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

顾城和雷相识于1979年的7月，后来他们发表了他们那个时候往来穿梭于上海北京之间的两地书，题为《青

鸟》，从中可以看到信中燃烧着纯真和自然的爱情火焰。

顾城给谢烨的首封书信，描绘了他们相见时的情景：

那是件多么偶然的事。我刚走出屋子，风就把门关上了。门是撞锁，我没带钥匙进不去。我忽然生起气来，对整个上海都愤怒。我去找父亲对他说："我要走，马上就走，回北京。"父亲气也不小，说："你走吧。"

买票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你，按理说我们应该离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坐位紧挨着。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吗？我和别人说话，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到南京站时，别人占了你的坐位，你没有说话，就站在我身边。我忽然变得奇怪起来，也许是想站起来，但站了站又坐下了。我开始感到你、你颈后飘动的细微的头发。我拿出画画的笔，画了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满脸晦气的化工厂青年。我画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却没有画出你。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你对人笑，说上海话，我感到你身边的人全是你的亲人、你的妹妹、你的姥姥或者哥哥，我弄不清楚。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地像是幻梦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

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情。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像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生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车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两边走去，我把地址给你就下了火车。

顾城 1979 年 7 月

雷的回信写得很坦率、很大胆：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

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了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小烨　1979 年 7 月

后来，在同年 8 月，雷在信中就写上了决定他们命运的一句话：“现在我伸出我的手。”

而顾城，则在回信中不无忧虑地写道：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做，在我失败的时候，在世界的门都对我‘砰、砰’关上的时候，你还会把你的手给我吗。(奇怪的是他用了一个句号，而不是问号！——笔者)

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我的理智和自制力一点都没用。阿喀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不会受伤，因为生下来时，他被母亲握住脚在冥河中浸过，他不会受伤，但被母亲握过的脚跟却是他唯一的致命之处。

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依然感人至深。只是顾城的这封信，仿佛有种预言的阴影，或许真是命运……

命运是奇怪的，它创造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也

创造了人类漫长的黑夜。我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意外，能有一份惊喜。当年，面对顾城和雷，我就曾经确信，这是真真正正的“海枯石烂”！我为顾城和雷的感情所打动，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存在成为我心灵中一块神圣的土地，一片永不被污染的天空。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我理想中的绿洲。

顾城是一个任性的、充满奇思怪想的男孩子。然而，当他谈起哲学、诗、艺术等等，他变得沉静而幽深，目光中有种坚硬的东西，缓缓地穿透人的心灵。每当这时，我便有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他不是我所在生活中熟悉的人，而是一个灵魂，他辽阔而宽广的精神世界，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把握的。他是无形的东西，像云？雾？风？也许都不像，他更像的是深深的大海，而那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认识的天地。他的思想像鳞光闪烁的鱼群，像海底葱茂的海藻，像一片片不断生长着的红珊瑚……

雷，她总用自己灿烂的微笑使人感到亲切，把顾城的艰深、幽远拉回到现实中来，我认为他们是那么和谐。正因为这一点，当英儿向往走向顾城的时候，我曾极力阻止她的这种想法。我认为，雷，是不可替代的！我甚至还认为，雷，只有一个。

雷的确是一个把握顾城的天才，他们之间有种微妙感人的相互依存。雷有时更像一个母亲，但她会用天真得近于一个小女孩儿般的心态扮演顾城的小伙伴的角色，正如雷在她发表的散文中说的那样：“也许有两片叶子会同时落下，那还将是快乐，是我们最后的游戏。”

那时候的雷，内心充盈着巨大的幸福，她甚至渴望着为顾城伟大的思想殉道终生。她把这一切，看成是无与伦比的高尚、无尽无止的快乐。然而，当他们真的如那两片秋叶一样一同落下时，她还认为这是快乐吗？……

雷那时真是崇拜顾城。其实崇拜顾城也不算太难，顾城温顺、柔和，他只是爱做各种小游戏，他的生活就像是童话。后来我在读《英儿》时，从那里面依然看见惹人发笑的顾城在那个小岛上充当挖山填土的愚公的角色，还看见他一身灰土地大兴土木，这一切使他永远乐此不疲。

雷最喜欢讲的，就是这类故事：

"结婚了，亲友长辈们都来告诫我们，尤其是他：结婚就是大人了，再不能像小孩那样！我们都挺郑重地点点头。生活开始了，多严重，他真的严肃了好几天，作出一副当家的样子：提出设想、列出开支计划、发出忧虑，等等。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忘了，现出了本相。坐在屋顶上看书或想躲到床下去。他的怪念头多极了，一晃就能掉出一个。

"一天，我从外面买了些豌豆，我想他决不会稀罕剥什么豌豆的。可他却挺高兴地把豆荚倒在门口报纸上剥起来……

"'你干别的吧，豆一会儿我剥。'你猜他说什么？

"'这打得正激烈呢，那边绿师团开过来了，这边黄的是好人，好人总少，死的也少。'然后，又讲起他复杂而天经地义的作战方案来。如何打击核桃的装甲部队、活捉开摩托车的花生米，天呐！一场伏击战要打好多时辰呢。

"他忙极了，因为一直当统帅，而且要当敌我双方的统

帅。简直没法想象他有多大气魄，报纸一张张铺在地上，战场在不断扩大。

“有的时候也单枪匹马，他曾告诉我怎么在刮风的时候躲在墙角袭击一阵最大的白毛风，高举干树枝砍杀不已，怎么去追赶溃败的落叶……”

雷的故事很长，总是有最新版本出现，开头儿她给我讲，后来她就开始写了，到他们出国前不久，她的这组描写他们夫妇生活的散文就发表在《北京文学》的杂志上了。雷的文字很美，很真挚，一切还源于她对自己拥有的那份生活的热爱和心存感激。

顾城经常忽发奇想地宣布他的新观念，比如：不许烧菜，必须遵循一锅熟的原则。目的是省火、省时间。他把米面、三个土豆、一整棵菜花放进锅里煮，烧出一种被谢烨称为“可汗汤”的东西，据说除了他，谁也不爱吃。谁要烧饭，他就和谁发脾气。只有在他和雷吵过嘴后，才批准雷炒一次鸡蛋，以示歉意。

我问过雷，“他烧的那种汤什么样儿呢？”

雷说：“你想吃吗？你让他烧，我可不想吃。”说完就笑，顾城也笑，有点儿不好意思，又像在听别人的事，希望雷还继续讲一样。

顾城会摇缝纫机，他自己设计制做了一顶花布帽，顶部是空的，只是一个筒形的布帽子。他特别爱戴这样的东西，后来雷又给他做了几顶，我看见他在国外拍摄的那些照片上，他依然戴着这种独特的帽子。雷说他是“少数民族”，叫他“可汗”，他高兴地走来走去。

于是他也送给妻子一个名字：雷米。他说南太平洋有一个部落，结婚后就得换名字标志着再生。谢烨对雷米这个名字特别喜欢，从此，他们就互称“可汗”和“雷”。

雷总是笑眯眯地说起顾城干的“坏事”，历数他的“罪状”，我和英儿就坐在那儿望着顾城笑，那仿佛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顾城腼腆地低着头，静静地、像个小弟弟一样在听姐姐的数叨。我们中，他像最小。

“他干起种种怪事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模样，千万别上他的当！他固执得很、任性得很。”雷常这么说，“有时候很可气，气得人想笑，又气不成了。”

雷说顾城从小就筹划“连绵不绝的冶金计划”了。当人们烧饭的时候，他赶紧把一只泥巴做的小坩锅伸到饭锅底下。而他的“冶金”事业经常和烹技发生冲突。到该焖饭用小火时，他泥巴坩锅里的东西几乎才开始熔化。他决不许人们把火关小，尽心地在一边守着。糊了的饭香和那只小坩锅里冒出的烟混在一起……

这些事情听起来真是有趣，仿佛能看见他那执著的样子、温柔中渗透着的任性。顾城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他长不大了。我们一致说。

顾城的“冶金”技术不断发展，他又想要干一件大事了。不久前，他刚刚烧坏了一个精美的花铜碗。

他要在院子里搭一个冶炼炉，把垃圾和废纸全给烧掉，永远不倒垃圾！

“我想在这，砌这么高，上边放煤和柴、纸，下边装灰。这边烤垃圾，干燥后就转入炉内燃烧。没有那么多砖，可

以用毛蚶壳代替。行吧？再竖一个一丈高的烟囱。”

雷只好买了许多毛蚶来吃，又给他剪了头发，把头发和在泥里，把垫床的几块砖也撤了下来。他搭炉子的时候，雷在屋里堵气，后来还是出来和他一起干。他还想这个炉子不仅烧垃圾，还兼搞他的冶金术，他说他的炉子综合了坩锅炉、反射炉、沸腾炉的技术。他要铸青铜古剑、铸许多东西……结果是把当瓦刀的菜刀砍在手上，把中指的指甲砍去了一半儿。雷又有事干了。雷说：“他每次干了坏事都要想办法埋怨别人，这回他在一边嘟嘟囔囔，怎么也找不出一点责备别人的理由。”

晚上的时候，顾城笑嘻嘻地凑到雷旁边：“我给你铸一个脚印吧？”

“去你的，我要什么鬼脚印！”

雷讲这段故事，是在昌平诗会那次，我们拥着被子坐在床上讲的。我好奇怪地问雷：“要脚印干什么用呢？”

雷说：“嗯，你不知道，他铸的脚印可好了，你要吗？”

我便笑。

雷后来在她的散文里全都写到了这些事，她还写了这样一段：“我们在一起生活，他很坦然，觉得一切理应如此。有时候还很委屈地告诉别人：‘费了好大劲儿呢！’我很高兴，又似乎想悄悄的遮掩点儿什么。

“我不时地责备他，其实我很高兴。每天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好像拉着手，一直跑回了童年的山上，在那看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大人信以为真的神话，在山上奔跑。我们

是快乐的，当我们把石子放在水里，现出玛瑙的花纹，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把煤投到火里，现出金子的光辉，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认识了鱼和鸟，到水中和空气中去，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快乐的奥秘是因为有一枚神奇的、爱的宝石，当我们转动它的时候，所有面包中、光中、羊角中和树中的精灵就跑出来和我们游戏。我们有许多游戏，但我要说，我们最美的游戏是把世界变成宝石。”

——雷的这段话写得多么美丽呀！这一切实在太完美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从他们真纯的情感中读出最美的诗句，就像我一样。

我总是用那种审视艺术精品般的心情注视着他们，他们构成了一幅我心目中永远不会退色的童年图画：两个拉着手、私自躲过了大人的眼睛、悄悄跑进大森林的孩子，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世界里尽情地奔跑、玩耍，在林间一束束光柱中穿行……

雷的故事真美丽，雷在故事中真美丽！……

第四章

友谊像童年一样

我们四个人像孩子
抓住了一件新奇的玩具，
紧紧地抓住了这份友谊，
谁也不忍释手。

昌平诗会结束后，是我们四个人友谊的开始。我们一下子变得不可分割。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经常相约到顾城和雷的住所，一张桌前相对而坐。应该说，那一段的日子是那么平静、美好。而我们却从来也不曾体会到过纯粹无忧的快乐。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激动不已，谁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

只是互相对视着笑，笑里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是不是命运早已经开始暗示我们？亦或是我们的潜意识里一开始就注入了悲剧因素？仿佛有种冥冥中的东西，使我们的心那样地惶恐和不安。

那时候谁能知道呢？没有人知道。

在那短暂的一年后，顾城带着雷突然出国去了，而且一去不复返。随后咪也走了，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咪走后在新西兰导演出了一部顾城的遗作：《英儿》……

我的三个朋友，最终都远远地离开了我，顾城和雷，像他们一同出现一样，又一同消失了。而英儿，像猫咪一样灵巧和倦懒的英儿早就悄悄地逃远了，她甚至不想看看身后的顾城，不想看他怎样在白天和黑夜一点儿一点儿地焚毁了自己……焚毁了他那金子一样闪光的精神……

咪还在哭吗？她是不是真的像顾城在《英儿》中所写的那样，仅仅是为自己的感觉在哭？……她说她那么地爱着顾城，现在，他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咪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我们四人相对，总想像小时候玩儿游戏的时候那样，把四只不同的手握在一起。我们都想说：不分离！不分离……然而，咪，这一切全没有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四个人中最近的是我和雷，我们俩儿在中间，雷的另一边是顾城，我的另一边是英儿。他们靠我们连接着。

真是这样。每次相约的，总是我和雷。然而奇怪的是，

好好的聚会，总是浸透着莫名的忧郁。

顾城和雷的家，是一套三室的单元，里间是卧室，外间放了四方的八仙桌，还有一些旧色的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算是客厅。我们就常在这里相聚，顾城或雷不停地跑到里间，掏出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来。还有他们写的、发的什么东西。还有顾城的画。

顾城会画画儿，这事好奇怪！他从来也不曾向谁学过绘画的技巧，他仿佛天生就会，而且一画就画得特别好。更奇怪的是，他写字并不好看，像八九岁的孩子那么稚气、零乱。然而他会画出非常传神、非常准确和流畅的线条儿，能够几笔就用钢笔或炭棒勾出绝佳的人物速描。真是神极了！后来我看到了他在岛上画的几张黑白画，更加惊讶、感叹不已，他真太神奇了！在那些画中，鸟是那么温厚、安宁，鸟的美丽和植物的美丽浑然一体，仿佛和他一样，是一个令人熟悉而又令人陌生的灵魂。那份情感，离我们的心很近很近，但望着时，又显得空灵和遥远，那么地纯粹的美！还有鱼和贝类，鸟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仿佛也在孕育着它们！那些巨大的荷叶，那些生于斯、逝于斯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融合在一起，一切不可分割！构成那么宁静，那么真纯的自然……

看到那些画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惨痛，我是那么可惜他！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那是多么辉煌和与众不同的灵魂呵！……

和顾城在一起，就会看见他的画，他的房间的墙壁上，总是涂上了一幅幅别出心裁的“壁画”，他在岛上时，也是

如此。那些画很有趣，每次看见，都想注视着它笑，现在还有谁在白白的、好好的墙上那么随意、那么不经心地涂上幻想呢？那些画中，有极富装饰性的人物头像，有他和雷米。有些画在纸上的雷米画像和头像，画法天然、准确，极具概括。特别是那些对雷刻意攻击的画，就更加让人忍俊不禁。他也画自己，画他向雷米求爱，画雷快乐的样子，这一切被夸张得特别有趣。

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他的画。如果他还在，他会一直画下去，而且他会随着生命的延伸画出一条条绝然不同的小河、一串串绝然不同的花束、一片片绝然不同的丘陵和大海……

然而他开始于无限、也终止在无限了，他留给世界一个无限的空间。这里，他描绘的植物、鸟们起舞着、鸣叫着，仿佛他依然相去不远……

对我们四个人彼此的这份感情，我从那时起便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而至今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把我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那时，顾城在国内文坛颇有影响、举足轻重。顾城的崇拜者随处可遇，和顾城排在一起的所谓“中国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有那么多，他的朋友和想做他朋友的人比比皆是。可他，为什么竟“当不当、正不正”地选择了我们？

或许，真的是命运？

我们四个人，像孩子抓住了一件新奇的玩具，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这份友谊，谁也不忍释手。仿佛一松手，梦就

醒了，自己就剩下了两个空空的拳头。

现在，其实就是这样。顾城和雷没有了，我和咪中间不仅隔上了千山万水，还隔上了万水千山的顾城和雷。我们俩儿，即便是活着，见不见面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中间空了那么一大块，两个活生生的人……

我确信咪这辈子不会回来见我了，她没法跟我解释。她知道我想她、也恨她，恨她、也想她。但这一切只是心里的事了，她不会给我机会，让我说出这句话：咪，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而在那珍贵的一年时间里，一切还都在。大家都在相距不远的地方，随时可以发出相约的信息，随时可以享有彼此纯真的友谊。那时，每一个人都不孤独。

我在《英儿》里看到顾城还是那么迷恋刀耕火种，其实早在北京，他对农耕之事就极大地热心。他住的单元在一层，窗下有一块小小的土地，顾城在那儿挖地翻土，做成了一个小小的菜园。在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菜园里，他种上了苣荬菜（一种野菜）、香菜、小白菜和葱，那是真真正正的精耕细作。我们去他家时，他就让雷端了小盆子去园里，雷说："你们来的真不巧，苣荬菜被吃掉了。都快老了，顾城才让摘，他老舍不得。"

我和英儿笑嘻嘻地跟在后面，兴奋得不得了。顾城是最后出来的，他绷着脸，站在我们后边，看雷摘菜。

菜园的土地上生长着细如牛毛的各种东西，但一畦一畦还挺整齐。雷在拔地上的小白菜，那些小白菜也纤纤弱弱的，只有一个指头长。雷小心地把菜连根拔出来，我要

帮忙，她笑说："不用，你看顾城站在那儿多心疼！"

菜园遭了劫，中午，我们吃顾城的白菜汤。汤很多，菜很少，偶然能看到白菜叶。

和顾城在一起，连我也被童化了，我们四个人完完全全地沉浸在童话一般的情感里，入迷和沉醉。我们说着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故事，我们彼此熟悉，也彼此都相信，这样的日子充满希望、充满快乐，它永远不会逝去，我们的心灵是一片彼此相连的净土。

这之间，我曾经去河南参加一个文学会议，路过村镇，我给顾城买回来好多种菜籽，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地收了起来，他说这是最好的东西。

顾城的诗集《黑眼睛》出版时，他送给我和英儿一人一本。在写扉页的时候，他在给我的一本上写了一句较长的话："在灵魂安静以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这句不祥的话，仿佛从那时起便预示着今天。它给我的心灵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我终于成为他们这段历史的纪念碑。否则，当时他何以单单给我写下了这句话？或许一开始，命运就安排我站在了这个位置上。

我别无选择，只有独自担当失去朋友的惨痛。

记不清他给咪写的是什么，反正很短，也没有我的这一句好，咪不高兴。顾城哄她说："我给你画一只树熊。"顾城有这样几句诗：

……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很多很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他喜欢树熊，有人说他就很像他自己描绘的树熊，他喜欢树熊那种笨头笨脑、却又俊俏的可爱，和它那与人无害的柔顺性格。于是他当树熊。

咪有了树熊。我也要，顾城就也给我画了一只树熊。我就多了，所以得意。

在那一年多时间的接触里，我对雷，有了太多的好感，不，应该说是迷信！那些年，她一直追随顾城的脚步，她对顾城充满了崇拜，对自己的生活满怀激情，就像他们结婚后一样。雷那时就毅然向单位请了长假，放弃了夜校的学习机会，一心一意地跟随顾城，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像小伙伴一样陪伴着他。她不仅用那种有点儿殉道意味的痴迷，仰视着顾城博大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像一个惯坏了孩子的母亲一样，对孩子的任性有一种无耐和抑制不住的疼爱。

我一直认为顾城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港湾里。

那段时间，他们俩人也常相随着外出开短期的文学会，短暂的分别过后，是激动的相聚。那情景像小孩子过节，因来了亲友的孩子而满怀着羞涩的兴奋。

记得那一年的冬季，顾城和许多当时在中国很有名气的诗人一起，应邀去四川参加一个诗歌演讲会。

在四川，他们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演讲结束后，狂热的人群潮水般包围了他们，谢烨紧紧地护着顾城。开始还能冷静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后来不行了，人群将他们团团包围住了，诗歌演讲团早已被冲散，有人拚命挤过来高声呼喊："顾城！我支持你！"并抢走了他的帽子。在台上，有位已经谢了顶的诗人已经激动地昏死过去，醒来的第一句话不伦不类，他向狂潮般的人群伸出一只手："啊，我的人民！"然后又昏死过去。雷说，那时已顾不上看别人了，他们已经被死死地困住了。好不容易被众人救出来，撤进了后台的厕所，又从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钻进了等在外面的汽车。逃回宾馆后，演讲团的其他人还有一半儿被困在那里。后来的几日，宾馆门口老是聚着一些等待签字的人群。

顾城他们逃回北京后见到我和英儿，四个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雷的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她说当时真怕那些人，顾城让这么伟大的热情吓坏了。

顾城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

顾城喜欢宁静的生活，他喜欢呆在一个远离喧闹的角落里，默默地想他的小心思。他甚至不太喜欢功名利禄，不喜欢张扬，对他来说总是"能过便是"。

小时候，他特别羡慕别人能成群结伙地去树林，抓那些躲在泥洞里的知了，而他是胆怯的，他不喜欢合群，他的所有幻想太清脆，别人轻轻地、不经意地一碰，他的美感就碎了，他不想让他的美感碎掉。于是他躲开别人，独自担负和享有那份诗一般、梦一般的孤独。

他总是远远地跟在别人的后面，在人家掏过的洞里，又掏上一掏。他说，知了退去了壳，用清脆的脚爬动着，像一片翠绿的树叶，美丽极了。他在遇到雷的时候，曾给她写过这件事，在信中他对雷说："生命一次次离开死亡，离开包裹着你的硬壳，变得美丽。我也想离开自己获得再生，我跟着你好吗，在一个早晨，直到我落在桃树上的壳被别人捡走。"

雷回信说："你说的是挺好的事：跟着，跟着车子，跟人……什么都跟，到冬天下大雪就出去跟脚印，挺害怕也挺高兴。我跟过一种带花的脚印，一溜儿轻轻转弯，绕过荆棘到山上去了，我总和别人争论那是什么，是黄鼠狼还是狐狸……最好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你跟着我当然不坏，可你知道我在跟着什么呢？"

是呀，顾城后来跟着雷，走遍了世界许多国家。而雷后来又跟着什么呢？……

"文弱"这个词是不能用来形容顾城的，因为它不准确，真正准确的，是"清澈"。这两个字最能说出顾城。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理解他的一生。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舒婷在向记者谈顾城时所说的话，我有种感动，也更加确信，人们最终还是用善良的心去公正地对待他。他有很多懂得

他的朋友，他其实一点儿都不应该感到孤单。

顾城温厚、纯净，真的很像亚热带丛林中，坐在桉树上的树熊，他的纯情是那么可爱和让人心动。人们都很喜欢他。

据雷说，顾城犯病的时候也好凶，平时搬也搬不动的东西，他发脾气的时候，一下子就给掀到地上去了，而后马上被自己的举动吓呆在那里，胆怯地看着别人，那么惊慌、那么不知所措。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但发作之前从不做声，忍耐着，浑身颤抖。事过之后，他总是不相信刚才的事是自己干的。雷说有回在她家，顾城就那么凶了一回。那还是在上海，他们恋爱并准备结婚的时候，当着未来岳母的面儿干的。后来雷的母亲就缠着她，要把顾城送进精神病院。

顾城在医院里和给他看病的大夫聊起了诗，那位大夫也喜欢诗，谈得还挺投机。门是从外面锁了的，顾城说，在那样儿的医院里都是如此。大夫后来说："你是诗人。你没病，你走吧。"

或许那大夫还认为，诗人嘛，就该有那么一点儿神经质。顾城为放他出来觉得怪好玩儿的。一边说一边笑。他说："这回雷的妈妈没办法了，说那大夫也有神经病。气得我不理她。"

雷也在一边笑，都觉得怪好玩儿的。

顾城的生活又有趣、又吸引人。而且，他有一种普照别人的明亮。处在他的氛围里，你会不知不觉的换用另一

种语言讲话，连动作也放轻了，下意识地想像他那样纯净，想变得和他一样地透明。和他在一起，就想永远不去沾惹丑恶和污秽，让心灵永远像春天一样清洁、美丽。你走不出他的这种氛围，这种净化。我后来甚至在想到英和雷的时候，体会到过她们或许该有的感觉，她们后来如同痛恨丑恶一样地对顾城的纯净充满更深的痛恨。他使她们不能按照常人那样，拥有属于她们的那份“丑恶”和“污秽”，哪怕心灵里沾惹的一点点不洁。她们后来害怕顾城那双清彻见底的眼睛，她们不想做这样清水中的游鱼……

但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那时，雷和英都想呆在他充满童话气息的生活里，一生一世、天涯海角……

有一天，雷说她没有钱了，要找顾城兑现。因为那天不想烧饭，顾城说，要在食堂请我和英儿。后来我和英儿回忆起那一天，总觉得怪怪的，怎么就想起了去餐厅？

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郑重其事地去外面聚餐，而且是顾城提议的、他请客。这也是我们此生最后的一次，四个人，一个不少地坐在一起。因为三天后，顾城他们就突然被获准去德国，参加一个世界性的诗歌会议。

原来一直说批不下来了，所以那天我们四个人聚餐的时候，顾城还在说：“想想不批的原因真生气，居然是因为我没有职业，怕我们有移民倾向。”

我说：“顾城你们何必要去呢？你们不去我真高兴，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要去承德避暑山庄吗？别在这儿生气了，咱们出去玩儿！”

大家都高兴起来，为这个今生今世永远没能实现的计划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我们幻想着一起去旅游的事已经很久了，总是被这样、那样的文学会给拖了下来。这回，我们真的以为，不久我们四个人就会在热河行宫的湖水中荡桨泛舟了。然而，它终究成为了历史的泡影。

我在顾城的《英儿》里，也看见了这件事，他也还为没能一同去承德感到遗憾吧？

然而在那天，我们对未来浑然无觉。雷在找顾城兑现时，我和英儿在一边笑得还挺开心。

顾城和雷之间，有一个小把戏。

那时，顾城在国内发稿率挺高，他总是收到许多刊物寄给他的稿酬。于是他利用他的“冶金铸模技术”设计、印行了一种他与雷之间流通的“金银券”，当雷为他抄稿、或是为他那些古怪的主意付出劳动时，便能挣到这种面值不等的“顾城钞票”。然而，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稿费再多也总有限，所以雷就积有一卷儿不能及时兑现的钞票。一但有稿费寄到，雷就从盒子里弄出许多张来，一下子就把稿费全换走了，并拿那些剩余的“顾城钞票”不断威胁他。那天雷一张一张向我和咪展示，还历数顾城的种种违约和耍赖。

我和英儿都羡慕得要死，笑嘻嘻地抬起头，都说也要给顾城打工，想要挣一点儿哪怕是不能兑现的“顾城伪钞”。顾城笑说：“有机会你们挣，这还不容易吗？我就缺干活儿的。”

然而三天后，他们就匆匆地走了，那是他们走之前，我见到的最后一面。

我终于没有挣到顾城那好看的金银券。

想起那一天的事，恍惚中觉得或许真有神灵！

从来也没有想起过，要给顾城和雷照些像，那天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就背去了照像机。我那时和他交往都有一年多了，而我几乎一直在干摄影、拍挂历，怎么也没想起过拍一拍顾城？

那天，我们四个人吃过最后的午餐，就到花园里去了。在花园的草坪上，我给他们拍了好些张照片，拍的最多的是顾城和雷。那天英儿的确是有点儿泄气，顾城在《英儿》里提到过，说我那天对着雷照了又照。那天，雷的确是漂亮极了！我还记得我一边拍雷，一边安慰英儿，我说："你今天就少照点儿吧，我给你拍的不少了，咱们俩在一起的机会多的是呢！"那时，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英儿，她跟着我没少跑野外，还拉她给《十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她一直像我的妹妹一样享有我的亲情。那天英儿有点儿垂头丧气的跟在顾城后头，拿衣服。她对自己的差事儿不满极了。

那些照片拍得别提多棒了！现在还在我的影集里放着呢！照片上，顾城和雷鲜艳、动人。

雷有一套"阿诗玛"的服装，顾城有一件撒尼族小伙子穿的绣花坎肩儿，是他们去桂林开会时买回来的，还有许多撒尼族银饰。雷穿着那套演出服一样的民族服装真是太耀眼了，引得路人对我们投来好奇的注视。顾城和雷兴

高采烈地走在一起，像过节一样。

我们四个人，好像要把一辈子的快乐，在那短短的一天里全部享受掉一样。其实说到底，每一个人在那天几乎都有点儿反常。只不过当时不觉得罢了。那天大家无端的激动不已，话也说得又热烈、又多。

最后四个人还合了影，一共两张，四个人中除了我面带莫名的忧郁，别人都挺平静、挺快乐，尤其英儿。

顾城在《英儿》和给我的信中写到过那天的事，他还说："照像还是挺美好的，再给我一点儿照片吧。"他后来一直面对着那时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凝固着最美的、不变的情感。和我干摄影的初衷一样，他希望照像机的快门儿能留住不变的生活。

然而那只不过是些美的瞬间罢了！那不是生活。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何以会一直从那时起就深深地感到忧郁。我的潜意识总在提醒我，这么美好的东西，你不可能终生拥有！因为它实在是太完美了！它完美得简直像一个梦！它怎么会是现实呢?!

顾城在4月给我的信中说："你给我们的照片，有两张是四个人的，我一直带着。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才看一看，别的时候心境不纯。

"现在想起来那已是天国花园了。

"那个春天多好，最好了。什么都没有，可什么都在。

"也许一生也没有几个那样的时刻。

"咪把每一张有她的照片都拿走了，这是她最冷的地方。她有时并不管别人，像我。

"我忽然想要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我在回忆中活着，每天说点痴言妄语，今天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会写东西。

"我能修一个花园多好，一个大大的花园，我只管浇水。

"什么都不可能的时候，回忆就完整了。

"真高兴回北京见了你，我谁也不认识了。你挺好的，真的。你们都挺好的，是我不好。北京是些尘土，外国是些积木，只有想你每句话的时候，记忆才新鲜如初。

"我是为此活着的，别的事情真的毫无兴趣，我也许再活一阵，把书写完。

"……"

这封信完整地收入在《英儿》上篇的结尾部分，他在那部书里叫我晓南，我喜欢这个名字。我也有了两个名字。他们都有两个名字。

他写的这封信，是在今年 3 月他和雷回国之后，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他在靠照片和回忆度过那时的时光，在他的心里，那最后的见面变得如同电影一般，他不断回忆着最美丽的那段日子……

最后那一天的所有画面也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英儿和顾城在此之前的关系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也许所有的变化仅仅是在他们俩人的内心里发育着。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顾城家，我和英儿见面时，我一见她把两个小刷子剪掉了，剪成了少女式的短发，我就不高兴。我特别喜欢她那种小女孩儿式的发束，弯弯的，像新

月。我一路上不停地说她："你看吧！到了雷他们家，顾城就得说你！简直糟透了！你也不和谁商量商量。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留回去，真破坏美感，你以为顾城会夸你吗？他不喜欢长大的女孩儿，她喜欢永远长不大的……"

咪说："我就是想长大。我分到报社去了，你让我采访时扎两个小刷子，人家都不理我！还摸我头……"

"那也不行！"

后来见到顾城时，我果然看见他一副沉痛和惋惜的样子，他望着咪，有点儿陌生的感觉。他和我一样，喜欢那个一对羊角辫、一身天蓝色裙装的英儿，孩子一样的英儿……

那天照完像，我们四个人又回到雷他们的家，雷拿来一本非常精美的外国画册，厚厚的。于是我们凑在一起翻看：

画册里面全是一些非常漂亮的房屋建筑，还有很美的花园和蔚蓝色的游泳池。有一些依山傍海的花园别墅，掩映在浓郁的绿色林木之中。特别是那些浮在柔媚的阳光下的屋顶，显露出神秘而亲切的童话气氛。

还有许多非常华贵、精美的室内陈设。有的调色明亮，高调摄影使那些房屋具有一种和谐、洁净的柔和，瀑布一样的白色窗帏泻落在明镜般的地板上。室内的所有鲜花都是白颜色的，空气中也仿佛流动着芳香；有的房屋装饰得古色古香，深色的家俱厚重、华丽，配着悬垂感很强的暗调子窗饰，有一种中世纪的审美情调。这一切和那些浓密的花木、苍翠的植物浑然一体，构成一幅幅迷人的图画。

雷高高兴兴地给我们大家分房子，一切仿佛就像真的一样。我喜欢白颜色的房子，咪也喜欢。我喜欢它的淡雅，咪喜欢它的华贵。雷喜欢暗调子的、古朴的房子，喜欢那些房子深沉的古老气氛。分完房子又分花园和游泳池，“这是你的、那是他的，你最喜欢什么?”雷那天真投入，我也特别投入。

雷在干这类事的时候都是特别投入。那天去花园的路上，雷拉上我，说是有一家的花园让她羡慕死了，里面种满了整齐的花木，她让我一定去看看。于是四个人一起去了，贼一样在人家花园的外面指指点点，雷说：“真恨！他们家种的这些花真好！我每次都从这边绕一下，看这些花，不如都偷走了。”

我立即表示同意。

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干些不着边际的事，比如分画报上的房子，比如幻想偷人家的花园。那之中全是孩子的天真和游戏。

顾城那天说：“也许，真有一天，咱们有一座大大的白房子，这么漂亮，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这样的树林。站在门口，能看见这么美丽的海滩和远处的小山。我们一起种树、种花，养好多小动物。”

我们无比兴奋，为幻想的美丽而沉醉。我其实只把这一切当成做一个好玩儿的梦，我们那天的笑真甜。

然而顾城后来把这一切当真了。他太投入了，他被这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迷住了，当然，还有一个童话中的小女孩儿……英儿，她后来在顾城他们离去的那些年里，不

停地在信中帮助顾城画那个房子，那个真正的天国花园。那个美丽的梦深深地害了顾城！

所以那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幻梦，它成为顾城最后生命的全部含义。

然而，这个梦像孩童在海滩上铸造的沙堡一样，筑成时，潮水来了……

第五章

英儿和顾城

从英儿在我面前痛哭的一刻起，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不会平静了。

英儿和顾城的那份感情，是在雷他们获准离境时突然而来的。

他们接到通知时，距起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三天里，他们拚命在外面办事，没有找到我，只来得及找到了咪。我后来得知了消息，拿上新拍的照片去找他们时，终是没能见到，他们就那么匆匆地走了。我只和他们通了一个电话。

那是一个挺美、挺忧伤的初夏。

顾城走时对我们说，他们会很快回来，最多三个月，回来的时候，还来得及一起去承德，那时，应该是秋天了。

他们见咪时的情景是咪讲述给我的。

顾城和雷是在晚上找到她家的，他们抱着一个黑陶花瓶。顾城说："这个花瓶文昕一直喜欢，就存放在她那儿吧。做个纪念。"

英儿后来说，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他们不回来了！她抱着那个黑陶瓶差一点哭出来。她和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以为然，我说："怎么会？你别老是瞎说，这话不好。"但我的心从那一刻，突然暗淡了一下。

"真的！"咪急头白脸地说，"我有预感，我的预感从来没有错过，我知道，我们不会很快见到他们了。"

"你一个小毛丫头，说什么预感呢?！你的话我不信。"

咪哇地哭出来，我吓了一跳。那时她正在打开一直抱在怀里的书包，书包里装着那只黑陶瓶。咪哭得很厉害，一边哭一边急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她傻傻地看着我，样子又惊恐又悲伤，"我一路上紧紧地抱在怀里，没碰到硬的东西，我一直抱着呀！是不是我抱得太紧了？不可能呀！它怎么会坏了、它怎么会坏了呀?！……"

那是一只造型非常漂亮的黑陶瓶。我第一眼在顾城家看到它，就被它给迷住了。它有着宽阔的瓶口，瓶的颈部有着美丽的弧线，壶形的瓶身上布满刻工精美的花纹。特别是瓶颈上，浮雕出两只象头，象鼻弯曲，悬搂着两只圆环。碎裂下来的，恰是两只象头中的一个！

我从心底里体会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的确仿佛

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我不忍心怪咪，她哭得伤心极了。

正好有胶，就把它粘了起来，不知道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我们知道，它永远不再是完整的了。那种遗憾，说不出来，也没法儿说清楚。不知怎么，我也就哭了，莫名其妙地想哭一场。

就在那一天，咪哭着告诉我，她爱上了顾城，顾城也爱她！

我说："咪你别胡来，还有雷呢！你不能惹得顾城心里乱七八糟的。雷是那么好，她和顾城是那么和谐，你代替不了她，你不用试。"

咪说："我没试，我一直在心里想，偷偷地想，但我连想也不敢想。我其实第一眼看见顾城，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躲不开的！我知道雷好，我也一直想像你一样地喜欢雷，我看到你们俩在一起那么合得来，可我就是不行！我没办法！我没法儿强迫我自己。"

我的确如顾城在《英儿》中所写的那样，猛然警醒过来：英儿，不再是我过去的小妹妹、小女孩儿了，她是一个大人了。从那时起，我们便像朋友那样，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虽然我还像爱妹妹一样地爱她，但我不能再忽视她，忽视她那部分丰厚的精神。

然而，我毕竟和雷是最好的朋友，正因为如此，我一定要极力地劝阻英儿，我还想保持四个人原有的那种平衡，那种纯粹的友谊。然而明显地知道，不可能了。因为英儿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她和顾城之间，把什么话都说明白了。我于惊愕之中还心存侥幸，我说："咪你千万可别让

雷知道，雷那么爱顾城，你看她写的那些散文，她把这一切看得很重，她认为自己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她要是知道了这一切，我不知道她得有多痛苦。你的事只能怪自己，你爱顾城我当然非常理解，顾城喜欢你也该在我意料之中，你是那么可爱的女孩子，我都喜欢。可是咱们得考虑别人，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咪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流泪："文昕你别说了，什么都晚了，我和顾城是当着雷的面说的。”

“你怎么会呢?! 你疯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们来的那天晚上，顾城一交给我那只陶罐，我就知道见不到他了，再不说就见不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说了……”

“那雷呢?”

“她就坐在那儿，什么话都不说，她一直在看手中的一本杂志。我当时和顾城面对面地说着话，把她几乎给忘了。我后来才想起，她在那种时候，怎么有心思看杂志呢？可是她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一直在看杂志。”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

“我的天！你们俩真是疯了……”我突然感到那么乏力，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英儿还在断断续续地哭，过了好一会儿，我摸着她的头说："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咪，你知道，顾城是很任性的，你不应该惹他。现在真的全都晚了。我担心的只是雷，我知道她心里肯定特难受。咱们这件事真对不起她，我也没法说你，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可能这全怪我……雷后来走的时候她说什么了没有?”

"没有啊！她还和平常的时候一样……怎么说呢？我也奇怪，她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是觉得不好，可我也奇怪，她是那么平静……"英儿反反复复地、困惑地说。

"你和顾城都当着她说什么了？"

"什么都说了，想什么说什么。后来顾城还说了那么一句，连我都觉得不该说：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雷不一样，雷是我造就的……"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咪还在一边哭，手里抱着那只刚粘好的陶罐："我真的不明白，它怎么会碰坏呢？"她哭得更厉害了，"文昕，我心里特别害怕，我见不到顾城了！他肯定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最后坏在我手里，要不这个瓶怎么会碎在我的手上？我是那么小心，我那么小心怎么会……"

英儿的哭声至今仍留在我的耳际，我不明白，历史为什么竟有这样的巧合？……

从英儿在我面前痛哭的一刻起，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不会平静了。

我知道英儿和顾城的感情之后，就压上了一份沉重的包袱。我渴望见到雷，我想把她的手攥在我的手里。我想象着她的眼睛，想象着她的笑，我以我的直觉确信，平静的雷不会是真的平静，她失去了她最引为骄傲的记忆，她怎么会不在乎呢？

雷是一个骄傲、自尊的女孩儿，她有着强烈的进取意

识，我不能想象她在怎样面对这样的失落。但她的确一直非常平静。她从德国寄来的信中，还在快乐地和我谈分房子的游戏，她告诉我，文昕你真应该出来看一看。原来看到好多国外风光摄影，认为是拍摄技巧高，出来才知道，在这里拍片子不需要考虑，因为风景如画，文昕你一定能拍出好多好片子！在北京我们分房子的时候以为那是遥远的故事，现在我们住的就是那样的房子，房东对我们非常好……

顾城也在信中向我描述他们住的房子和房子周围那一大片苹果园。一切都好像很正常，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甚至怀疑自己的感官和记忆。我至今都认为，雷能做到那一点很不容易。她太有自尊心了，她的自尊心使她不会让每一个留在她生活中的人知道她内心的痛苦。我不知道顾城怎么想，我想他也忽略了这一点。

雷在信中不说那件事，我也不能说。而且事已至此，说什么话也多余了。我只是替雷感到难受，仿佛是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一样。她给我的信，总是很长、很热烈地回应着我的思念，我就知道，我和她是真正的朋友，我知道她一直信赖我，心中越加地埋上了一份难言的苦涩。

我于是常问咪，“雷给你写信吗？”

“写呀。”

“都说什么呢？”

“说他们的生活，说顾城，说顾城在国外的演讲轰动极了，说人们怎样欢迎他、为他的演讲长时间鼓掌……”

这是给我的信中没有的内容。雷给我的信从来不说这

类内容，总是在写苹果园、想念什么的，写感觉，没有具体的事。雷像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对待英儿。这使我希望一切都慢慢过去，平静下来。

但是英儿不能平静，她自从证实了顾城和她一样，彼此发现了对方的眼睛，她就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她不断地写信，不断地写诗，不断地把她的情感宣泄到纸上，一封一封地寄给顾城。我看到她那么深地沉入了无望的感情，我忍不住地可怜她。我说："咪，你别再这样苦自己了，你不能干点儿别的事吗？"

咪用被子蒙上头悄悄地流泪。我们俩常常整夜、整夜地谈顾城，天明的时候咪揉着眼睛去上班。

……顾城他们走后的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三个月已经过去，许多岁月接着过去了，然而顾城他们真的没能如约回来。

去避暑山庄成了永久的梦。

我和咪，依然形影不离。她刚毕业时分配到一个小报社，后来就不想在那儿干了，她凭大学时的导师介绍，居然调进了全国头一份的诗专刊当上了编辑。

她长大得很快，仿佛一瞬之间就大了。她不常哭，后来几乎没见她再哭过，她的内心也越铸越死。到她离开我去新西兰时，我甚至已不再了解她，她变得很有城府。

最初，我还以为我们俩至少再也不会散开了，雷他们已经在新西兰定居，而且有一封信使我认为英儿至少应该死心了。那是一封顾城写给我的信，在信中，顾城告诉我，"小孩子是踩着清晨的雨水来的，步子轻盈。"他还说，"医

生把一个听筒放在雷的肚子上，屋里充满了被放大的小心音。”他们有孩子了！顾城和雷要当上父母了。

我把咪叫来，给她看那封信，她的样子很震惊，她开头儿还说：“他怎么没在信中跟我说？”看完信她低低地说，“是真的。顾城他们有孩子了。”

英儿那时已经不再当着我的面流泪，她只是像个成人一样地忍耐着一切，至多像个朋友，有点儿压抑地倾吐点儿什么。

在感情上，咪一直不管不顾，她对雷的宽容有点儿觉得理所当然。咪曾说：“我理论上觉得雷很好，但我不能像你和她那样。我觉得总有什么隔阂，我好像并不喜欢她。”

“那是你不好，你在喜欢顾城。”

“可能吧。但她总有什么地方不对。”

“是你不对。雷很宽厚、很包容，她是真爱顾城，她为顾城能牺牲一切，你不行。真的咪咪，你真的不行。雷比你适合顾城，她像个母亲，顾城和她在一起很安全，而且她很有灵性，能吃苦。你只有精神，剩下你什么全没有，而且你已经长得太大了。你有很多现实的需求，你和顾城见了面，你们都会失望的。”

英儿不服气：“我只是没有机会和时间，如果我在雷之前，我也许会比她强呢。雷做的事，我有什么不行？”

——这是最初的讨论，后来，接近英儿去新西兰时，她承认了我的话。

那时，英儿已经彻底地长大了。雷用长时间一如当初的做法，再次使她自惭和感动。然而咪毕竟是冷静的咪了，

她没有了当初的好动感情，她甚至有点儿实际。

我希望英儿实际些，我甚至还掺予了一些文友给她介绍对象。后来咪在见到顾城后，把我的这一行径告诉了他，顾城对我大为不满，他说："这个文昕，她怎么能干这种坏事？她别想我再给她写信了！一辈子不理她。"这话是顾城自己告诉我的，是今年3月他们回国那次，他一边苦笑着一边说，他说："文昕，我当时真的挺生气的。"

我只有苦笑。

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件事不会有好结果。

那段时间，我写的信少了。

顾城他们走后，我和英儿能收到几乎一样多的信，后来随着英儿寄出信件的增多，和英儿行为的"合法"化，顾城几乎专注在同她的通信上了。我收到的信比较少起来，而且大多是雷热情的文笔。依旧谈感觉，没有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想干什么！

英儿不断的信件中有一种天然的任性，她像吐丝一样，用她的思念和感觉一层层把顾城包裹住，我完全能够想象顾城在读那些美丽的信件时怀有怎样激动的情感。咪那时的诗也写得漂亮极了，那些淡淡地浸透忧伤的句子，那种小女孩敏感、聪慧的触觉，那样随意、天然地倾吐出的思恋，朴素无华又感人至深。顾城决然逃不出去！

那段时间，雷在新西兰生下了小木耳。那段时间，我和他们的通信已经很少了。所有他们的情况，我是从英儿那儿听来的。有说到我的内容，英儿就口头转达给我。雷

那时在给英儿的信中说，孩子生下来以后，顾城希望她立即把孩子送回国内，雷说她很痛苦。

我当时觉得雷的这些话怎么会说给英儿呢？她们两个人之间是那么微妙。

那段时间，我有那么一种感觉，雷和英儿的亲近远远超过了她和我。简直莫名其妙！雷和英儿的通信极为频繁。她有那么多话和英儿说？……特别是顾城在欧洲讲学的情况，还有顾城的作品征服了哪一个国度、哪一些民族等等的具体事情，都是雷写信告诉英儿的，而又是由英儿转告了我。雷和英儿通信最多的时候，是在他们生下了儿子以后，雷把自己的痛苦也告诉给英儿。我记得英儿在和我说到顾城想把儿子送回国内这件事时，英儿还表现出对雷的某种同情，她说："雷真不容易。"

"为什么要送回国内呢？孩子怎么可以离开母亲？"

"雷说顾城不能面对那个孩子，孩子使他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害怕这一点。他不能面对这样的另一个自己。"

"他会习惯的，好多男人最初都不习惯，但孩子会喊他爸爸时，我不信他还不爱他。"

"也许吧。"咪淡淡地说，"反正现在他不接受。"

"雷怎么办？"

"她能有什么办法？我看她最后就得放弃孩子，为了顾城。"

"她怎么想起跟你说这些？"

"不知道。她这封信写得很长，平时都是很短，也许她

真是太痛苦了。”

“难说，顾城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只是苦了雷了。可是，她怎么不跟我说这些？”

咪说：“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这件事过去不久，英儿就告诉我，顾城他们正在打算把她办出国去。我心里有种不对头的感觉，只是说不出来。我一直希望英儿在她和顾城的问题上，能够渐渐地冷静一些，可以说，我一直给她泼冷水。咪的性格不适合顾城，咪是那种喜欢高贵地、懒洋洋地得到别人宠爱的小猫咪的性格。顾城则是那种需要女性全身心地呵护着他的男孩儿，像英儿这样的女孩子，根本不适合他。我把我的感觉讲了，咪说：“也许是。我也知道我不适合他。但是，那天顾城在信里还写了那样一段话，他说他在新西兰有一个挺不错的朋友，他想介绍给我。那一瞬之间，我觉出他也长大了，他居然想到了要给我介绍对象了！也许他也开始变得现实了。”

“但是，咪，明摆着的事，你去干吗呢？”

“是呀！”咪说。可她还是在做着走的打算。

英儿在国内的时候，有许多男孩子都很喜欢她。她有一种随和别人的性情，但从来也不投入。她总是懒洋洋地呆在别人的宠爱里，淡淡地望着别人的热情。她跟我说：“这些人，瞎胡闹。毛孩子一样，还不觉得。”然而她还是跟上他们去野外郊游，回来后立即忘一个干净。我真的开始为她发愁了。她满不在乎地说：“文昕你何必替古人担忧呢？我爸我妈都想开了，他们说独身挺好的，人干吗非得

结婚呢？你不要老是想要把我嫁出去，你认为嫁人就一定挺好的吗？我这辈子，根本不打算嫁人。”

“那么顾城呢？你嫁不嫁？”

“不嫁。嫁他干吗？那是两回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没有欺骗谁，精神上的事谁也没办法。如果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他，他说跟我走吧。我就会说行。他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相互对视着，一连好多天，我也会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要说：死吧。我也会说：死吧。就一起去死。那时候行。现在不行了。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同意你说的，我长得太大了。如果我没有遇见过顾城，那样的日子也好过，就听你的，管他是谁，希里糊涂地都说爱，后来就结婚、生孩子、洗衣服、做饭、贤妻良母……可现在，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我也知道我毁了，看什么都没意思，当编辑也没意思，别人想要的好东西在我全没意思。我倒是挺想一个人到处流浪，遇见什么都无所谓，独身、嫁人都无所谓。我妈说她特别喜欢混血的小孩儿，我说，我给你生一个吧。我妈骂我胡说，其实没准儿哪天我就真给她领回来一个。”

咪的话让我从心里往外的发冷。看着她那娇小恬静的样子，我真觉得生活太可怕了！我喜欢咪，一直喜欢，像她是我的妹妹。又不全是，后来的咪简直成了一个哲学家，不，不像哲学家，像一个小鬼魂儿，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总是令人瞠目结舌地侃侃而谈，头头是道，说出的全是鬼灵鬼灵的哲理。我奇怪她那小脑瓜是怎么长的！

这些，顾城当然不知道。英儿给他的信中，都是纯净

甜美的诗句。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英儿从来也不把他们具体的细节告诉我，那是她自己的事情。她把一生一世的精神世界保存在顾城和她的信里，而她的肉体的确是脱离精神自行其事的。她活成了脱节的人。面对她那可怕的平静和对一切表现出的冷淡，我知道她的确不可救药。顾城跟她之间那座精神的高峰横在她的记忆里，使她不能真正地走进世俗。她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那时，顾城还是原来的顾城，英儿给他的幻想太多了，这对他无疑是一种鞭策。使他在童话的幻想中越跑越远。

顾城在新西兰选择了这个小小的岛屿，他像孩子一样地醉心于返朴归真的梦。其实他那时如果去德国等地的大城市靠演讲和写作挣钱，会比在这个艰苦的地方靠双手养活自己容易得多！他心里只想着英儿，他想给她创造一个世外桃园。他以为英儿也会喜欢这一切，因为英儿一直在信中迷恋他所做的一切。顾城疯了一样地拚命节省，从嘴里省钱，他要把英儿从她信中描绘出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和她一起，享有刀耕火种的纯净、土生土长的乐趣。在这个远离尘世喧闹、繁华的地方重塑自己的灵魂。而这一切，离英儿是多么地遥远呵！

英儿的确是长得太大了。在北京的这些年里，她过着令大多数人羡慕的生活，至少她大学里的同窗们，便几乎无一人可比。咪是名刊的编辑，不能说很有钱，但她不会为钱发愁。她有工作之便，出差旅游、参加各省市的文学集会、很有地位地坐在显眼的位置、自然有无数作者奉献出敬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她外出乘坐飞机、出入

于高级宾馆，吃穿用度都可以很体面地赢得人们的羡慕。和这一切相比，顾城有什么呢？顾城的爱好和这一切遥相背离，他一心一意地去做一个“乡下人”，却不知英儿已经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陌生姑娘”了。

我告诉过咪，你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英儿也知道他们不一样，但她没想到她会那么痛恨顾城用双手创造出的家园。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英儿其实很矛盾。她不想放弃顾城，在没有见到他和享有他更为具体的爱之前，这件事总是搅得她寝食不安。她对顾城也潜在地抱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情感。顾城的辉煌的精神世界，强有力地吸引着她，使她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英儿在没见到具体的顾城之前，对他是抱有着极大的幻想的，万一他能把握自己呢？万一自己认命了呢？万一相互适应并感觉不错呢？……英儿反正也没有兴趣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了，干吗不出去闯一闯、试一试？出国这件事说到底对不少中国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何况英儿是那么年轻。

玩世不恭的英儿，终于决定放弃国内比较优厚的生活，到新西兰去了。

在国内，英儿其实活得很痛苦，别人的感觉代替不了她，她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倒底想干什么。跑到名刊当编辑之前，她是挺投入的，想干点儿事业。可去了之后，她被那种既定不变的庸碌生活弄得不死不活。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心中的郁闷，她只有向顾城宣泄自己的失落，她下意识地把顾城当成了救拔灵魂的良药了。

她的确是在信中“只说一半儿真话”，她没有撒谎，她实在是让幻想和现实折磨得只剩下了一口气。这一切和顾城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不是全部。

去新西兰看一看不见得能伤害到自己，咪觉得至少那边除了顾城还有雷，雷是他的妻子，雷爱他。去了实在不行不是还可以走吗？咪想得挺简单的，出国混呗！

英儿在国内的状况，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我们俩每星期都要凑到一起一两天，然后还要相互写信。在过节的时候，人家都和家人团聚，我们俩跑到天津去“玩儿”。到后来连谈话也懒得谈了，就相对坐在宾馆的床上，想自己的心事。我们在一起从来也没有快乐过。

英儿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她很孤独，她特别害怕孤独，但又讨厌别人走近她。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说：“文昕，你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海口了。我没有跟家里人说我出来干什么，我只说编辑部派我出差。跟单位我是请的事假，谁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但是在北京我还有你，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乱，我只想一个人出来冒冒险。明天我就要在海南岛上开始我孤独的旅行，甚至一开始连你我也不想告诉，我实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只想一个人……”

看她那封信我急得要命，我怕她会出事，整天梦见她出了事，但她终于回来了，我记得我一把抓住她，几乎要哭出来。

咪从海南岛的丛林中回到北京以后，我便觉得这丫头什么样儿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她不会平平常常地呆着，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她，她的内心太硬、太强，厚实得不像一个女孩子，我彻底放弃了打算把她嫁了人的幻想。

她倒是挺平常的样子，继续她的“身首异处”的生活，仿佛一切不曾发生。

那段时间，顾城还在艰苦地为英儿出国铺平道路。他们刚到岛上的时候很苦，但不久就过去了。雷对挣钱的事很精通，她英语说得很好，性情又开朗大方，她成为顾城极好的经济人。雷和顾城跑遍了英、德、法、美等国家，靠顾城演讲、字画、写作等挣了不少钱，由雷掌管。他们在那座岛上买了房子和汽车，还拥有了一大片土地。到英儿去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好了，并且取得了绿卡。

顾城在岛上养过一大群鸡，还种了许多葱，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情。

在这之前，他被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聘为研究员。而且他的许多诗作被教堂的唱诗班谱成乐曲，人们认为他的声音能穿透人的灵魂。

然而顾城热心的，是他的那一个美丽的梦。不久，他辞去了奥克兰大学研究员的职务，专心在那个岛上过他理想中的童话生活。

他在等待英儿的到来。

英儿终于启程去新西兰了。她走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担忧。

我说：“咪，你去了我很担心。这和过去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时不一样，你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咪说：“我知道把握自己。再说，你忘了？顾城还想给

我介绍对象呢，他八成也很冷静了。”

“不好说，冷静了还让你去干什么？咪，你到新西兰以后，看看情况，不行就马上回来，国内你本来呆得挺好的，非去干吗呢？我都不希望你去。”

咪说：“我估计回不来了，我也不想回来。你知道，我去新西兰的路费说是奥克兰大学出的，其实是顾城和雷自己出的，怎么好一来一去的折腾呢？再说我其实就是想要出国，一个人老在一个地方活着，活得也怪没意思的，我真怕那样儿的活法。”

“其实杂志社挺好的。”

“好什么呀。现在什么都没意思。瞎混吧。这事可千万别让我爸我妈知道，他们以为我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呢，他们要知道我一走就不回来，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去的。”

“咪，别把话说死，你还是争取回来。”

“看情况吧。”

“你考虑过顾城没有？他那样儿，挺认真的……你离他远一点儿，千万别和他们住一块儿。往来最好像朋友似的，别陷进去，弄不好把大家都害了。多跟雷在一起。”

“我知道。”

“你一定要多给我写信，到了以后就给我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写信给我。”

“我会的。经常写，怎么可能不给你写呢。”

“咪你要慎重！千万别惹事。你借助顾城的力量出国，我很担心，你别把他们家搅乱了……人家其实一直过得挺好的……”

“不会的。我跟雷在一起，不会有事。”

……

我隐在内心里的担忧，最后几乎全被证实。

咪没有听我的话，她从来也没有拿我的话当过一回事，我其实早就应该明白！在我后来读到《英儿》这部书稿的时候，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是白明白了！没有用。如水的咪、猫儿一样满不在乎的咪，她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就把自己和别人都给害了……

咪没有给我写信，一封都没有写。

咪一走就是三年，一点儿音讯都没有。我一天一天地等，一个熟人一个熟人地问，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我曾寄希望于她到新西兰之后，会发生一些变化，并珍惜国内现有的一切，意识到她长大以后同顾城的距离，而后如期回国。她走的时候，是做为学术邀请，去奥克兰大学的，虽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然而三个月以后，她没有回来，那就是说，她永远不打算回来了。因为她在杂志社的职位仅仅保留到那个日期的范围内。

咪那时的情况我很清楚，她去找顾城，但有着比较现实的考虑。我无法想象他们在新西兰共同相处的情景，因为我不了解雷。雷接英儿出国这件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她们俩会如何相对。

我希望雷是出于对顾城的爱，出于她无所不在的宽厚。而她的宽厚最终能够使英儿醒悟，以相应的东西回报雷的真诚。说到底，这已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在这种时候，我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英儿走后，情感仿佛是走进了一个无边的沙漠。



塌陷的世界

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的时候，这个心灵的岛屿，忽然间沉入了茫茫大海……

英儿一走就是三年，杳无音讯。

今年的3月，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信封拿在手上时，我全身一震，我一眼看出那是顾城那熟悉的笔迹。我的心咚咚直跳，我立即明白，顾城回来了！

我慌慌乱乱地拆开那封信。信很短，没有写任何其它的话，只是告诉我他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很

短，让我接到信后马上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立即有种预感，他们匆忙回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与顾城和雷的联系，早在英儿出国前就已经中断，所以他们的来信让我感到突然。他们回来了，那么，英儿呢？……

我甚至感觉出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急切。

他们走后的最后几年，我对他们和英儿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无言以对的境地，雷那么热心于英儿的出国，我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说到底我在这件事上还是个局外人。做为朋友，也只能这样了。

他们的突然回国使我不安，我费尽了周折，才和他们联系上，顾城匆忙中给我了一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号码，整整少了一位数。

终于见了面，我急切地问："咪呢？"……

他们俩人的变化都很大。我心痛地发现、黑瘦的顾城像是经历了沧桑巨变，雷也显出了某种苍老。见我愣在那儿看着他们，顾城问我："我们变化大吗？"

"还那样儿。"我有点儿掩饰自己地说，"我以为会认不出你们，你们走了好多年了。"

依然是旧时的习惯，依然是旧时的感觉，我挽起雷的手，领他们往我家走去。他们到的时候，比约会的时间晚了 10 分钟，而我，早已在凉丝丝的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我又重温了六年前的那种莫名的激动心情，我发现藏在心里的记忆是那么鲜艳，一切都太熟悉了！我不敢看街上一串

串行驶的汽车，可又怕错过了他们，当我看到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驶向我的时候，我的心几乎不再跳动。

雷，依然开朗，说话的声音一如从前，连同她那让我有点着迷的神态，也没有变。但六年前我给她照像时，她的脸庞红润、丰满，现在没有了，显得有点干枯和疲惫。

我望着顾城，他没有变化的是那双透明的眼睛，他目光中能撼动心灵的那种真纯一如既往！他的语言、他的声音依然亲切，依然熟悉，依然是那么的清新和自然。好像我们中间并未横着那么漫长的时光一样，顾城还是我熟悉的顾城！刹时，记忆开始倒流。我猛然有种想要抓住什么的冲动，这感觉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奇怪。那时，我不可能知道他不久将会离我而去，更不能想象，这次见面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他，可我的内心里充满了难于表述的不安。我后来把我的这种感觉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让我不要想得太多。

那天，我也恍惚觉得，从车站到我家的路是那么漫长，我是那么想一下子就和他们面对面地坐下来。

终于到家了，我们又坐在一起了！这中间已经流逝了漫长的六年时光，三个人互相看着，像六年前一样地默默看着，我找不出一句语言。而且，中间空了一块，少了一个人，英儿……

顾城告诉我：英儿没有了。

英儿是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老头儿走的。她走得很干净，她连一张纸片儿也没给顾城留下。英儿拿走了所有有她形象的照片，她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痕迹都从顾城的生

活中抹去……

顾城在说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有种裂开了的感觉，我猛然觉得从心里往外的寒冷。就像当年英儿在我面前说她毁了的那次一样。“她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三个人沉默着，我满眼困惑地望着他们。雷一声不响地在看手里的茶杯，样子平静又含不屑。顾城低垂着头，目光中有种不安和深深的痛苦。就从那一刻，我的直觉猛然警醒，我知道，发生的事远远不止这些。

英儿的离去，给顾城的精神以摧毁性的打击，他坐在我面前，像孩子一样孤苦无助。深深地低垂着的头颅、因为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微微发颤的双手，把他内心难以言说的悲苦完完全全地泄露出来。

“顾城，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都是挺好的，一直给我们写信。最后一封信还说想我、想雷，还劝我……突然就走了。”

“你们没在一起？”

“没有。”雷说，“我和顾城在德国。德国的一个创作基金组织邀请顾城在德国写作，提供一年的创作基金，我们还差最后一个月就要回新西兰了。咪一直说等我们回去。”

“她一个人在岛上？”

“小木耳也在那儿，还有亲友、朋友。”

“她是不是太寂寞了？你们走的时间太长了。”

顾城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和她说过，你只要感到寂

寞，一个电话就可以让我回来。我本来根本就不想去，是她鼓励我去，后来还写信让我忍耐点儿……再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

“也许这十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想不到的事?”

他们俩人都不说话，低着头。

“那老头儿是什么人?”

“练气功的，英儿一直瞧不起他，说他顶多能蒙几个老女人，我们在一起老拿那老头儿开心。真猜不透，她怎么会跟他走了。”雷说。

那又为什么呢?我心里发急，又说不出来。我看顾城，他脸色苍白，软弱无力地坐在那里，流露出不能掩饰的痛切心情。我不能再刺痛他的心，不敢再问。

当时，我心里为出走的英儿着急，也为眼前的顾城担忧，他的目光暗淡、幽深，他苍白得让我心痛，我预感到他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出什么事!虽然我不知道，英儿在岛上的那些日子里，她同顾城之间已然不再是普通的感情问题，而是命运交合的现实问题了。她于顾城的重要，也不再仅仅限于纯粹的精神境界，而是深入骨髓的息息相关!我看顾城，我只能从他那完全陷落的情感中，体味出英儿于他是那般重要，这份失落，完完全全摧毁了他的精神，使他的爱、他的生命虽生犹死。

英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顾城说:“她想看我死。”他说这话时，脸色越发苍白，但语调平静，“她躲起来，是想让我去死。她在等我死的最后消息。我明白了这件事之后，心里冷极了。好吧，你想

看我死，我就去死吧。文昕，我现在在写一本书，是一部忏悔录，写完这本书，我就去死。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心真冷，冷极了。”

我让他平静的话弄得毛骨悚然，心中大惑不解。英儿和他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竟然会有这种可怕的意图？这些事我在看过《英儿》之后，才恍惚觉出顾城的话也许是自有道理，而当时，我又怎么能弄得明白呢?！英儿是一个懒洋洋的、灵巧的女孩儿，她何以用如此刻毒的手段去对待这么与人无害的男孩子呢？

顾城其实没有长大，他的深刻，仅在他的精神。在其他部分，他单纯和稚气，一切永难改变。他的可爱在于此，他的深刻在于此，他的不幸也在于此！

使我感到恐惧的，是他谈到死的那种淡漠的神态，我下意识地想伸出手，紧紧抓住他。“顾城你别吓唬我！我听你说这样儿的话真害怕。你千万别那么做，连想也不要想！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雷在一边打断我的话，冷冷地说：“文昕你要真是了解顾城，你就不该劝他！他要做的事，你劝也是劝不了的，也阻挡不住！”

什么?!！

我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谢烨。但我至此，依然执迷不悟！你怎么能够相信，一个妻子，面对想去完结自己的丈夫，会说出“不去劝”的话呢？那究竟是怎样可怕的一种冷静呢?！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似乎是全明白了，全明白，也全都

晚了！

我后来在一遍遍翻看《英儿》的时候，我的目光总是落在那最后的一节上。是写在“尾声”那部分前面的一节，题为“没了”。他这样写着：

我要写的快写完了，其实我这么凶都是没办法，因为我不能不死不活地活，也不能哭，也不能说：“你回来吧。”没用。心冷一点才能过。我能做什么呢？只能这样。

……

人都想得好结果，哪怕是死，都要如意，都想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让爱过的人看。或者在墓碑对面放把椅子，让她有时间来，下午坐一坐。什么都没有，有把椅子也好，这些都是小孩想的事。

……她们都躲开了，让你掉下去，嫌你在悬崖上站得太久，让人不舒服，说你是故意的，她们不知道你。

你在等你的死，和她没有关系。

她们都转过脸，说给你的已经给你了，剩下是你自己的事。是。我是不合适活，可你们干吗着急呢？你们以为我是石头做的。

说这些没意思。

谁都挺难的，我应该明明白白地说：我爱你们。爱得太久，也太多就不合适了。我就是做这

件事来的，现在没做好，别生气吧。

风吹着那些细柔的草，我快没了。你不能把我带走，把我藏起来吗？

——顾城其实什么都明白！他说的，太清楚了。在这部题为《英儿》的书里，有太多的地方会令读者莫名其妙地出现“你们”这样的字样。其实，他一边向雷“忏悔”，一边心冷地知道，雷根本不想听……雷和英儿是一样的，或许……

在那天的沉闷的下午，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是困惑地望着他们。雷说让我不要劝顾城，让他去死。我转过头看他，他令我不易察觉地低了一下头，但他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表示了他对雷那句可怕提法的赞同。这令我更加困惑不解。

我说不出一句话。

雷翻着书包，从里面拿出许多儿子小木耳在岛上的照片来。我动作有点迟缓地凑过去看，我心里还在为刚才的谈话混乱得没有头绪。

他们的儿子可爱极了，我找不出他哪点儿像顾城，好像也不太像雷。他胖胖的，可爱极了。他在沙滩上，和别的孩子玩耍着。还有一些他更小的时候拍下的照片，使我想到我的儿子，母爱的共通让我的心柔和了许多。雷在和我一本一本翻儿子照片的时候，她的表情也是一样，柔和而明亮，笑得又甜又温柔。我们在那一个话题里是彼此接近的。由于低头在看照片，我没有注意顾城的表情，后来，

我听他柔声说："雷，你别拿那么多照片给文昕看了，剩下的都是不太好的，咱们说说话吧，见面怪不容易的。"

雷突然发起了脾气："看看又怎么了?！你不想看，我想看!"

空气一下子仿佛凝固了一样。雷发脾气时的声音直冲冲地刺耳，我是那么不习惯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不由得暗暗吃惊，雷怎么会那么凶地对顾城呢？过去，她在顾城面前，像一个温柔、耐心的小母亲一样，她决不容许什么东西伤害到他，更何况是她自己？这和过去的雷太不一样了，她怎么能当着六年没见面的朋友，那么不给顾城留面子？何况顾城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呀？

我看顾城，他低垂着目光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什么表情。他的样子让我觉得他那么可怜。我轻轻对他说："没事儿，顾城，我喜欢看。你们走的时候，还没有儿子呢，我很想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我又有点求助似地转向雷："你们儿子现在多大了？"

"五岁了。"雷终于缓和地回答我。

"他会说中国话吗？"

"不会，他长在英国人家里，他说英语。"

"那顾城和儿子说话他听得懂吗？"

"懂吧。他说话儿子其实最听了。"

"他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吗？"

"不会。也许是血缘关系吧。他懂。你没看见呢，他俩在一块玩儿得跟孩子似的，说得开心着呢。乱说一气。"雷终于露出一丝苦笑。于是那场不快不易察觉地过去了。不

过也许就是在这之后，我才发现，顾城其实很怕自己说错了话，他有时甚至在找雷的眼睛。他用一种我不习惯、也不熟悉的隐忍面对着雷。

那天，我们几乎一直在谈英儿。他们向我讲了一些英儿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事情，但没有告诉我《英儿》那本书中所描写了的那些事。我试试探探地问他们：“英儿和你们怎么样住在一起？”我甚至问顾城：“你们之间……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雷回答我：“你想什么样就什么样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她说这话时，明显地对英儿含有一丝怒气。我依然对他们生活的情形一无所知。其实，如果我知道了，也无法再对英儿去留原因说出什么。也许到后来，顾城对这件事也知之不多。英儿，她离开那座岛的情形，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不大相信，她会痛恨顾城到那种程度，她只是比较现实罢了。她爱顾城和不爱顾城，都是演出来的，至于表演出的结果，她自己并不关心，她有点漫不经心，尤其是她在爱的时候。我相信，她出走，是因为许多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她不想承担任何东西，她本来也不具有这个能力。这么说也不太确切，能力有或没有其实取决于爱的真实程度，真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承当的。而英儿去新西兰，她并不是因为无条件的爱顾城。这是问题的症结。由此，英儿的走，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顾城自从说了他想死的话之后，这个阴影便不能从我

的脑海中消散，它不断扩散着，占据了我的全部思维。我把英儿在国内走之前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希望英儿能在他心里碎掉，变成碎片，那样，也许顾城还有救。我告诉他英儿并不是真的爱你无条件。英儿长大了，她自己也知道自己长大了，可她还是用这个机会出国。她下意识地利用了你的感情，这件事我最清楚。我说："顾城，你别太死心眼儿，英儿不会真爱任何人，她早就不会了。你也一样，你不是英儿要的东西。英儿其实什么都要，也什么都不要，我的话希望你好好记住。"

顾城说："我知道，可我还是想不通。"

雷说："你有什么想不通？她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虚伪的人，她完全欺骗了咱们，欺骗了你！你要再傻那纯粹是活该！我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样，我嫉恶如仇，我最容不得英儿这种人！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要就是不要，又要又不要算怎么一回事儿呢?!又想躲起来，又装着找人哭诉感情、装着爱顾城，还给我写信……她想干什么就去干好了！何必演这些给人看?!要走就走嘛，谁又不去拦着你，找那么多理由干吗呢？顾城，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在乎这件事，那可是你的事，你愿意想她，只能说明你傻，我可告诉你们，我讨厌她！我不会装。你知道，她在等你死。"

我说："雷，你是不是把英儿也说得太坏了？她是有点儿自私，但她不见得希望谁不好。你们都说她在等顾城死，那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她总不至于这样吧？"

"你不知道，她当然希望顾城死，顾城死了她就自由了，她可以说她怀念、可以哭，可以过她喜欢的生活。"

“那顾城活着也不见得妨碍她呀？何必盼他死呢？”

“那你得问英儿呀。”

“她做的时候也不见得能想到，顾城真的会去死呀？她也许不知道伤害他有多重呢。”

“她知道。”顾城说。

大家都沉默了。沉默的时候，屋里空荡荡的，什么声音都没有。空得怕人。

“你们知道，你们走的那三年里，咪始终跟我在一块儿，我们经常在一起，每星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从来没有责骂过她，我一直喜欢她。但她要去你们那儿，我心里是怨过她的，我知道她一去就没有好事了……她走后，连一封信也没有给我写过，我很伤心，我一直在等……”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哭了。顾城反过来安慰我：“她一直想你、说你，差不多每天都在说你，她把你们在一起的一切都告诉我了。”于是我们开始回忆那些曾经美好的瞬间、美好的谈话。这些回忆使顾城目光中充溢着温暖的气息。

我们说到了那只掉了象头的陶罐，一切是顾城在说，我感动地点头同意，然后是我补充，我刚要说，话又让顾城接过去了，他说得又清楚又熟练，仿佛我和英儿的过去一直有他站在我们中间一样。

说到许许多多细节我惊讶地相信，英儿的确没有把我忘记。但是，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顾城说：“英儿一直想给你写信，但她不会写，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她说过，她和你是分不开的，你是她精

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不知道顾城是不是想要替英儿掩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和我一样，只许自己说英儿的“坏话”，不许别人觉得她不好。英儿，你何等幸运！

雷不一样，雷那天一提起英儿就抑制不住地愤怒。“顾城你何必骗文昕呢？英儿用完一个人就会扔掉一个人，她当然不会写信！她记得你、说你是真的，不写信也是真的。就像爱顾城是真的、扔下他也是真的一样。”

顾城的脸色又苍白起来。

“她走，会不会是因为你呢，雷？”

“因为我什么？”

“你和顾城。”

“她怎么会是因为我呢？她心里最清楚，我不在乎！”

“也许你不在乎，而她在乎呢？”

“她也不在乎！文昕你不知道，在国外，这种观念是很淡薄的，无所谓谁跟谁。咪在办绿卡时，办不下来，我就跟她说：你嫁给顾城，不就有绿卡了吗?！她怎么不嫁？”

我一脸困惑，完全像在听天书：“你会不在乎？那是为什么？”

顾城在一边解释说：“你不知道，雷对咪，一直像母亲一样，什么都照顾她。就连咪的衣服、内衣，都是雷给她洗。咪来新西兰的费用，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雷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攒起来的。还有办绿卡，雷从来没有在乎过钱。可这些，咪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她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雷可以不在乎。但是这次英儿走，使她伤透

心了。”

我就又看雷，依然是不解。

现在我对她当时说过的话全都明白了，当然包括明白了她的愤怒。她在那一天里几乎一直处在一种与她地位极不相称的怨恨里。对英儿。

如果说，英儿去新西兰，受到伤害的，应该是雷。她是顾城的结发妻子。然而，雷却对英儿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包括把英儿办出国去。连同英儿下飞机以后，也是雷亲自去接的。这种超常的行为，怎么可能是仅仅出于对顾城的爱呢？

英儿走后，雷对英儿表现出的怨恨也让我奇怪。那天我们在谈论咪的时候，顾城流露出的，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死后的悲凉，而一旦他谈到咪时流露出怀恋，雷就总是愤怒地抨击他和咪，特别是对咪，几乎是不留情面。我甚至不得不替咪做一些辩护。雷，又为什么呢？

我心里是很矛盾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很难说谁比谁更离我的心近一些。然而又似乎很明白，没有顾城，我们仨人是不会凑到一起来的，也不会有了这么多深厚的友谊。或许别人没有像我这么在乎这一点，她们在想一些别的事。

是的，对这一切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改变局面，我只希望对顾城的伤害能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英儿的出走，给顾城带来的打击太沉重了，我了解他。但即使是不了解他的人，一看他的眼睛，也会明白一切。他受到的重创是致命的，英儿把他整个的童话世界打碎了！把顾城的心灵

打碎了！单纯的顾城，他像一个没有保护层的灵魂一样，赤裸着站在繁杂的人流里，这使他有种对污秽的深深恐惧。他因此逃离了尘世，躲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小岛，默默幻想着一个纯情的世界、童话的世界。

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的时候，这个心灵的岛屿，忽然间沉入了茫茫大海……

对顾城来说，他的生命从那一刻起，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流。就是任何风暴雨雪都不再摧残他、蹂躏他那颗重创的心灵，他也决无希望回复到六年前的岁月，即使是活着，他的心也会终生流淌着殷红的鲜血。

的确，咪没有理由说她不了解这一点。特别是读过了《英儿》之后，我确信她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她才跑掉了。她当然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咪当年，和顾城一起画那个梦的设计图，她像一个忠实的助手一样。顾城拚命地在修那个理想中的“天国花园”，并最终建成了它，英儿也毫不犹豫地搬了进去。然而，她最终是走了，她知道这将对顾城意味着什么。那么，英儿究竟是为什么要离去呢？

英儿走的时候，曾一边哭诉顾城是她今生的死缘，一边又向英国老头儿控诉顾城对她的伤害，她使我感到那么陌生。咪是一个现实的女性，在人生中，她早已活得身首异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甚至，咪在和那个英国老头儿走的时候，她实际上已经选择了现实。也就是说，一个不太富，但是是一个机会的英国人，轻松地击败了在英儿心目中一如丰碑的顾城！——这不是一件很古怪的事吗？

我原以为，英儿的出走，是为了爱护顾城的家庭。其

实这个原因，我根本连对自己，也无法说服。英儿要真替别人想，她当然会听我的劝告，不去介入顾城的生活。更不会是仅仅因为这件事，在她已然深深介入之后，突然离去，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的确是一个迷！

那天见面的情景，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放着电影，我仔细回忆着那些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对话，内心里充满了悲哀。

雷，这个一直被我敬着、迷信着的女性，第一次，使我产生了一种动摇，而一但雷的形象发生了动摇，心灵中那个大大的殿堂顷刻间发出爆裂的炸响……

第七章

夷为平地的爆炸

我恨这个事件！我恨所有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我的内心充满对吞掉生命的丑恶的仇恨！！

如果说，英儿的离去，是杀死了顾城的精神，那么，到了雷终于离去时，顾城的一切就全被炸平了！……

那天他们和我分手的时候，我送他们到了街上。依依的惜别，使我心情沉重。望着隐忍着巨大痛苦的顾城，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我问他："顾城，真不知道这一别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你们就这么

走了，我很难过。能告诉我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他摇摇头。神情凄楚。

雷说：“我们不回来了！”

“别，别说这样的话！我还希望突然有一天，我又收到了你的信，告诉我，你们又回来了！顾城，你知道，我看见你的信时有多高兴吗?！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顾城望着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雷也攥紧了我的手。我们互相望着。

一辆出租车驶来，雷伸手拦住了它。离别的时刻到来得那么突然，我们都仿佛依然有话正停在舌尖，而这一切便被突然的分别打断了。

那些话，永远的，没有机会会说了。

汽车启动的一刹那，顾城和雷都伏在小小的车窗口激动地向我挥手，我赶上一步向他们喊：“顾城，保重！谢烨，给我写信！”我看到他们的目光是湿润的，但很快就看不清了，因为泪水很快把他们的身影变得模模糊糊，汽车消失在转弯的刹那，我用手捂住嘴，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顾城他们走了。

顾城，我最后见你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你凄苦无助的神情，像不散的云雾一样，包裹着我的回忆，也许是你那满腔的忿怨无处倾诉，你久久不肯离去对吗？我似乎在每一时刻，都会猛然看见你，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顾城，你走时的情景是最深刻的。我一个人往家走，走到家门口我又退了出来，我一个人在长长的街上漫无目的

地走着，谁也不认识，谁都和我没有关系，我一边走一边流着莫名其妙的眼泪，其实我不知道这是此生我们最后的团聚，但我就是不能平静，或许命运那时便将结局暗示给我，你们的走留下了无尽的忧郁。

分别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顾城和雷的来信（顾城给我（晓南）的信在《英儿》那部书里能够找到），雷给我的信写得怪怪的，看着让我不太明白，这封信这样写着：

文昕：

上次去你那匆匆的，也不及为你的小儿买了礼物，我现在心思到处乱放也不知在何处好了。信里附上 50 马克，权当一点小心吧。

每个人好像都在自己的道理中活着，其实谁也不错。事情却只是在过程之中进行着。

我是喜欢伤感和情调的人所以我总是提防着自己。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又陶醉在你的情绪里了。我看你，我也知道回不去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可舍不得的，只是微微地还有点怀恋和向往。我特别知道情绪容易让我兴奋，也容易让我偏离理智。

我也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下午，我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那样让我想对你说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你说过很多话，你总是欲言又止。天知道我说了什么。咪要是在，我总是觉得可以对她说，本来也攒了一些话了，可是一下子不知道，

也不用说了。

人何必有这样的距离呢？终于觉得人毕竟是有距离的。如果可能，我还会灰（恢）复我的天性的。尽管理智告诉我一切，我还是觉得本性难移。其实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什么也弄不清楚。

我喜欢有孩子的感觉。你呢？它告诉我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让我进入自己的另一段日子。

祝你一切都好吧，能在乱七八糟的时候想想你、听听你的声音挺好的。

谢烨　4月底

我那次见到雷，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非常爱她的儿子。他们刚到我家的时候，看见我的小儿子站地上，他刚刚一岁三个月，走路不稳。雷仔细地看着说："他挺好看的。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也非常好看，他很胖。文昕，我特别喜欢孩子。"

我让看儿子的小姐姐把他抱出去玩儿，雷有点儿遗憾地说："干吗不让他在家？"

"咱们好说话。"

雷一直看着我儿子摇着小手走出去。她说："我可想我儿子了！他现在一个人在岛上呢。"她的神情有点儿恍惚。

等我看了她写的《你叫小木耳》之后，我差不多要被她那颗母爱的心给溶化了。她爱儿子的那份深厚的情感，

带着一份诀别的阴影，久久在我心底回荡。她在写那篇文字的时候，是她生命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她此生的文学顶峰。她的爱，被一种压抑的情绪深深笼罩。做为一个母亲，我完全地理解并同情她。我读到这篇散文，是在出版社。当我拿到《英儿》的书稿以后，我惊异地发现，雷的《你叫小木耳》也附在《英儿》全书的后面。这篇充满悲剧色彩的散文，再次打动了我，我甚至不敢再看第二遍！做为母亲，雷太可怜了！她经常和儿子分别，她不能尽一个母亲对儿子所应尽的义务，其实那不能算是义务，只能说那是每一个母亲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一切，在雷来说常常有点儿像难得的享受。儿子是养在别人家里的，雷不能亲手照顾他，这样的生活令雷不能忍受。

是的，这种痛苦年深日久地侵蚀着一个母亲的灵魂，雷，做为一个母亲她饱尝了情感的艰辛。这是酿成后来一系列祸患的重要原因！……

雷，在她给我的这最后一封信里，流露出极为矛盾的情感。我现在再读她的这封信，便觉得一切全都明白了。她提防着自己，不要因为我的情绪，影响了关键问题上她所做出的抉择：离开顾城！让顾城去死！

我在另一处，见过雷写给她的一位女友的书信（复印件），不过这都是前不久才读到的。雷在那封信中直接了当地说：我希望他早点完蛋，可又怕他真的死掉。她说那是她自己的麻烦，在信中她毫不掩饰她对顾城深深的厌恶情绪。

是的，正如她在给我的信中所说："人何必有这样的距

离呢？终于觉得人毕竟是有距离的。”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雷与顾城、顾城与英儿、英儿与雷，她们一瞬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是一个最悲惨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中，我好像一开始，就扮演着一个幕后的、舞台监督兼场记的角色（谁也不是导演，这个剧的导演是命运！）。开头儿，是顾城和雷在台上演人间喜剧，后来随着剧情发展，上场了一个咪。英儿的出现使剧情发生了变化，演着演着就不对了！后来改成了演悲剧。

这一切，我一直在侧幕里看着！台上的演员对着我手中剧本里没有的台词，他们太忘我了！忘了既定的剧本。他们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培育出来的一流演员一样，一但投入剧情就不能控制自己。我干着急！……演到后来，正如顾城在《英儿》中写的那样：“我知道英儿，她跟我玩呢，她玩儿大发了。她当然知道我。”英儿那时是演累了、也演醒了，她发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开始讨厌自己扮演的角色。英儿在那静场的十一个月里冷静了、也明白了，于是她一声不响地溜到台下去了……台上，就剩下了顾城和雷。面对情感世界一片废墟的顾城，雷的内心里充满不能掩饰的厌倦，她也没有任何兴趣继续演下去了！她想到了溜走的英儿，心里愤愤然。于是她也想像英儿一样地溜走……最惨的是顾城，他一但投入剧情，就不能够停下来！场灯已经暗转，空间一片昏暗，一束白色的追光像一个苍白的命运，把他孤独、单薄的身躯死死罩住……

最后的顾城，面对的，是恶梦一样黑暗无边的世界。他

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

那次顾城和雷在北京仅仅停留了一个星期，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拜望英儿的父母，二是见了我。然后，他们又返回了德国。其间寄来的两封信中，顾城都在拚命地回忆着英儿。他告诉我，他疯了。我知道，此时的顾城一直在靠回忆活着。他在信中反复提到我给他的照片，那是他们回北京的时候，他向我要走的英儿的照片。回到德国以后，他显然不停地望着照片上的咪，咪害苦了他，但他口是心非，他不能自拔。看他的信，谁都懂。

在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在《英儿》里能看到*）中，有两页信中出现了一些当时令我困惑的话：

"……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异乡人，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

"文昕，我什么也不懂，在这。"

"谢烨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

"我说不出来的事，我希望她能说。变成一个歌飞走，比让鸟吃了好。我不喜欢土葬。"

经历了这场沧桑巨变，一切的一切越来越清楚了。那时雷对顾城，显然已逐步地在谈他们的分手问题，而顾城显然是在考虑着放手让雷自由地"变成一个歌飞走"，而不是陪着顾城"被鸟吃掉"。虽然顾城明白，只要雷真的离开他，"死就到我面前来了"。在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多么痛苦和悲哀呵！当人们像读虚构小说一样，从《英儿》中读到他写给我的那些信的时候，或许不会有人知道，顾城

当时是在怎样的孤独和死神的阴影里在写这些滴着鲜血的信笺……它们完全是顾城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所历经命运的悲惨写照！

这里有一封顾城写给我的信件，是《英儿》那本书里唯一不曾收入的，我把它放在我的这本书里吧：

文昕：

给你写的信老也写不完、老也寄不出去。不管怎样，明天我一定寄两页给你。因为看你的信，我还觉得那个小小的国土没有全部沦丧，我还不完全无家可归。（他指的是他心中的那个“天国花园”——笔者注）

我们一直在说你，你可能不信。但是是真的。我给你写过好几封没寄的信，因为你太好，感情太激烈。一个人太好就让人心愧，就让人觉得配不上。咪喜欢跟着你、因为你有“能”她没气。起床半小时就瘘了，但她也说“累”。我想就冷的关系，我呢是心愧。现在这些心病都过去了。文昕，我是死了的人，除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能在你信里呆呆也挺好的，所有人都把门关上了，我是活该。真和我在一起的人没有高兴的，我写信也会让人不高兴。

我给英写的所有的信，现在还在英北京的家里的书桌里放着呢，也是我永远拿不回来的。我现在都无所谓，但那是我的，不是她的。

你原谅了我们这些小凉玻璃、碎了就扎人。你挺好，不会恨人。其实低头的是我，我现在对自己的品性清楚极了。

你要看我的书你就知道我完全疯了。只有手还正常。我把花园碎片丢得到处都是，把我丢得到处都是，看吧，世界对我是个小数，对她可大呢。我要保存那日子、一个白房子。她丢掉，我也丢掉了，白房子害了我。第一回我就不该离开北京、不该活这么久，最美的日子应该在结束前一刻。

谢烨也累了，大家都累了。她跟我走了那么远，吃了野菜、中毒了。搬大石头，最后还是回到生活里来了。没有人恨世界，除了我，除了我与世绝决的本性。我刚想活、就到来了。

文昕，我跟你（说）实话，知道我的人并不阻挡我，我还有事要做，不要为此想太多，我很怕。你不值得担心我，不过我心热了一点，因为这些着急的人几乎没了（除了我家）。

你还记得摘桃的事吗？那时候多好，不觉得。

城

在我写给顾城的信中，我曾说起过当年他和雷一起离开北京，我也曾像他思念英儿一样地失落过许多情感，因为那时，他们几乎不再给我写信了。我说这些，其实是想替英儿开脱，在那封信中，我拚命想做到的，就是这个。这

封属名“晓南”的信，现就收在《英儿》里。我把它也收在我的书中：

顾城，雷：

想你们！

真正弄懂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好像已经很晚了。你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可多年来我什么也没有抓住。何况今天，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地开始和结束。

我像一块忠实的纪念碑站在原来的地方。你们，还有英儿想翻动回忆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我记忆着你们的一切。说来有一点儿悲哀，原来英儿向顾城要一只树熊，我也要，总想留在一起。但你们走后，英儿也不知去向。我不仅没有了你们，也没有了英儿。我现在同意你们说的，她太冷。可我还是喜欢她。

我一直觉得你们是我不可缺少的，但我始终觉得我太沉重，顾城说得很对，你其实不再需要沉重。你自己的精神始终沉甸甸的，我好像不太快乐。可我觉得我和雷在一起时，是和谐的。我太喜欢她，跟她在一起时，我快乐和安全。

我时常在回忆中独自行走，恐怕你们永远也不知道，我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喜欢你们，喜欢过去的日子。顾城你不要让我那么恐惧，我只有希望你那本书不要写完。我还想看见你，看见你们

从远处走过来，我是那么向往那样的日子。

我爱看照片上的你们，你们在照片上是那么美，那么纯净，一切都没有发生，因此也没有痛苦。顾城，我真的懂得你，懂得你信上所说的那一切。恐怕没有比我更懂得的人了。除了英儿，英儿不是不懂，但她是那么会克制自己所有的感情。顾城，她真的太大了，她已经长成大人了，所以她也拿自己毫无办法。

我甚至不知该对你说什么，你其实只相信感觉，无论花园是怎样的，你相信的只是你在看的花园。你的花园永远开着最美的花，我也是。你们走的许多日子里，它们一直开在我心里，只是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过。

我还想告诉你们，有过一种感觉，从来没说过，甚至是对英儿。你们离开一年多以后，我也曾猛然觉得你们的心好冷。你们和我那么不一样（也许这不该包括雷），我有时以为你们已经把过去忘记了，直到我这次再见到你们。我有没有过和你今天一样的感觉呢，顾城？我有过吗？……别怪英儿，人有时是那么无奈。我们都活下去，我们都彼此深深地记着，我们没有人会忘记。我们彼此怎能将记忆分离?!

我看你们信的时候，有一种心在一片片破碎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从你们一离开时就一直有着，从久远的过去一直沿袭至今。我不知道由于

我，由于我领来了英儿，是不是弄成了一个大灾难，但我肯定对英儿来说是一个灾难。她不认识顾城，就会本本分分地去嫁人，而不会忍受着身首异地的痛楚。我相信她痛苦！我觉得我跟雷是那么和谐、那么一样、又是那么不同。我很能奉献情感，而不过问是否全部失落。所以我没有责怪过谁，我只是低垂着头，在内心里为花园浇水。

我记得你们回来时，我说过：英儿离开中国，我就明白这是结局了。你们一直生活在我们过去的童话里。其实英儿早已不信了，真信的只有我。我至今记得雷给我看一本画册，你们那么醉心于那童话。英儿想信，但她已经没办法坚持在那份感情里，她独自一个人走向你们的时候，已经弄不清她要什么了，或者她清楚，只是……

原谅英儿，我仿佛能看见她，我太熟悉她。她无论在哪儿，都是那个样子，她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她走了，她痛恨自己，她其实连哭都快不会了。

你们也一样，离我很近，一直贴在离心最近的位置。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白了一件事，你们于我的重要，一如英儿对于你们。你们走时，我也曾同样迷惑。如果你们理解英儿从我这里消失后我的心情，当然更该知道你们离去时的情景。

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词用得不太准确），我们其实是用记忆捆在一个方舟上的人群，

我们不可能真的失落。记忆将我们捆得很牢！英儿也一样。相信英儿，顾城！无论她多么冷静，她一直在那儿，她逃不出去了。她怎么也逃不出记忆的绳索。原谅她！别折磨自己和我们的心。顾城，好好地活着，我不想失去那么多！！！

雷，我一直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你不会忘记我，我一直知道！

文昕（晓南）

1993 年 5 月 5 日

（此信抄录于《英儿》，我的原信中所有“英儿”的地方都写的是“咪”、所有“雷”的地方都写的是“谢烨”。——笔者注）

我的这封信寄出后，收到了前面那封顾城的信。

在那封信里，顾城也提到了雷，能看出他对雷为他所做的事尽量做到心存感激。但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痛苦：“所有人都把门关上了，我是活该。真和我在一起的人没有高兴的，我写信也会让人不高兴。”

他明明白白地知道雷，“最后还是回到生活里来了”。

在那一段时间，他对雷还有过很多很好的描述，对她依然抱有美好的感情，“她的生命力真强，你看见过她有多好看，在花园里。我因为离光太近，已经瞎了。”

然而，在那些信件的最后一页，这种基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封信很重要，虽然《英儿》里有，我还是决定把顾城给我的原信抄出来，因为它是原件。在《英儿》中

刊出时，这封信被做了小小的改动，但那小改动虽然只是几字之差，意思却差得太远了。下面是这封信：

文昕：

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

平时都是挺好的、迎迎送送。到真的时候就都只想自己了，自己那点宝贝。我也一样、英也一样、雷也一样，人都一样。

道义都是在不伤筋动骨时候说的，是活着的加减法，到死那就没说法了。死要死得少花钱，便宜一点，这话是我对自己说的。听别人算帐，总有点儿不以为然。

我最后是想干好事的，因为感激。但忽然发现那种打算和等待之后，我的心就冷了，没有灵魂，谁跟谁也没关系，都是交易。我走在阳光温热（的）街上，真伤心。

我欠了人那么多，欠雷的、欠英的，最后还它。谁也不会舍弃一切的。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人会哭一次，但不会因此不笑，就像木头不可能不浮在水上一样。而且干吗不笑，我都想笑。

看到人为了自个活展现的懦懦、明媚的样子，真伤心。那么好（的）人也会这样。就像在万丈高楼边看花一样，在心冷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意无意的、平时觉得灵巧可爱的小伎俩。

她这样是对的、也是不对的，因为她忘了不是在对活人说话，而是在对死人说，想死的人什么都知道。风动一动火焰就会摇晃，他已经变成魂了。

想活的人都得算那笔小帐，那么可爱。你就不能上教堂吗？看一看水里的影子，要知道钱不是那么有用、东西也不是那么有用，都搬走。你看我本来就是这样。

在他们往下拔钉子的时候，才发现钉的不是地方，本来应该钉在心上，可现在都钉在手上了。这个人死不了了。他走到哪儿都让人摸摸他的伤洞。

这封信尾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它是那些一起寄来的书信的最后一封。奇怪的是这封信的下面被撕去了一条儿，我一直在猜测，被顾城撕去的纸上，他写下了什么呢？一定是一句关键性的话，使问题明朗的话！而他最后还是把它撕去了，他在严守着那个残酷的秘密。

顾城在信的前面曾说到："死要死得少花钱，便宜一点儿，……听别人算账，总有点儿不以为然。"那时英儿已经走了，说到死，替顾城算账的只剩下了雷。顾城真悲惨！我后来明白，这封信，所谈的内容是最关键的，那当然不是在说英儿，那是在说雷。

说英儿，不会写这样的句子："那么好的人也会这样。"好人，在顾城不变的记忆里，只有一个雷。否则何必说：

“我最后是想干好事的，因为感激。”顾诚想干的“好事”，是指的写这部忏悔录《英儿》，他想通过向雷忏悔而留住雷。我甚至怀疑《英儿》是顾城的最后一份希望，他想通过自己的忏悔，唤起雷的失落了的热情。他甚至想通过著书，肯定雷在那些年所做出的“牺牲”，他说的“因为感激”，就是指的这个。然而，雷是另有打算的。

当年，在国内的时候，顾城是一个戴着“朦胧诗派代表”桂冠的知名人士，是令众多人敬慕的青年诗人。身边理所当然地拥有无数仰视着他的情感，当然这之中也包括着雷的敬慕。雷那时是以顾城为骄傲的，正如咪也以他为骄傲一样。然而，到了国外情况就有了不同，顾城坚持不学外语，在西方的世界里，他听不懂别人的话，一切依靠雷。靠雷来同外界建立一切联系。他的处境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他却把雷视为一体，不愿做重复性劳动，包括学习外民族的语言。

这些年，雷把顾城带到欧洲许多国家，靠顾城演讲、朗诵、写作和字画尽量多挣钱。她不仅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性情开朗、善于交际，于是她在德国和许多地方都拥有一些她自己的朋友。她和许多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用那种顾城听不懂的语言畅谈、打电话，雷在哪里都可以和那里的环境融为一体。顾城除了雷和英儿，他就只剩下了自己。连同自己的儿子，真正的沟通也依靠着雷。

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顾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始终像依赖母亲一样地依赖着他的妻子。早在国内，他就一直离不开雷的呵护。更何

况到国外以后，语言的障碍使他几乎与世隔绝，雷的选择就更加成为了顾城的选择。

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而生活中，他又是长不大的孩子，他的所有想法，都像孩子一样稚气和单纯。

雷，到国外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她不想呵护孩子般的顾城。虽然他们之间很有感情，她还是不想牺牲得太多，她向往“还俗”，她还是不想一辈子和精神上的“神”一起度过自己所有的日子。

雷本来不是神，她当然和别人一样，她也有着七情六欲，谁也没理由要求谁永远为别人殉道终生。就像她在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理中活着，其实谁也不错。事情只是在过程中进行着。”是的，谁也不能要求谁永远不变，更何况连同顾城，也不是没有过放手雷，让她“变成一个歌飞走”，去拥有一份快乐和自由的想法，顾城甚至认为这是他自己在“抛弃自己”，是他自己在“与世绝决”。顾城不是在 6 月份寄来的信中还充满对自己内心的责罚，而对英和雷心存一份宽厚吗？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一切？……

当年，凭顾城、凭他最大限度的任性，他也不会无视雷的存在。更不会向雷提出“你把英儿替我接来吧，我要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显而易见的无理要求。顾城绝对不会那样对待雷和他的感情。

如果说，英儿离开中国、前往新西兰是顾城的主意，还不如说是雷自己精心安排的。

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唯一的儿子：小木耳。我做母亲，

我懂得一个母亲的心，如果必须在儿子与丈夫之间进行一次抉择，女人差不多会忍痛舍弃后者。因为这份爱是先天的，是和孩子的生命一同孕育出来的。母爱的伟大使女人几乎不顾后果。

雷，那时便开始了接纳和培养英儿的准备。所以她才会那样支持甚至是鼓动顾城同英儿建立超常规的情感。我相信，这件事在当初一定曾经带给雷情感幻灭的痛苦，英儿的出现使她明白了自己同顾城的感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珍宝。然而雷最初的冷静使她赢得了顾城的敬重，她的自尊心也使她隐忍至深。她的隐忍不可能没有伤痛，因为当年她满怀热忱地描绘自己的生活时，这一切曾给过她自豪，给过她无限的快乐。

这次情感的打击，也加速了她远离顾城的步伐。当儿子降临人间以后，雷的情感大部分已经转移到了小木耳的身上，我宁愿相信，孩子是雷离开顾城的重要原因。我看到雷将她的散文作品《你叫小木耳》附在《英儿》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她用意很深。这种明显的写作风格和事件描写、景物自然的不连贯性是显而见的，它使《英儿》这本书出现了时空断裂的明显人为痕迹，难道是顾城和雷看不出来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在目前我无从考证。我只能推断，《你叫小木耳》的收入，是顾城对雷的进一步让步，他甚至不考虑他的作品的完整性。雷希望人们从《英儿》里看到这篇散文时，对她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这关系到她的整体形象。

这部《英儿》是在雷的提议和督促下写成的。当时顾城失去了英儿，一心想去完结自己的生命，雷那时就说："想死当然可以，可是你应该把这一切写出来再去死。"而且她一再强调："要写就据实写，写就写真人真事、实名实姓。否则还不如不写！"

于是，顾城终于决定，开始创作他的这部纪实小说《英儿》。他一开始，就把这部书的基调定在"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上了。他在同我谈起他的创作初衷的时候，就曾明确地谈到过这一点。后来从他同期寄来的信件中，他进一步告诉我："我在写忏悔录。在书里有我们见面的所有日子。"

那段时间，雷就像同我见面的时候一样，对英儿怀有难平的怨恨。她的这种激烈的态度，直接作用于顾城的创作，她希望这部"真实的忏悔录"在公诸于世的时候，能够给她后来的行为做出比较有利的解释。所以，书写成的日子，就是雷最终离开顾城的日子了。

顾城在把这封书信寄给我的时候，他早已明白了！但他依然对雷、对他们那一份久远的感情和既定的关系抱有一份最后的幻想，他在信中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内容，他于苦痛中，仅仅向我倾吐了他当时灰暗的心情。可这在当时，我是完全看不懂的！我怎么能想到，雷，居然会丢弃她曾那么狂热挚爱着的丈夫顾城呢？不仅是我，所有与他们有过较深交往的朋友、同行们也不会想得到吧？更何况他们双方的亲人也完全不曾想到，他们之间竟会发展到这种境地！他们还以为这对小夫妻生活得同过去一样好呢！何况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骨血融合的联系：小木耳。

然而，雷在走的时候，已经心冷如冰了。

她完全不为顾城的忏悔所动，正如她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她希望顾城“早点儿完蛋”！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心态！这太让我震惊，太让我不理解了！

其实，在儿子小木耳的问题上，顾城也是十分投入的，他和儿子之间，有着小朋友、小伙伴儿一样的友好关系。雷自己就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点。儿子刚刚降生的时候，顾城有过最初的不适应。刚出生的娃娃无论黑天白日，常常啼哭不止，把初当父母的顾城和雷搞得精疲力尽。顾城不得不中断写作，来照顾雷和那个令他束手无策的小婴儿。

他们住的房屋是木制结构，里外不隔音，顾城无法偷得一时的安静。他一个字也写不成了，非常苦恼。那时，他曾萌生了把儿子送回国内的爷爷奶奶身边的念头。老人看娃娃总比年轻的父母要有经验得多。

他在那时的一些家信中曾写过自己的打算：“家有木耳作声，我一写雷就抱他出去，但终非长策。日后有娃娃在一起是难于写作了。娃娃日后终是要回去过一段，每月有一、二百美元就可过得万分好，而在这儿则贵二三倍。我要真写大些的作品，是几个星期都要安静的。”

顾城放不下的，是他的写作。

这是最初。但他们还是坚持下去了。那年顾城应邀去美国巡回朗诵，他们的怀里就抱着半岁的小木耳。顾城在台上演讲的时候，雷在场外，怀中抱着儿子；当雷代替一

位中国诗人诵读作品的时候，顾城就怀抱儿子在场外等待。那一次，顾城的演讲依然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演讲非常成功。对演讲国内报刊曾有过报导。

那样的日子曾经非常艰难，后来，他们就把小木耳托养到那个岛上的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善良的英国海员家里去了。

或许，雷不是顾城的妻子，她能享受到母子共处的美好时光，但跟顾城在一起，就要牺牲许多。她的痛苦，可以理解。顾城要写作，雷就要把儿子抱到外面去。孩子总是要淘气的，影响大人做事，这一点我是有过体会的。然而随着孩子的长大，父子之间的感情变得又深又厚。这在后来顾城的诗、画、信中，都有非常感人的记载。雷，却深深地感到，做为母亲，她欠缺儿子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如果离开顾城，她可以和儿子朝夕相处。随着儿子的长大，这个愿望已经上升为她最高的人生需求。在《你叫小木耳》中，她为远离儿子而痛苦压抑，那份浓重的情感，已经积蕴成一座喷发的火山。那之中所显露出的明显悲剧色彩，是雷最后表现出的不祥预兆吗？或许如此。

雷的这篇散文，我太喜欢了。我读到这篇东西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一看这篇文字就想流泪。我害怕再读一遍，却又再去读。我为失去母亲的小木耳哭，为那个见不到父亲胖、等着胖带他回家的小木耳哭！一想到这些我就泪流不止。

这个我仅仅在照片上见过的孩子，他再也见不到爱他的爸爸、爱他的妈妈了！

我恨这个事件！我恨所有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我的内心充满对吞掉生命的丑恶的仇恨！！

它不是具体人，我说不清它是什么，如今一切无可挽回，要恨只能恨我自己……早知如此，我应该阻止……

那年，雷生下儿子以后，英儿去新西兰的事被提了出来。我希望英儿别去，虽说那是出于对英儿的爱护，但我也同时想要维护我的好友雷。

但是雷超常地表现出对英儿的热情。如果不是雷在出于某种考虑、主动帮助英儿来到顾城身边，那么直到今天，顾城和英儿还是仅以朋友式的神交往来着，根本不可能出现后来的局面，还有这一系列的悲剧。因为那样的生活，还不能从根本上摧毁顾城，即使雷正式提出同顾城分手，北京还有一份幻想。顾城还会回来，一切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但这只是假设。

雷，不会采取这种明朗的态度，她想保持自己完美的形象，她希望一切水到渠成，至少不让别人指责自己。然而，雷在英儿的问题上是一错再错。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最后。

当初，雷花了很大的代价，她对英儿是寄予厚望的。她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儿子嘴里省下了零食（这是雷对我说的），来凑英儿出国的路费。当然，后来他们的生活情况已经好转，并买下了房子和汽车。但在最初，最困难的阶段，雷就开始了英儿出国费用的准备。当英儿终于来到了他们的小岛，雷对英儿，捧出全部的热情。正如顾城所说，她像一个母亲一样地照顾英儿，一切几乎超

出常理太多。她甚至“连英儿的内衣都给洗”。雷在北京同我谈的那一切，现在都已得到了明确的解释。雷与英儿之间，关于顾城，是有过许多秘密交谈的，这很像一个交接仪式。所以雷和英儿都清楚，雷所说的“我不在乎”是指的什么。英儿清楚雷的全部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国外生活的这几年，雷体会到了同顾城生活的沉重和不自由。顾城喜欢自自然然的女孩子，讨厌一切人为的修饰，尤其是那种现代包装般的装饰更令他生厌。雷想像别的女性那样修饰自己，她不想总是受到各种约束。她对顾城的精神世界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地迷恋了。一切依赖自己的顾城，有点儿像一只沉重的包袱，她掩饰不住地痛恨顾城那当年令她着迷的单纯和清彻。她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她所需要的，她想把这一切都丢开，去过自己本性所喜爱的生活。正如她在信中对我说的那样。

英儿对顾城的感情，使她有一个堂皇的机会。漫不经心、又极为现实的咪，就这样去了新西兰，走进了一团乱麻里去了。一走进去，她就择不清了，但她有一点是知道自己的，她绝对不想当顾城的妻子！她是喜欢顾城的精神，但精神这东西是吃饱了以后才可能享受的，是物质生活充足之后的产物。顾城的刀耕火种。挖山填土当愚公、挥刀刨木盖房子……这一切的一切是英儿痛恨和无法忍受的现实，她怎么能去当这个人的妻子呢?！当然，还有那么多令英儿感到沉重的现实。

然而，可怜的顾城！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认为他的童话仙境属于自己了！他处在人生最快乐、最满足、最幸福、

最感恩不尽的时刻。他一直认为他终于是修成了自己理想中的天国花园。如他所说：他拥有世上最好的妻子、家、地和一点儿钱。还拥有了不远万里来到他的孤岛的纯情的女孩儿，他的两个妻子同样地爱他又彼此相爱，大家和睦相处，写诗、作画、谈文学、谈梦幻……他们生活在纯粹的神话之中！

然而，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为雷和英之间的一个等价交换的物品了！在他挚爱的两个女人之间，的确有着他所想象不到的某种默契。雷为了使英儿相信她出让顾城的诚意，当然会流露她离开顾城的打算由来已久。

对英儿来说，这是一个令她左右为难的局面。她去新西兰，是做好了现实准备的，在她同顾城有过一段共同生活以后，顾城周围神秘的圣光也已经消退，他不再是幻想和梦，他已然成为令她熟视无睹的现实了。正如顾城在《英儿》中描写的那样，英儿痛恨顾城的生活方式，痛恨他用双手建造的家园，痛恨那座像“祖宗”一样需要不断侍候的房子……顾城已经成为英儿幻灭了的情感和梦。她去新西兰，用了雷“卖鸡蛋的钱”，而她不能承诺！在所有问题上英儿感到犹豫，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英儿与顾城并不是真正的同等，英儿有英儿自己的现实。对顾城来说，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也无法想象得到。

她们要的只是顾城的精神，而不愿为他付出太多。

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顾城至死也猜不透的现实。或许他明白，只是他怕……顾城，对不起，我又在干

你不喜欢的事了，你从来害怕我把什么都说透。

在顾城和雷去德国写作的这长长的十一个月里，英儿冷静了。她对未来明确地感觉到了恐惧！

没有比不辞而别更好的办法了！她决定默默地离开，而把这个烂摊子扔给雷。

雷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复杂的，她与英儿的关系，很大成分上是出于利用，但她并不平衡。咪的出现，严重地打击了雷的自信和自尊，尽管她成熟的天性掩盖了所有内心的失意，她依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证明，雷压抑得越久，这份怨恨便越为深刻。只不过在当初，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罢了。雷的外表太快乐、太开朗，使人误以为她已经把常人无法忍受的现实，用一种神圣的力量全部化解了。

这当然是一种极不应当忽略的现实，然而，竟然被忽略了！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幸，我们没有把雷当成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女人去看待，而没道理地希望她象无私无欲的圣人一般，这当然是我们犯下的错误。

英儿的出走，使雷愤怒，使她有机会把积压在内心深处多年以来的怨恨和不平，全部干干净净地倾泻出来了。她终于可以抨击咪的物性，终于可以让顾城知道英儿这样的女孩儿具有怎样不洁的灵魂，而顾城竟视她为最能实现自己情感可能的梦！

咪走了，雷在此事上曾花费了许多年的精力，如今全被英儿扔在了一边，她躲到天边去，也躲不掉她欠下雷的那笔糊涂账。雷的确是为英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咪去新西兰，雷是花了很大力气的，她极其艰难地为她跑下了全

套手续，这一切是3月顾城在北京见到我时讲的。雷跑了许多路、花了许多钱和时间。雷做这一切，当然是有着自己的打算，她曾一直希望英儿的到来能帮助自己摆脱沉重的生活，当然也为了自己和儿子。她为英儿买了赴新的机票，并为她安排好了生活。英儿上岛后，雷又出钱、出力为她办下了绿卡。雷怎么会为一个抢走了丈夫感情的女孩儿干这么多事呢?!

雷曾说她是出于爱顾城、出于同情，她一直这样对别人说。

一步步走到今天，其实恐怕连雷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到底为什么。但绝对不完全是出于她对顾城的爱。一切太复杂了，雷有时又是聪明得太过头儿。雷一生中最看不起的就是女人的那种小虚荣，她一直以自己大气的开朗为骄傲。但雷最致命的，是她恰恰在内心中具有一种巨大的、打不破的虚荣，真正的虚荣。这种性格上的原因，致使她从各个角度都在极力追求一种完美。她希望自己形象完美，并为这个希望付出完全不现实的代价。这是雷自身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英儿，其实是为雷实现自己伟大而崇高的感觉提供了一个机会。雷在现实与幻想中，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状态，在这个极端的状态里，雷越走越远。

雷的内心也有许多深刻的痛苦，她当然知道自己对英儿充满妒恨，只不过她不能正视这种恨的力量。一但英儿出走，而出走的原因又是那样的“不洁”，这都使雷有理由爆发积怨甚久的不满，她也以此为由痛恨顾城。

回北京后，雷一直力主顾城创作《英儿》这部纪实小说，她当然把这一切当成是对英儿最有力的惩罚！英儿的虚伪、忘恩负义，这一切成为雷对顾城攻击的有力武器。顾城当然无话可说，他的心已经死了，英儿让他的心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这场人生巨变之后的顾城，在德国写完了他的灵魂巨著《英儿》，然后取道美国，不久就返回了他的那座凝结着爱与恨、凝结着梦与现实的小岛。

在德期间，德国的一个创作基金会曾表示愿意为顾城提供长期的创作基金，希望顾城留在德国从事创作。他们认为，顾城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也许这种荣誉是许多艺术家梦昧以求的事情，然而那时的顾城竟然拒绝了德国优厚的待遇，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决定返回他的小岛。我理解他那颗遭受重创的心灵，他已经对一切失去了兴趣，他只能躲在没有人打扰的角落里，让所有的时光在痛苦的沉默里渐渐流逝。

他在那一段时间的家信中进一步谈到他想回国的打算，他已经厌倦了名利和金钱，厌倦了国外的生活，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异乡人，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文昕，我什么也不懂，在这。"

我后来每一想到顾城差一步就回来了，而他竟没能回来！我心如刀绞。

他那时已不存虚妄、不存幻想，他想平平淡淡地面对惨痛的现实。那段时间，他的状态相对来说是平静和正常的，英儿形象在他情感中的幻灭，使他觉得为这件事去死

是不值得的。英儿在他心里已经摔碎了，著书使他明白了许多。他曾对别人说过："我能在书里把自己杀死，真好。雷救了我，她让我写书。现在我不用去死了。"

在德国期间，雷与一位德籍华人陷入了恋情的漩涡，曾与顾城爆发过一场大的争执，但很快就平息了。不久，他们回到了岛上，最初，一切还比较平静，至少对顾城来说是这样。然而很快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被掀起。对顾城来说，他需要安静的环境和亲人的温暖，他想在岛上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带上儿子同妻子一起回国，他曾向他的亲人谈到他准备在年底回到北京。然而雷有自己的打算，雷回到岛上是想要带走儿子，然后去德国。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雷那时在德国有一些能为她帮上忙的朋友，而且顾城那些年为她积累了一些钱，雷带上儿子独立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雷暗自决定自己带走儿子离开顾城。

顾城回到岛上以后，曾经在9月27日给北京的父母发出过一封信，显然在27日之前的日子一切都很平静。如果一切正常发展，他或许不久就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了，顾城在这封信中说：

爸妈：

我们终于从美国经塔希堤，到了我们的小岛。一番风云，我对人是有了理解，不恨不怨。天涯海角，真不易。人能生能聚，便是幸事，日子如何都在心情。

……

胖子（小木耳——笔者注）十分可爱，以为他变样了，还那样，却好看了许许多多，眼睛也大了，又懂事，又活泼，抱一抱心里真安宁。人真是，不明白，劫过了，才知道，骨肉真情胜万种虚幻的事情。人要能爱已有的一切，便是福了。不能把希望当现实。其实希望大半是虚妄的。

刚回家，也伤感……

现在每天都能和胖子一起，我在学他的儿童英语，地久天长，愿有一天能带他回家。他得到了太多的爱，因为他好。

我天性不是快活的人，但现在十分平和，和胖子玩玩小车……

刚回来，先写这些。地里长了青草，走时种的一棵小桃树，也开花了。过几日照些像寄回去。昨天胖子和艾玛（英国人小姑娘，是小木耳托养人家里的小孙女儿，和木耳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笔者注）一起玩，下棋。

胖（顾城的小名）

这封信的邮戳是1993年9月27日，距离出事的10月8日仅仅11天！那时的顾城一切正常！

而且在10月8日的当天，顾城还给父母寄回了一首题为《回家》的诗，是写他的爱子杉木耳的，在这首浸透着父爱的诗中，能够进一步看出，儿子，此时已经占据着他

全部的思想，成为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我为这首诗流过许多眼泪，我相信，所有读到它的人，都会为这份深厚的父子之情深深打动。下面，我把这首诗全文抄录下来：

回　家

我看见你的手
在阳光下遮住眼睛
我看见你的头发
被小帽子遮住
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
在笑
你的小车子放在一边
杉
你不认识我了
我离开你太久的时间

我离开你
是因为害怕看你
我的爱
像玻璃
是因为害怕
在台阶上你把手伸给我
说：胖
你要我带你回家

在你睡着的时候
我看见你的眼泪
你手里握着白色的花
我打过你
你说这是调皮的爹爹
你说：胖喜欢我
你什么都知道

杉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想你
我们隔着大海
那海水拥抱着你的小岛
岛上有树
有外婆*和你的玩具
我多想抱抱你
在黑夜来临的时候

杉
我要对你说一句话
杉，我喜欢你
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
再没有人听见
爱你，杉
我要回家

你带我回家

你那么小
就知道了
我会回来
看你
把你一点一点举起来
杉，你在阳光里
我也在阳光里

1993.9.3 写于飞机上

（* 外婆，是指的木耳托养人家那位善良的老人。）

顾城在经历了那场大的情感劫难之后，一心一意地爱着他的儿子，此时，应该说，他已经几乎被父子之情完全解救出来了。他想，“人要能爱已有的一切，便是福了。”他准备全身心地爱护儿子，和他好好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呵！

然而，令人非常痛惜和遗憾的是这一切又将成为更大劫难中的泡影。

雷终于决定丢弃顾城，她乘顾城不备，开着自己家的小汽车不辞而别。顾城发现以后，立即求邻居的一位小伙子，开车出去帮忙追回了雷。然而雷心硬如铁。

这次被意外阻止了的不辞而别很能说明问题。没有比雷更清楚顾城的人了！那时的顾城依然处在大劫后的痛苦绝望之中，他需要亲人在这种时刻给予他的情感以强有力

的支撑，他已经不能再受到哪怕是些微、细小的伤害，他已经是一个心死了的人了！是死而复生、依然在绝望中徘徊的人了，他怎么能经受住这么沉重的打击呢?!

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能够看到，悲惨的顾城，他是怎样被逼上绝望的道路！他是那么不想，他挣扎过，他甚至妥协和乞求过！他还拼命地忏悔过！！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留住。

在短短的7个月里，他失去了两个倾心挚爱的女人，特别是他失去了多年以来一直像圣母一样迷信着的雷！他已经在悬崖上站得太久了——正如他在《英儿》最后部分中所写的那样。雷打算把他推下去，“帮他”。使顾城真正如她所愿的那样“快点完蛋。”

如果说，顾城侥幸地躲过了人生的第一场劫难，他决然不能承受这毁灭性的第二次！

这显而易见！

他的世界早已经倾斜，他的心灵还在重创之下流淌着殷红的鲜血，新的毁灭性打击就接踵而来了。

雷明白，甚至任何一个与顾城有过较深交往的人都知道，顾城单纯的灵魂是何等稚嫩。何况这就是对一般人来说，也是同样可怕的打击！雷是想致他于死地。雷知道，让顾城死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他！这个办法省事和万无一失。这一点，谁都明白。

我做为这一事件的旁观者，不会忘记许多沉在心底的记忆。

半年前在北京我们唯一的那次见面，我劝说想要了结

生命的顾城，而雷却阻止了我，她甚至说："你就不该劝他！他要做的事，你劝也是劝不了的，也阻挡不住！"

怎么会是阻挡不住呢?！雷想说什么呢？

雷无非是觉得，顾城只要活着，就是她人生的一大障碍！

当年，她一手导演了英儿和顾城在岛上的悲喜剧。在英儿到来之后，她为他们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这一切人们会从《英儿》书稿中明确地看到她的"义举"。她把顾城出让给英儿，解决了自己的实际问题，还能受到人们的赞叹，这当然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然而，英儿这个"水性杨花的小丫头"，竟然悄悄地逃跑了！把她的良苦用心扔进了垃圾筒！这使得雷想在适当的时候脱身过另一种生活的计划落空了。

顾城还没有离开情感的悬崖，推一下，结果不言而喻。

在雷开车不辞而别的时候，我相信顾城完全清楚了！其实他早就清楚，但他幻想着夫妻双方多年以来同甘共苦、息息相关的情感，能够最后挽留住他的婚姻。

顾城明白了，如他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

这个大悲剧！……

在最艰难的一段过去之后，我想将我在 1993 年 6 月 15 日写好的那封给顾城和雷的信收录在这里，这封因为他们地址变迁而没能发出的信，在今天看来，真像一个幻灭的梦。读着这封信，我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回顾起曾经

那么纯洁而美好的友谊，为这一切的失落，感到痛心。

城、烨：

匆匆中又不知先说什么。想赶在20日前，想赶上你们，你们总是行色匆匆。我一直有一种心落不到实处的感觉。你们离我总是很遥远。

常常想起摘桃的那一次，我因那次而有了咪，因那次而喜欢当烨的同谋。只是你总是很远，但我们干了好多事，仿佛全是在为你。你就是你，我其实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灵魂，我从来也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社会观念中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清我干吗非要把这一切匆匆中的记忆同情感连在一起。无论怎么说，我一直想念你们，没有咪时就有你们了，早在石景山的文学讲座上，我一直从那时起便相信我们之间有一些超常的东西。请相信，除了常理之外，总会有些什么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你们于我。

你们于我很重要，我只要面对你们，就猛然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沉静。我以为我面对的只是你和你的灵魂。顾城，我即使是在看你的照片，也体会到我在看到的是一个遥远而震撼着我的灵魂。烨不一样，她使我感觉我们之间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她亲切而真实，她很温暖，我喜欢她和你一起出现，这使我感觉到我的思念具体而明朗，像雨后的天空。

我知道我不该劝说你什么，烨从来不劝你，她总在接受着你的一切。我一直想捧起你心灵滴落的血，我知道我徒劳。原来没打算把咪刻在你的生命中，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再也见不到她，后来她向你们那儿去了，我只在那一刻才发现一切全晚了。

咪的可恨在于她明知道这一切！她肯定知道，她没有理由不知道。

烨当年很小很小，她就具备了同你迁居到任何地方的时间。咪没有，她知道她长得太大了，她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留在中国，她不应该去新西兰。那样你至少还有一个希望，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幻想，那个花园。可她把这一切全打碎了，弄得大家都变得一无所有，她开始流浪。

我想念她和我们俩过去的日子，那时我们可以一起谈你们，谈过去。她走后我仿佛觉得回忆已经变成一片沙漠。

看你的信，就希望它们很长，像一条长长的山路，我独自在绿荫中行走。忧伤而亲切。

顾城，我知道不管怎么说，你们都信任我，我因为遥远而变得很近。其实我只是一个读者，唯一一个投入剧情的读者，我一开始就对一切无能为力。我只希望你高兴，你能感到快乐和充满希望，但我应该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甚至烨也没有，她一直希望什么也不会伤害到你。

真想回到那个什么都有的初夏，真想有一个地址可以发出相约的信息，真想带一个照像机去草坪。在那个夏天我有你、有烨和烨的故事，有……咪。

咪既然打定了主意想去流浪，就不应该去你的小岛。你也不好，你不该让她去你们那边，否则她在北京，北京一直是我们的。你有家。情感和梦是一样的，是一个花园。

顾城，我非常痛切地理解你信中的话，我为之战栗。我怎样才能帮助你！想到你一直在修建的世界，在建成的时候潮水来了……小时候在海边筑沙堡，就是这样。

是烨惯坏了你，我也是，总想帮你，还有别的人。咪是唯一不惯着你的，她后来恶狠狠地把自己弄走了。弄成空白。不知道该恨她，还是该恨我们这些人。也许我该恶狠狠地说：别想了！可我只是在惯性中去推你情感的火车。我们对你是没有用处的，有了我们你会感到缺少了很多。我们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摆设。

你说你和咪一样坏，你们很像。其实咪很厚实，她厚得不像一个女孩儿。你们相像的地方是影子。你是影子，而咪是有影子的人。这是你们根本的区别。烨才是女孩儿，她是一个让人拍了花子的女孩儿，她迷迷糊糊地跟着你的灵魂走。咪不行，咪有俗身重重地拖着她，她不能跟你走，

去你的天国。她是混合的，不纯。你是精神，是空气，你很轻。

我知道我的明白令人讨厌，咪同意我的话，可她还要去找你！她使我有好长一段儿时间不能原谅她。也许我的确应该写信告诉你，但你的任性我太知道，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结局。

顾城，你说我总想保护谁，我能保护谁?！我对你同样是没用的。我只能替你收藏记忆。这使我倍觉伤感。我其实太珍惜你，珍惜与你有关的一切。我像害怕打碎什么一样，轻轻地捧着关于你的一切记忆。可我阻止不了咪，烨也一样。

多年来，你们是我精神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最觉得美好的。人因有了思想而充实，远离世俗。我一直深深地爱你们。就像爱山、野水和荒原。永远渴望你们的信息，永远希望你们长在我的思恋里……

烨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多来信！

昕 93. 6. 15

第八章

我看《英儿》

顾城，他的确是一个诗的灵魂，他的忧伤美如诗画，他的情感世界闪烁着童话一样的灵光。

我没有办法像一个真正的评论家那样，挺平静、挺理智地去谈这本《英儿》，它现在还没有发行到这个世上来呢，它正在印刷厂里完成着梦一样的重新排列和组合。就像后来顾城坐在岁月的河边，独自一人，把一朵没根的花拿在手上，对着它轻轻地诉说，然后把它一片一片地撕碎丢进了溪水一样，它们漂着漂着，又聚在了一起。

等它完全变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也许会觉得它很陌生，就像不认识了一样。但翻开它，我还会喜欢它，那之中有我极其熟悉的一切。

《英儿》的书稿在我手上翻来翻去的，已经好多天了，就像是我的朋友、曾是我朋友的三个伙伴一直和我在一起一样。

顾城在书稿中活着，栩栩如生。我跟着他的故事看我熟悉的那一切，人和事。他写得很真实，一切都不是虚构的，我最知道。这也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英儿自己怎么想？那是她的事情。

她现在在哪儿，也是她的事情。

顾城走了。雷也走了。英儿从来也没有从国外给我写回过一封信，她现在更不会给我写。但她知道，她一直能感觉到，我们俩始终互相看着。她不跟我说话。我跟她说话也没用。其实我们俩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都明白。

英儿你也许觉得你挺无辜的。你老是对什么全不在乎，你有时候哭，但那是小情调。顾城说你真好玩儿，你是很好玩儿，小玩具一样，称心如意。拿在手里谁都喜欢。你慢慢吞吞地看着别人，你心里什么都清楚。人家给你什么你全接在手上。是你的、不是你的你都装成是你的。你看着那手上的东西，想要，就拿着；不想要，就扔了。你说这不是我的。

英儿，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人了。你还躲着我干吗呢？

你想说一切都是一不留神就做了。现在你知道这不是好玩儿的事了吧？你想说：这得怨雷。是。但你干吗不怨

自己。你不离开北京，还有这本书吗？还有这样的故事吗？还有……什么都是好玩儿的，感情不是好玩的，人也不好玩儿。

这一节，我只能跟你说，因为这本书是你的事。我看它，其实是在看你。熟悉的你和陌生的你。

那是一个美丽的岛，对吗，英儿？那儿所有的景色都够情调。画儿一样。只是那儿的生活，顾城拚死拚活创造的家园、房子不合适你。他傻。以为他干的是你喜欢的事，他还很卖力气呢！你在信上给他画过美丽的棕榈，画你和他共同拥有的精神的小岛。你后来失望了，最失望的是对顾城，他整天灰头土脸地挖山、搬大石头。他其实想修一个城堡给你们，他好伤心，你们不稀罕。

你如果想要真正的城堡，完全不该去找顾城，他没有。他喜欢大自然、远离繁华。在那儿，可以和鸟对话，可以在树干中翠绿地流淌，在风吹过的时候轻轻念诗。他写给你的诗。你说过，你喜欢。其实你要的是咱们画册上看见的那座白房子，它很华贵，我记得。顾城那座不是，它的天花板会掉下来。你厌恶的不只这个。顾城老装富翁，他说他有多少精神。他就喜欢在没有多少文明气息的地方谈精神，而在那样的地方你找不到精神。他本身是精神，你不是，你得有个好环境，找。没有环境，找是找不到的，我曾和你说过这话。

你非要去。

你去干吗呢？你不要怪雷。雷一直很高尚地居高临下，你后来也没有喜欢过她。你何必装呢？你一直不喜欢，她

给你糖，你也不该接她的，你不喜欢她这个人。你偏偏接了她的糖，还对她笑。说你喜欢。是糖呢？还是她？

我原来就说过：英儿，不是咱们的东西，咱不要。你不听，你还是接了。你接了才发现，不是糖。你还想还给人家吗？那是活生生的人、是活生生的情感！

顾城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知道。你要口对着心说。这样的话我才信。

可你说的话一出口就跑调儿，你也听不出那是谁的声音，你不认识自己。你让所有零件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以让它们从各个方向出发，横七竖八地做环球旅行。你没法给我写信，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去的是什么地方。

你心灵的位置没有地址、也没有门牌。我知道这是你没有办法的事。你不写信，我不怪你。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去没去顾城的墓地？在晚上，在所有人不曾注意的黄昏，你悄悄地走过顾城甚至是雷和你一同走过的小路，从茂密的树林中，可以望见你和顾城有过最壮丽的情感体验的那座阳光中的小山。它在你永久的记忆中是不是保留了那一刻的辉煌？……当然我是强人所难，那种心灵的体验是顾城的，不是你的。你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那种漫不经心由来已久。你把什么都当成过目即忘的消遣小说。这一次，你也忘了吗？

做为妹妹，我爱你、想你，我为你无声地等待了几个年头了！你不写信也没有关系。你不给我写我给你写。我还是等着你。你一定会看见我写的这本书，你还会看见顾城的《英儿》，你有两本书可看，有三个人可恨，你的后半

辈子肯定非常充实。

我不充实。

你知道我这些日子以来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把我的黑夜和白天弄混了。顾城刚走的那些天，我几乎以为我已不能坚持在灯下把往事写完，我那时虚弱极了。但我不能停下来！他走得不明不白，他死不瞑目！英儿，你不觉得他太可怜吗！他老想哄着你、哄着雷，他老怕你们不高兴，想拚命挣持，他为你们干了许多事。然而正如他所说，他干的事没有一个人喜欢。想到顾城那伤心的样子，真为他心痛。

我跟你说这些干吗呢？你如果在乎他的死活，你会把他扔得那么惨吗？过去我不同意你爱、找他，那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我知道你一去了新西兰，就没有好事情了！英儿，你应该听我的话。

我知道你不会去他的墓地，你去了能干吗呢？

你没法面对他。

算了！说这些都没有用。顾城死去活来地挣扎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用，你会在乎我说什么吗？

英儿，在对你的感情上，我很矛盾。我们两个不同于别人，我们有过三年的共处。那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小妹妹。但那样的往事，只能让我加倍地恨你（不是我不想原谅你）。如果是你对我，我是会原谅的，不写信、忘了都没有关系。我还是你熟悉的我。但那是对顾城，你怎么忍心去伤害他这样的人？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了，活生生的两个人……

你干吗要去新西兰呢?

英儿，你就那么麻木吗?你不会让我看见你吗?你想一辈子都这样无情地闭着眼睛吗?……

其实，这一篇我原本不想写给你。我没有多少精力了，还是用在正经的地方吧。

在我读《英儿》这本书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见顾城，他还活着!他在那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走来走去，他的音容笑貌那样鲜艳、动人，他活在每一行文字里。每一句话，都是他那熟悉的声音。

这本书是顾城独自写成的，毫无疑问。雷写的是最后的那一段，是她的散文《你叫小木耳》，她把它附在这本书的后面了。

当然，这本书的诞生雷的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因为英儿的出走严重地伤害了雷的自尊，她当然不能让她自在逍遥，英儿应该为她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当年，英儿轻而易举地当着雷的面用她的情感抓住了顾城，把雷多年来最引以为自豪的、独一无二的爱情变成了“无独有偶”。这些，雷都已经忍让了，她的确在最初的阶段表现出了非凡的控制力。

顾城说过的那句话十分关键:“英儿，你是天生就和我一模一样的，雷不同，雷是我造就的。”

英儿从这里，开始欠雷的。而且从此一路欠下去。她从来也没有考虑过雷，她拿雷的东西，雷一直忍着，装看不见。英儿也就越加无所顾忌。英儿这样做，雷不能有更

多的表示：一是雷非常自尊；二是雷那时不想失去顾城，顾城对英儿的评价高于自己，她必须忍；三是雷通过忍让英儿得到了顾城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爱戴；四是顾城从此失去了心理优势，由于感激和对雷的歉意，他在各类问题上都必须向雷妥协。这注定了顾城日后创作《英儿》时的"忏悔"心理地位。当雷生下了儿子小木耳之后，雷面临自己人生情感的第二次分配。此时，顾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儿子。雷是一位母性很强的女性，她当年就是用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牢牢地抓住了顾城，造成了顾城对她全方位的依赖，这当然也是后来悲剧发生的原因。然而，当她真真正正地成为母亲之后，她的感情转移了，和儿子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压倒了对顾城的爱情。正如当年她在国内发表的散文《我和顾城——游戏》之中描绘的那样，顾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怪念头的孩子。没有孩子之前，雷把他当孩子，用一种母爱的心情去欣赏他、赞叹他，迷恋他纯真自然的天性，这给了雷释放母性的快感。然而当她名副其实地孕育出自己心爱的孩子之后，顾城的任性和天真便完全失去了魅力。她甚至为此感到头痛和厌烦，她没心思全神贯注地望着他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找一个伴儿，让他自己去玩儿，自己好能专心去抚养爱子。于是，雷想到了一直在国内疯狂热恋着顾城的英儿。过去她当然把英儿当情敌，她之所以忍让，是出于无奈，无奈自己修养太好，但她决不会不恨。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雷决定，主动帮助英儿来到顾城身边。她由于母子之情而对过去的怨恨淡漠了，

一切变得心平气和。她本来就没有把英儿的小情调放在眼里，顾城和英儿之间的感情雷很清楚，写信、小感觉，幻想中的爱。何况大洋相隔，这，威胁不到她。她知道顾城离不开自己，他们之间很牢靠，何况自己的大度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雷在做一切的时候从来得心应手，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顾城的思维。所以她又轻而易举地让顾城甚至是英儿的感情进一步升温，她主动提出了接英儿来岛的计划。这一切，如设想中的一样顺利。

其实在那段时间，雷也没有打算彻底地同顾城分手，她让英儿上场不过是打一段替补。即使是把婚姻完全放弃交给英儿，也不损她的利益。她有儿子。她知道顾城离不开自己，他们才是真正的割不断。他们可以共同生活，正如她自己对我说的那样。“生活在同一个岛上，有时还同住在一座房子里。”她给了英儿和顾城一份生活，这生活是她，雷给的！她“正义”而“强大”，英儿相形之下渺小可怜，她拚命想和雷争，想战胜顾城心目中那强大有力的雷，然而正如《英儿》开篇描述的那样，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打不过雷。雷美丽、高贵、不屑地看着她，使英儿如坐针毡。这，顾城当然体会不到，他的心全让对雷的敬重、感恩给占据了！

英儿本来去岛上就有着现实的想法，这样的生活她当然不想要。她恨雷、怕雷但还要去装着欣赏、喜欢雷，她没法不得“偏头疼”的病！她翻尽了花招，也无济于事，跟雷比起来，英儿算什么呀！丑小鸭一样。英儿这种说不出道不出的怨恨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她当然也迁怒于顾城。

英儿就是太自私了，觉得人家都该让着自己。她当年无视雷的存在、无视雷婚姻地位的存在，理直气壮的走向她喜欢的顾城，她考虑雷了吗?!没有，雷那时曾为此经历过怎样的失落，只有雷自己最清楚。雷没有什么对不起英儿的地方，英儿是自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她到岛上去找顾城，她同样没把雷当成一回事。雷说：我的钱，你花吗？英儿说花。我的丈夫你要吗？要。英儿，是你的吗?!这一切是你的吗?!既然不是你的，人家说给你你就伸手去接，你这不是罪有应得吗?!

英儿在岛上，是使出了全部的招数，我读《英儿》书稿，有明确的感觉。她用她的聪慧和可爱，甚至是用身体和顾城心中那幅圣像一样的雷的影子作战，她疲惫不堪。

由于英儿的出现，也激起了雷的表现欲望，雷用加倍的“神圣”和“高大”统治了顾城的精神。使英儿以肉体为代价的感情相形见拙，英儿无地自容。

当然这是英儿和雷之间的事儿，对顾城来说，他浑然无觉。他把这两个女性看成最完美的艺术品，正如他在《英儿》开篇中所写的那样：

你们真好　像夜深深的花束
一点也看不见后边的树枝

其实这正是可悲的地方。英儿和雷在暗中进行的心理战，恰恰把基础是建立在自身形象的完美上。如果把这一切比喻为画画，那么，顾城的心灵是纸，雷和英儿都在那

上面拼命地想画出自己完美的形象，比过对方。

雷和英儿相互争战又相互融合。在许多问题上，她们有着女性共性的需求，包括许多对生活的看法。雷下意识地表现出的对顾城的看法，也无形中影响着英儿。英儿也不像当初那样地崇拜顾城，她越来越现实，她要的决不会是那种远离大城市的生活。雷想要的、她当然也想要，有些地方，她们有许多共同。

那段生活肯定是辉煌而灿烂，所不同的是那一切不是真的，是英儿们表演出的假象。深受其害的是顾城，他一直以为他的妻子是世间任何人都没有遇到过的奇女子，她有最宽广的胸怀。他太幸福了！

对他和英儿的这份感情，他其实在最初的阶段，并不明确。即使是有了一些好感，但没有让其生根、成长的环境，只能是一种小回忆。顾城和英儿在国内那仅有的一次谈话，很短很短，而且雷就坐在旁边。后来的通信也不过是互有好感的一种精神交流，不会即成事实。这样的际遇，并不能说明问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碰到几件这样的小插曲也属正常。然而雷把这一切弄成了现实。她不是出于对英儿爱顾城绝望情感的感动，她当然不是。女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精明是男人永远也想象不到的。

当然如果英儿继续在那个岛上生活下去，对顾城来说也许会好得多。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英儿已经知道自己打不赢这场战斗，再说，打赢了又怎么样？对她们双方来说，只要有一方撤走，另一方也会扫兴撤走，因为这不是争一个顾城的问题，而是争输赢。想赢的不是一个人，是

一种感觉。英儿决不想做顾城的妻子，她曾把这种结果看成是一种危险，这些都是英儿逃走的原因。

顾城成了这一切的牺牲品。

雷一开始是想按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她争赢了英儿也毁了自己最初的打算。她后来想等到英儿回来，让她和顾城结婚，正说明她对自己忘我的投入感到了后悔。

其实雷也没有赢。英儿一出现，雷就开始输，英儿一直是她强劲的情敌。英儿肆无忌惮地抢她的东西，像拿自己的一样，带着“小女孩儿无知无觉”的可爱神情，雷还得装着挺高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雷对这一切也是又无奈又仇恨。最后这一次，雷输得更惨，英儿聪明地不辞而别，让顾城的情感世界为她而陷落，而自己，还必须面对着精神重创的顾城。她对这一切都恨极了，她不说是她给顾城引上的这条歧路，反过来却对他痛恨不已。

为了让英儿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雷最后想出了让顾城著书忏悔的主意。雷亲自插手，在顾城的创作意图、人物基调把握上，她做了大量工作。这在北京，我们最后见面的那次，我有亲身体会。雷希望这部作品中，英儿形象的低落、顾城对自己无情的鞭笞，能反衬出自己完美的人物造形。

虽然顾城开头儿就把“忏悔”的基调在开篇部分明显地表述出来，但随着创作的深入，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如诗如画的情感之中。英儿的不辞而别，虽然深深地伤害着他，但他依然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此时，依然不能忘怀那个幻生幻死的梦——英儿。

他的文笔美丽而清彻，他的情感清新而流畅。他在痛切的回忆中，展开了他曾经辉煌、曾经灿烂的心灵画卷。他写出了最美丽的性爱诗话。有人说，《英儿》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精品，我深深同意这一观点。因为顾城笔下的性爱描写，完全呈现着天然、纯情而富于音乐性的情感色彩。这一切实在是太美丽、太清新了，像空气和水，像黎明露雾的树林一样宁静而翠绿，映衬着天边淡淡的瑰色……

在那个植物葱茏、海浪呼啸的小岛上，有着为他和英儿在风中起舞、摇动着的花树；有着铺在茂密的林间和小山上的石子山径，蜿蜒曲折，通向他梦中的家。一切的一切像小雨一样轻悄悄地飘落下来，在人们的心里留下晶莹的光影。

顾城，他的确是一个诗的灵魂，他的忧伤美如诗画，他的情感世界闪烁着童话一样的灵光。英儿，能在他的笔下永恒地活着简直是一种幸运！她其实真的不配！像看完一本书一样，她把自己对顾城的爱又扔回书架上去了。但在顾城的心里、在他清彻的笔下，英儿，这个可恨可爱的形象，依然笔触沉重，依然旖旎动人。

这一切，已然远离了顾城想向雷忏悔的初衷，远离了雷的最初的设计，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生命和艺术真纯的本色。也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地接近顾城内在的真实，同时也更具备文学价值。所以，它将有幸地脱离人为的“忏悔”基调，完成它独立的心理流程，成为一部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学作品、成为最灿烂的情爱诗话！它将不朽地保留在文学史的记忆里，在他的文学生涯中，留下最为辉煌的一笔。

当然，这部《英儿》没有完全达到雷的预期效果，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前面说的是第一个原因，后一个原因却是因为雷自己。

由于雷在顾城创作《英儿》期间压抑不住表现出的许多做法，削弱了顾城的“忏悔”意识。正如顾城给我的信中所说，原来他打算干好事，还雷的情债，然而他发现了“谁和谁都没有关系，都是交易”。他一个人在街头徘徊，孤独而痛苦。这种情绪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读者当然会在书中找到这样的感觉：本来在说着英儿，说着英儿对他的伤害，但忽然令人奇怪地跳出“你们”、“她们”这样的字句，那分明不是仅指一个英儿！读者会感到不解。前半部（尤其是开篇），顾城曾把雷的形象基调定得颇高，向她不断地诉说着自己对她的爱，向她忏悔。他不断这样写着：“雷我爱你，我敬你呀，不是爱你。”“雷我爱你。雷，我的恩。你一直送我到最后，我就永远爱你了。你让我不太丢人，我也不喜欢自己闹得乱纷纷的。我知道你会安安静静地把棋走完。”但不久，这种基调便开始明显降温，到全书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已经觉出顾城已是在勉强维持对雷这一形象的初衷。甚至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尾声·那鬼很清楚》之中，顾城以一个旁观者（假设的朋友）身份，对顾城其人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他在这一段的最后，曾对雷（最正常的C）表示出困惑：“我更加不明白，她是怎么回事了。”或许这正是顾城想要警示读者和自己的地方。在那一段中，完全没有忏悔的味道，甚至早在更靠前的部分就已经是如此了。

对此，雷当然不会满意。

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英儿》的署名问题。它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顾城曾经对雷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众所周知，《英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是顾城内心世界裂变的产物。它描写的是顾城同英儿的情感生活，它的纪实性很强，完全是顾城灵魂的写照，是他独立创作完成的真实作品。因而，它不存在“合作完成”的问题。特别是顾城自己一直称它为“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提到“忏悔”，雷的署名就越发地显出了明显的不适宜。这样的署名，会使人立即想到，顾城痛骂自己和英儿而对雷忏悔的时候，面前始终站着威严的雷！人们会怀疑这个作品是否出自顾城真实的情感？

然而，雷一方面在《英儿》上署上了名字，一方面附上了自己的散文《你叫小木耳》。其实也只有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由她创作的。

顾城当然懂得，这样的安排影响了自己作品的完整性，雷的散文，同《英儿》的全书并无多少关联，但他却允许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更可悲的是，顾城的妥协并没有留住自己的婚姻，这部杂志一样的书稿一但寄出，雷，便立即正式和他分手。

《英儿》这部书最成功的，是中间部分那大篇幅的生活场景的描写。顾城的文笔色彩清纯、美不胜收，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天赋。所有由他心底涌流出来的情感和语言都闪烁着晶莹的光泽，像那座岛上大片、大片生长着的树木一样，散发出清幽的芳香。这才是我熟悉的顾城！

顾城在他灿烂的梦里活着，他是那么鲜艳，他的生命有一种大自然万物之灵凝集而成的韵律，在那些宁静的早晨和黄昏，静静地流淌……

说实话，我真不理解！像他这样天才的诗人，何以竟会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命运?！竟这样轻轻率率地给葬送掉了！我确信，在那一刻，顾城一定历经了灵魂爆炸的毁灭……

树熊一样温厚纯净的顾城，终于没有了。

他不仅被他心爱的女人们所抛弃，也最终被他自己所抛弃。他死于死不瞑目的悲怨之中。这个一生用童话的真情理解生命含义的诗人，这个被许多心灵崇拜和敬重的诗人，这个一生惧怕罪恶和污秽的诗人，最终终于被无边的污水所湮没了。他的声音曾在教堂的高大天顶余音缭绕，他的清彻的灵魂，穿透了许多国度善良人们的心灵。而他，却死在最不纯洁的情感纠葛里，成为污秽的牺牲品。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崇敬和爱戴他的人们共同的悲哀。

我，一直站在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之中，我居然不能伸手拉住他！这将成为我终生的悔恨。

顾城，你的墓地上没有友人的垂悼，太遥远了。你终于没有回来……

我想到你的墓地上去，在你身边默默地坐一会。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顾城，别灰心，你还有很多朋友，在大陆。

后记

死亡是没有的，
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
——顾城

终于在极度的沉痛中将此稿写完。

掩卷沉思，我的内心依然充满深深的痛惜之情。我痛惜顾城，甚至也为雷痛惜，我为小木耳痛惜他的父亲和母亲！我无法说清自己在恨什么，但我深深地仇恨这个事件，仇恨人间吞掉真情和生命的丑恶！

我也痛惜过去的岁月，那美丽而纯净的回忆和回忆中永不褪色

的一张张笑脸……如今一切都没有了！顾城走了。雷也走了。英儿，躲在一个我看不到的角落里，你还在饮着自酿的苦酒吗？也许你不久就忘了，忘了自己，也忘了回忆。你早已不是一个清纯稚气的女孩儿，英儿，你当然不是。在你人生三十年的旅途中，你总是满不在乎地对待人生非常严肃的课题。你长得太大了！你的记忆布满深深的皱纹。我知道你，正如你知道我。为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你，可这一次，你怎么回来见我呢？英儿，我没法儿说原谅不原谅的话，不存在这样的话。但是你原谅了自己吗？英儿，我只希望你以后再不要这样……当然什么都晚了，晚了……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是心死的过程，是情感毁灭的过程。在全书即将写完的时候，北京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厚厚的大雪像是要把一切记忆掩埋一样，还给人的心灵一片银白色的纯净。

顾城！

我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在深深的积雪中走着，我看到路边几天前还摇动绿叶的小花丛，如今已被厚厚的雪埋住了。那些红宝石一样的浆果，在白雪的衬托下发出艳丽的光泽。顾城，这样的美丽，你是最喜欢的。你在北京的时候，看见下雪就高兴得扒在窗口笑起来。你叫上雷一起，拿了小铁锹跑出去堆雪人儿，用胡萝卜做雪娃娃的鼻子和嘴，用煤球做它的眼睛。你还给它做了带圆球的帽子，和你的一样。你们给我和英儿写信，你们快乐地说："文昕，咪，我们堆了一个大大的雪人，你们呢？"……

没有人和我堆雪人儿，也没有人在这样的日子里给我写来快乐的信件。我一个人在惨白的深雪中走着，雪花落得我满身都是，鞋里也灌满了雪粉。

我听见鸟在树枝上叫，我停下来，找不到它停留的枝梢。我仰头看着，真美丽的雪天！一切太美丽，美得让人内心充满隐痛。

鸟还在叫，顾城，是你吗？……

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顾城，梦一样朦胧，像他代表的那个诗的流派，旋律轻盈而纯净。

我后来想起他走后，他的命运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心。长时间以来，国外电台、报刊不断报导他离去的消息，港澳报刊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国内多家报刊运用整版的篇幅倾诉着人们复杂、沉痛心情，这一切，是顾城自己所想象不出的。他今年3月回国的时候还曾对我说过："这次回来，我谁也不认识了……"他不知道人们没有忘记他，许多人为他的离去失声痛哭，甚至他的不幸发生以后，人们都在拚命为他、为自己的感情寻求合理的解释，几乎从国外到国内的所有报刊都对顾城表现出宽厚与同情，而且一些报刊还刊出了悼念这位清纯诗人一生的诗作和文章，他给大陆读者留下的美好印象，依然不可磨灭。

这一切总令我感动不已。

在国外，许多人为他的不幸感到惋惜，一些国家为他发表记念性文章和谈话，并出版了专刊、举办了记念展览等活动，高度评价他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称赞他是一位天才的童话诗人。人们对他清纯的品格和学术成就，依然

敬佩、依然怀念。这正是顾城不朽于中国诗坛、世界文坛的证明。

我刚刚得到一个信息，不久前在英国有一位赵毅衡先生发表了一篇谈顾城诗学的论文，其中说："现在有人说，从'英儿'其事，到《英儿》小说之写成出版，都是谢烨的金蝉脱壳计；十八个月的周游世界，是谢烨远离小岛的成功尝试。"

另外，香港某刊物也刊有这样两句诗：

莫非英儿是过河拆桥
谢烨是金蝉脱壳

有头脑的人都在这个惨痛的事件中思考着它的真实背景。

顾城，你永远是一个极其坦诚的诗人。你坦然而毫不掩饰地面对着自己、面对着灵魂。这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正是你一贯的人生，是你清彻见底、真实自然的品格！

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你。你的《英儿》会给世界文坛一个全新的印象，留下重重的一笔。

顾城，我想起你的一句诗：

死亡是没有的
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

是的，顾城，你活在善良人们、热爱生命的人们的记忆里，也将活在文学史的记忆之中……

1993.10.22 初稿
1993.11.21 完成

见“华艺出版社”《英儿》第96页（此信寄出于4月底。）
此信同前一封顾城信同时寄来。
此信同后面三封信，一次性寄出于6月初。
见“华艺出版社”《英儿》第105页。
见“华艺出版社”《英儿》第101页。
见“华艺出版社”《英儿》第98页。

续篇

幻灭激流岛

我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反省出人类的弱点和自身的残酷。任何不公正的态度和轻松而来的结论，都将是对真实的不负责任，而不负责任最直接的，是令历史蒙上灰尘。

还有，那就是人的心灵。

总以为，这些令人心灵痛碎的记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心中渐渐地平息，看来，我错了。

所有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活着的人，依然无法得救，无法逃出这

一大片、一大片的阴影。是的，在一个血色的黄昏，心灵里那一片大森林忽然死了，空间里到处都弥漫着污淖的雾气……

1

顾城和雷的不幸发生以后，英儿被震动得很厉害，她很快地回到了那座小岛上。

她是终于回来了，她是终于等到了他的死。然而这个结局依然不是她内心想要的，她觉得在死亡里，雷依然隔开了她与顾城。

我不说这是怎样自私的一种巨大的情感！它足以让一个娇弱、温柔的女孩子产生出极其强烈的欲望，去占有被她所爱的人的死亡！她竟然真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去摧毁着顾城，让顾城为她去死。

然而，雷又一次隔开了她。她只能痛哭自己的孤独。

我很难说出我此刻的感觉。我与英儿的感情，曾经那样地完整，无论一切如何，我一直还是不肯放弃她。但这一次，我漠然。我不明白何以如此，但我不想看见她的哭，看她在说这一切的时候表现出的惨痛，我默默地不想说一句话。不知道，说不清自己。我一直怕她有意外，潜意识里还想看见她，但我知道我们完了。她对顾城的摧残成了我们俩心中的一条鸿沟。为了自己的爱，不惜让对方去死，这种自私，我们格格不入。

英儿恨我，说姐妹一样的我竟然在顾城和雷 3 月回京时，讲了她在国内的情况。我们彼此都不会原谅对方，只

是原因有所不同。

一切依然在继续着，不过这已与顾城和雷关系不大了，他们什么也不会知道了。这只是我和英儿之间的事，我们互相看着，我们每天都在互相看着。

之所以想到了要写续篇，是因为我得知了许多过去我不曾知道的情况。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地完整，我认为有必要将一些内容补充进来。这样，使读者能够对这一事件，了解到更为真实的情况。这关系到如何公正地看待每一个人，特别是顾城。这是我要做的。作为他的朋友，也作为一个人，我丝毫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对自己负责的，我不回避每一个事实。

……

一切还是从英儿上岛说起。

英儿在1990年的夏天，应雷与顾城的邀请，终于来到了新西兰的激流岛。她上岛不久，雷便一如自己的初衷，热情地安排英儿与顾城住进了岛上的另一个山谷。其实这件事也是有着一个过程的，那个过程《英儿》的书中已经写过了，无需重复。

在英儿上岛的第一天，雷在给英儿布置房子时便说过：这是在给英儿布置新房。英儿当时便很是诧异，她一时还弄不清雷的打算，这种直接了当的态度，让英儿困惑极了。

雷对英儿的所有态度，都令她感到无可挑剔、不容怀疑。她与顾城住进另一个山谷的那两个多月里，雷便和儿子小木耳住在他们自己的那所木屋中。雷在这时，才逐渐

体味到自己这一行动的不慎。她独自与儿子相处，这样的生活并不像自己设想的那样美好。是她，是她自己从大陆招来了英儿，推出了自己的丈夫！而顾城，曾使雷感到的沉重和厌倦，原来并不全是真的。他从雷的白天和夜晚中间消失，生活立刻单调平庸起来。雷发现他走后，屋子空了，自己的心也空了。而顾城，此时正和另一个女性在不远处快乐地生活着，他们不能体味到雷此刻的痛苦与孤独。这一切，是她自己做成的，她后悔了，也恨他们。然而，此时她也只能独饮着自酿的苦酒。

孤独与妒恨越来越令雷不安，她便常借口送东西或别的什么原因，到顾城和英儿那里去。只不过雷外表的表现一如平常罢了。她的内心已经被英儿的存在激活了所有竞争意识，背地里也向岛上的亲友抱怨着英儿与顾城。

英儿无所察觉，顾城更是一无所知。雷的到来，让顾城高兴，英儿也总是诚惶诚恐，甚至她还常主动挽留雷，让她和他们一同住下。然而此时，实际上已经不是雷容不容英儿的问题了，是英儿容不容得下雷了！雷的过失，造成了这种现实。

这便能够解释，当初雷为什么为英儿几乎做了一切，包括为她洗衣服和为她缝制衣服，“象母亲一样地照顾她”。然而雷最出色的地方，是她能使这一切顺理成章，按照一定的意志发展下去。

雷能顺利扭转对她不利的局面，当然也因为顾城。

因为英儿的上岛，使顾城在内心里永远地欠下了雷一笔还不清的情债，他对雷的尊敬与爱戴，已经超出了他的

心灵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他知道自己，将会用一生的代价，去偿还他所欠下雷的这所有的感情。他们的关系，已然发展成为债主与债权人的关系了。这个分量，太重了！

顾城一边对英儿充满了爱情，一边又要因为感激去爱护雷的一切，他已是难于两全了。此时，他的每一个做法，都会伤害到她们之中的另一个人。

顾城甚至一直在希望英儿也能够体会到同他一样的债务责任，同他一起去还雷的情债。而英儿怎么可能呢？英儿说不出来，也不能对谁说。她上岛，她知道雷付出了多少。而眼前的雷天衣无缝，无可挑剔。这一切都与英儿全无关系，在内心里，英儿无法战胜自己潜意识里的私欲，她的感情在排斥着雷，而暗暗希望顾城只注意到自己。她此时也很矛盾，很不安。她也在努力表现得欣赏雷、感激雷、肯为雷做一切，但她只可以承受自己对雷的这份热情，却不能承受顾城的，那是两回事。

这件事，从根上就有毛病。

英儿的这段生活，在冬天结束的时候，便完结了。那时，雷已经不能忍受自己与木耳生活的寂寞与孤独，她下决心把儿子送到了岛上的英国人家里去。这样，顾城和英儿便没有必要在外面租房度日了，他们只能搬回家里来。

雷的这一做法，已经从根本上推翻和背离了自己最初的打算，她现在决定要从英儿的手中夺回自己交出的权利。这当然不是轻松的事，雷只能用持之以恒的“宽厚”态度继续同英儿之间的这种友好交往。她的做法会如她一贯的为人和性格一样，颇具城府、天衣无缝、轻松自如。不

知不觉之中，一切已经又按照雷的设想那样，逐步扭转回来。

这样，他们三个人便开始了同住一所房屋的生活。

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她们早出晚归，让别人和彼此都看到一幅和谐而美满、幸福的图画。而在内心之中，雷与英儿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

英儿此时已经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无形的绝望之中。她迷惑而不清醒，已经处于极端明显的劣势状态。

雷已经完全占居了主动地位，她在顾城的心目之中，依然仿佛是他灵魂的主宰。雷的完美和高大，顾城从来不敢有一丝怀疑，他象当年雷在国内仰视自己的时候那样，用更大的迷信和虔诚，仰视着如今对他来说圣母一样伟大的妻子雷。

英儿，是输定了。

问题是英儿不知道自己输在哪儿，怎么会输？她被“正气十足”的雷给震住了，她不能怀疑雷，雷没有一厘一毫的差错和破绽。但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对头。她的心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说不清楚的怨恨之中，而这种感觉却永远也说不出来。她爱顾城，但也恨，恨他糊涂。

她只有本能地渴望自己在顾城心目中的份量得以证实，而她证实了、又要新的证实。雷使她不安、使她惶惶不可终日。然而顾城却认为英儿“尖儿”，太不象话，就象在北京他对我说过的那样。他深恨英儿的不懂感情、不思报恩。英儿每日每时都处在极大的危机感之中，但直至今

日，英儿也说不清自己对雷抱有怎样的一种心情。雷让英儿从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来，英儿也无话可说。

她们都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表面上却友好得象是一个人，甚至渐渐显得那么和谐和步调一致。女人之间的某种领域，是男人永远想象不出的，也不愿想。中华民族的这一页历史太古老了，并不陌生。然而，顾城象一个孩子一样欣喜地注视她们，他把他生命中遇到的这两个女性看成是上帝的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类意外的发现。

他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

真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他纯情而美好地把“女儿性”升华为艺术哲学观念的同时，他把自己生活中的“女儿”，也完全抽象化了。他爱的，其实是抽象的、超现实的“女儿”，正如他自己所说，“女儿”，不同于“女人”，“女儿性”、“女孩儿性”，是大自然的作品，或曰：“上帝的作品”，他一直说：“她们是上天无尘的花朵”，“连上帝都感到自豪的作品”。

她们是吗？

她们的身上，有着那么美丽的光泽。远远望去，尽善尽美！笑里都是阳光。

顾城生活在他心目中的天国花园里，最完美的感觉充盈在他纯净的心田。这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岁月，一切的美感在他来说都是上天的恩赐、也是雷的恩赐，他怎么能不满怀感激地奉献出他的所有呢？！

雷与英儿，在关于“顾城其人”的极其现实的问题上，长时间以来，一直彼此探寻。雷想摸清英儿的打算，英儿

也正尽力弄清雷的想法。她们有时开玩笑的时候说，真希望顾城死了，顾城死了，她们就过得更好。这是拿真话、假话当玩笑话罢了，她们的爱都被扭曲了，心灵和情感也扭曲了。

其实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很累，很难说她们是不是在争一个顾城。正如我上篇中写的那样，此时她们之间早已忘记了彼此最早的打算，英儿也忘了她上岛前的初衷，除了见到顾城，了却梦幻之外，还有那么多理性的成份。也许都没有忘，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第二条路：离开顾城。她们争，只是要赢。

顾城却没有第二条路，他对这一切全无设防，因为表面上看，她们好得象是一个人，日子是用蜜泡出来的。

然而，日子不可能永远地停止在静止的某一点上，总会有什么东西打破它。

顾城受到了德国方面的邀请，如果他肯接受，他将去德国从事创作、演讲等文学活动。可是，顾城不想去。然而雷是执意要去的。此次，雷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理由有两个：一是功名一定要要，还能挣回钱；二是她太累了，想出去散散心。

因为是为期一年的创作期，太长，顾城犹豫不决。他舍不得岛上的生活，还有英儿。他曾多次向英儿询问："你希望我去吗？你不愿意，我不去，只要你说一句话。"然而英儿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她还很大度地说："去吧，去吧，不去干嘛？"她甚至还表示："你去了能挣回钱，修房子。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你走了我才高兴呢！"

然而她的内心却正相反，她是希望顾城离不开自己，主动提出不去、最终能不去。作为英儿，她怎么敢明显地跟雷唱反调儿呢？她的地位、她的自尊和面子，也不允许她说出反对的话来。大局已定，雷与顾城即将远行。

在此期间，顾城依然犹豫不决。英儿对他赴德的支持态度过于明朗，让他受伤。他其实是希望英儿留住自己，但英儿不说，雷的态度又如此坚决，顾城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只想着，自己出去是要给她们挣钱、盖房子的，便有了一点点心定。

此一行，雷最初的打算是带上儿子木耳，顾城不同意。明确地表示，如果带孩子，德国我是不去了。

顾城不想带孩子，除去了孩子同行影响创作的原因外，他在内心中对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儿，也有着最早的抵触情绪。他一直不能在这一点上战胜自己。顾城一边知道自己深深地爱这个孩子，一边为他不是一个女孩子而不接受他。在顾城的心目中，“女儿”，是美丽的东西，不可替代，她是一种纯天然的美感，是他灵魂中干净、纯洁的天空。象心中温暖的冰雪，没有一丝杂质。

这是一个哲学领域里的障碍，是一个灵魂里的小小障碍，它使顾城久久徘徊。由于不喜欢男性的不洁，他把儿子当成面对的另一个自己。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才完全弄清楚自己的感情是怎样的，于是他无条件地爱着木耳，木耳是那样好，他太爱这个孩子。

然而此去德国，顾城最后的挣扎是雷不能带孩子。或许那不重要，他只是不能驳回雷的要求。他还是不想去，他

得找个借口，雷一直说离不开儿子。

然而，雷这一回是义无返顾。德国，一定要去。木耳，可以放弃，留在岛上的英国人家里。

木耳托养的人家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家庭，不象国内传言的那样，是送到当地的“土著”人那里去。毛利人，不是土著。何况被木耳喊做“外公”的老人是个比较富有的英国人，他曾一直是在一艘海轮上当船长。他每天带上木耳，到岛上的至高点举行升旗仪式，老两口爱木耳胜过他们的亲孙女儿艾玛，走到哪里都带上他，他们甚至不愿雷和顾城去接这个孩子。

顾城与雷此行德国，两位老人提出必须同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如果他们夫妇发生任何人身伤亡事故，木耳将由他们监护。

这是一个能使木耳亲属丧失孩子监护权的文件，雷竟然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这在后来他们夫妇去世以后，的确真的使木耳的所属权成了亲人们根本的问题。

由此可见，雷去德国的态度是极为坚决的。英儿人微言轻，她知道自己阻挡不了，也不敢阻挡。她暗自希望自己在顾城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威力，却不想真的由自己出面表达清楚。她还不得不当着雷的面表示支持，心里的那份苦是说不出来的。

顾城原本就觉得自己欠雷的，为英儿不走，更是他不能说的。渴望英儿拉自己一把，英儿的态度又是那么古怪和漠然，顾城别无选择。

雷此时，是一定要从岛上带走顾城，她这回一定要赢

英儿，她是有足够的力量和把握打赢这场战斗的。带走顾城，英儿所有的自信和感情都会被打碎，英儿会在最自卑的孤独里去独自一人哭自己的失落。

但是，雷还不能完全感觉到，由于自己早期行为的不慎，她已经给自己铸成了大错，她只能赢了这一时，却是难赢这盘棋的全局了！英儿上岛，她把顾城推给了英儿，那两份活生生的感情，在岁月的时光中，已经长成森然的大树，所有根系都在地下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了！动了其中的一棵，另一棵也同时牵动了灵魂。正如他们所说，英儿和顾城已然是根在一起的事了。雷不能从顾城心中拔去英儿，她早已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失去了这个能力。

在他们从岛上离开的那一天，英儿去码头上为他们送行。雷在最后，还在私下里对英儿说："现在我把顾城带走了，你走不走就是你的事了，你一定要自己想清楚。"

英儿曾说，她与雷之间，有着一个默契。英儿在雷那里曾一直说自己要走，英儿用这个来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和心中的感觉。雷则说："你要走就走吧，你走后我才能知道我该怎么办。"英儿后来说，雷是在等她走。

英儿所说的默契，就是指的这个。

雷其实心中也没有多少底数，她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但此时，她是赢了英儿这一局，顾城终是由她带走了。英儿心中凄惨极了，伤心和愤恨交织成一片。雷和顾城还没有走上船去，英儿就发动了汽车。车带着心碎的英儿一下子就开走了，正如顾城在《英儿》书中描写的那样。只是他不能理解英儿此时的感觉，在顾城看来，英儿是真正

的无情。

英儿此时也很难说是否有情，她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失败的惨痛给占据了，全是些没有落点的恨。因为恨雷不成，只有深恨顾城。

这件事于是走上了一个新的开始。很坏的开始。

2

雷跟顾城到了德国。

在德国的十一个月里，雷曾说过，她过得是真正的好。顾城在她眼里，也是“棒极了”！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有声有色，顾城非凡的才华，依然使她为之雀跃，顾城的学术演讲成功极了。他们还因此真的挣到了一些钱，雷说，一切出奇的顺利，太顺利了！

对雷来说，她当然珍惜她与顾城之间的这份失而复得的生活。特别是她终于有了机会从英儿手中把这一切又夺了回来，这个胜利本身，就使雷感到高兴。她一直做得那么好，那么完美，她当然要告诉顾城：当你和英儿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多么痛苦。我为你的幸福一直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与悲哀。其实你的每一个行为都深深地伤害了我。你和英儿的每一分钟，我都在痛苦。

其实雷说得没有错，错的只是这一切全都是雷自己造成的。

顾城此时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无条件地被雷感动，对她深深感到欠疚。他只能把雷看得更加至高无尚，更加伟大和神圣。他早已活得没有了自己。

顾城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不能承受债务，我指的是感情上的债务。他最怕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无法报答。他欠了雷这么多，他当然要拚命地还！他加倍地对雷好，也加倍地控制自己对英儿的感情。他不想再伤害雷，只能把自己对英儿的思恋，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顾城此生与英儿的所有通信，没有一封是瞒过雷的，在德国亦是如此。他的信写得淡淡的，所有的思恋都缺乏浓厚的情感色彩，只是一些飘浮的感觉和琐碎的小事。

英儿收到他的这些信后，心灵沉浸在极度的失望和伤感之中。她觉得顾城离开了自己，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痛苦，她感到受伤，感到失望和怨恨。

而顾城，正如他对我所说，离开了英儿，他象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儿，他痛苦极了。这一切，他在《英儿》的书中也有过大量描写。然而他忍着，他也只能忍着。他说过，他象疯了一样地想那个岛，想那所房子。

雷在给英儿的信中，快乐而不无炫耀地描述着她与顾城的一切，讲他们怎样创作、生活和挣钱。其实她不写这些事，英儿都会被自己的妒嫉所中伤，更何况顾城离开了自己，他们过得依然平和而美好了。

雷仿佛忘记了临上船时自己对英儿说过的话，还时常写些“回去以后我们一起如何、如何”这类的热情话，使英儿困惑不已。英儿认为，雷在最后分别时说的那番话的意思，是让自己走。也就是说，自己不走，雷回来会很失望的，英儿一直这样感觉。英儿说，她感觉雷带走顾城，是想让她知道，雷还要顾城。

这当然是英儿对自己即将离去的现实，做出的一种解释。但不能否认，这也的确是一种现实。此时的英儿，已经在极度的愤恨和巨大的失落和无望里挣扎太久了，她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对这样的命运她当然不会不作抵抗。英儿已经知道自己输了，而且也赢不了。她当然恨雷，但她也恨顾城。她决定用走做武器，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摧毁他！摧毁顾城的同时，也就摧毁了雷的好感觉，摧毁了雷重新营造的生活。

英儿已经发觉由于自己的出现和存在，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雷又无形之中被自己推回到了顾城身边，变成越长越大的影子，将自己隔绝在顾城的生活之外了。

说到底，英儿还是太知道她在顾城心中的份量，她知道怎样杀死他，她用了。如顾城在《英儿》中描写的那样，英儿不仅仅走了，还给顾城布道，还让那个老头儿上岛去讲述她与顾城的全部，用了甚是低俗的字眼儿。把顾城说成是“内心虚弱，乖僻嫉妒，还要伪装于世的虐待狂”。她用了许许多多伤害顾城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她在等顾城确切的死讯。

她就是要顾城死。她赢不到他的活，就要赢他的死！顾城只有为她死了，她才足以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和爱。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感情?！我简直无法想象得出，人竟是这样！而做这件事的，竟是爱妹妹一样地爱过的女孩儿，咪。

英儿出走的消息，被雷封锁了将近两个月。她其实早在英儿尚未出走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英儿即将离去的信息，然而她沉默着，并不把这件事告诉顾城。直到英儿真

的走了，她依然扣压着消息，安排所有人淡化此事，直到顾城两个月以后再也找不到英儿，才知道她早已离去。他质问岛上的亲友，何以这么大的事情一直不告诉给他。然而，直至他死去，他也不知道，雷扣压了消息，安排了所有。而雷在他的面前，却一直大骂英儿的无情无义、不辞而别，做出非常吃惊的样子来，在北京亦是如此。

雷这么做，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她是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德国的这一段生活，她对自己的婚姻又有了一定的新感觉，英儿使她珍惜自己的这份生活。她并没有错，虽然她欺骗了顾城。

然而，对英儿的出走，顾城的反应令雷始料不及。他几乎一下子就疯了，他痛不欲生、真正的是痛不欲生！一切全乱了，他的心没有了、他的梦没有了，如他所说："要拿东西的时候，手没有了。"

英儿没有了。

顾城此刻只剩下了这一种思维。他爱英儿啊！爱得痛入骨髓！他此时才喊出："我不能没有她！"这声音在他的胸中封锁了十一个月！为了不伤害雷。

如今一切一经说出，雷是真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她一贯冷静、性情开朗、颇有城府，但她的内心依然震塌了，她没有想到顾城如此深刻地爱着英儿，不惜为她去死。

其实她应该想得到！是她造成的这一切。

此后，顾城开始了对英儿惨痛的找寻过程。英儿曾最怕他回北京，他回了北京。就在回北京这一次，他见到了

我。

我没有说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我只是轻轻地、很小心地告诉顾城，英儿是个身首异处的女孩儿，她的肉体可以远离灵魂，干许多现实的事情，你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仅此一番内容，就已经足够伤害顾城的感情了，所以我是试探着说的，说得很犹豫。我是怕顾城受不了，我害怕他那受伤的神情，怕他那模糊的目光，我怕他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痛苦。然而我又必须说，只有在他心中熄灭英儿的形象，顾城才能得救，他才有力量自救，置于死地而后生。

我一定要救他，无论如何，我必须如此。

总之，英儿摔碎在顾城心里，是因为我，我正视这一点。我知道此事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顾城和雷从我这里走后，我的话的确使顾城挣脱了一部分沉重的感情，使他冷静。然而这次谈话给顾城带来了另一种麻烦，是我始料不及的。

雷一下子抓住了英儿的把柄，她开始拿这个东西当成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的话不仅使英儿彻底完了、输了，也使顾城在雷的面前全都完了。他再也抬不起头，英儿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儿，简直让人恶心——雷用最破坏美感的字眼儿使顾城惭愧和羞辱。他无话可说。

这不是我的用意，不是我要说的。

……

顾城和雷从我这儿走后的第二天，他们飞回了德国。

3

回到德国以后，顾城在雷的督促下，开始了《英儿》小

说的创作。

雷说过："顾城在写一部忏悔录，棒极了！棒得都可以为他去杀人！顾城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儿，就向我忏悔，他写我怎样用卖鸡蛋的钱接去了英儿，又怎样给他办绿卡……这本书肯定棒极了！"

顾城创作《英儿》的过程，雷始终做他的助手，她把顾城的全部手稿打入电脑，所以她一直是此书的第一个读者。正如我在上篇的第八部分"我看《英儿》"中所写的那样，雷越看越不是滋味儿。此刻的顾城已经完全进入了真正的艺术创作状态，同时也真正地进入了他心灵深处的那片不受理性制约的情感天地。所有美感都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这种巨大的力量把他带入无我、抽象自我的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中，任何力量都是阻挡不了的。

这当然是《英儿》之所以灿烂的根本，但也是顾城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又一次失败。他的真、他的太真，使他不能屈从于哪怕是自己的理性要求。《英儿》开篇的那个所谓的全书指南，已经显得根基朽动，他完全远离了自己忏悔的初衷。记忆中那活生生的一切，已然在他的笔下生长得浓密、茂盛。

雷受不了了。

她对顾城说："你这么写，我受不了。你在伤害我。"

可是顾城知道，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又一次伤害了雷，便表示，写完了这本书，自己就真的去死，拿死还雷这份情。

书是在不断往下写着，所有的事情，也在流动的时光

中往着最坏的状态发展。

这一段时间的雷，已经完全厌倦了自己的婚姻，内心里已经开始了真正远离顾城的各种准备。

自从英儿的形象在顾城心中幻灭以后，他其实是真正的在反省着自己，一直在痛悔着自己对雷的伤害，回忆起了许多曾经美好的往事，不断地向雷诚心诚意地忏悔。但此时，雷的心已经冷了，一切不可逆转。面对顾城真挚的倾诉，她并不为之所动，她说：晚了，晚了……

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事。许多偶然的原因，顾城发现了雷与一位大陆留学德国8年、取得居留权的陈姓男士的隐情。此人曾同雷一起帮助顾城出主意，寻找英儿。甚至在此期间，雷还托人请了“私家侦探”，查访到了英儿的下落。这位陈姓男士（顾城与雷叫他“大鱼”，《英儿》书中还当成一位朋友地写到过他），不仅帮顾城出主意，还和雷一起到街上为顾城买回了电击器和刀，鼓励顾城去报复英儿。

这些事使顾城受到极大震动。他的世界是彻底毁灭了。大鱼的出现已使顾城的婚姻面临灭顶之灾。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混乱的事情。由于顾城陷入极度痛苦和精神的高度紧张状态，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用拳头狠狠地砸击了电脑。雷被惊起，发出恐怖的尖叫，持续的叫声使顾城不知所措，他冲上前去抓住雷的双手想制止她的喊叫，雷还在叫。慌乱中的顾城已经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下意识地去掐住了雷的脖子，两个人一同摔倒在地，弄翻了东西。

雷说："你想掐死我！"

顾城说："我没有。"

"那你放手！"

"那你别叫。"

"我不叫。"

于是顾城放了手。这是顾城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和妻子雷"动手打架"。所有同他们夫妇有过密切交往的人，都是知道这一点的，这是事实。但后来此事被越传越乱、越传越走样儿，而且编出的事情穿越了许多年头，甚而编到了他们初恋的年代。

那一天，顾城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左手背上抓了四道深深的血痕，他说："雷，对不起，我还你！"直到他死去，他的手上还清晰地留着这四道伤痕……

顾城夫妇回到了他们的小岛。然而残酷的现实依然在继续。雷此时已经去意坚决。她说，大鱼卖了房子和汽车，离了婚，就等我了。她甚至要求顾城，"象当年我接受英儿一样，你也要接受大鱼"。雷已经变得不象过去的她，显得固执和缺乏理智。

后来就发生了她开车不辞而别的事件，她希望用她的走逼迫顾城。

此刻，所有的人性全被扭曲了！

从英儿到雷，到顾城，甚至到大鱼！这一长串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中，到处都是浓重的火药味儿。人们的理智全都没有了！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能暗隐着危险的火山，也许终生

都没有那么多邪恶的力量蕴集成可怕的喷发。而一旦仇恨的内应力真的超过了极限，情感的岩浆冲出了理智的地壳，滚流的热浪会倾刻之间摧毁一切，吞没一切。

自我封闭得很好的顾城，由于情感没有一条可以渲泻的渠道，已达到了自我爆炸的程度。他的外表冷静极了，但他已经理智得疯了。

雷正在岛上忙来忙去，她在准备迎接几天以后寻她而来的大鱼。他即将到岛上来了！

众所周知，此刻的顾城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他受不了这么多的残酷，这么多可怕的欺骗，受不了即将上岛、进入他的家、带走雷的大鱼！他实在早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了，而现实依然不容喘息地向他步步逼近。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认为每个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都理应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人的心灵是一杆公正的秤，历史终究会回答出一切，包括最严酷的现实。

那悲惨一幕发生的时候，一切全都真的毁灭了。……我不想写这个事件，因为我相信，离这一切最近的人，最终会说出一切。那时，我也许会说我内心中真实的感觉。

这是怎样残酷的一幕！是我人生闻所未闻的最为悲惨的场面！象一场大爆炸一样，美好和丑恶同归于尽。

我不是说顾城完全没有错。我只想象一个辨护律师一样，尽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责任。

顾城是被动地落入世俗情感的旋涡的，他的所有挣扎全无用处。他最后曾经挣扎得很厉害，但没有一个人来救

他！他的亲人，眼看着他挣扎，不以为他危险；他始终都认为是自己不好。他不会向任何人求援，他得不到理解，他孤独极了！……

不能想象他有多惨！他直至离去，听到的都是亲人和朋友的埋怨、告诫："你把人家都逼到离开你的程度了，你还有什么话说？""雷是一个最完美的女性，顾城你要珍惜！"……

顾城的心啊，真是碎了又碎、伤了又伤！偏偏雷又将迎来了一个大鱼！

其实，雷也是个普通人，甚至是比普通人希望值更高的女性，我们凭什么要求她象神一样无私无欲呢?！但长期以来，所有人对她的看法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顾城亦是如此，他甚至简直到了迷信圣母的程度。这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我们从旁帮助顾城的时候，是为他帮了倒忙。

雷对顾城来说，是天！这些年，他如果敢对雷有一点点的怀疑，他已是死了。他一直是连怀疑也不敢有啊！顾城一直把雷的所有做法都理解为是她对自己的爱，正如雷一直向所有人讲的那样。而这一次，在大鱼事件上，雷终于使顾城震惊地发现，她是一个现实中的陌生的人。顾城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多年来雷的誓言全破碎了，顾城的心也碎了……

人们都说，顾城是杀妻在先、自尽在后。其实他绝对不知道他杀了雷！

雷死去以后，只有右前额上一个不大的伤口。而伤了她的那把斧子，斧口很宽、很重。如果用了力气，即使是

不太大的力量，随着惯性，都会真的把人劈开。而当时雷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医生都不以为她会死去，还对亲友说："她会好的。"

没有人看见雷与顾城争执的过程，无法推论。但顾城在自尽前，曾向亲人说过一句话，那是他伤雷后，在自己感觉中留下的印象，他说："我把谢烨打了。"

在他来说，他只是知道自己把雷"打了"，而不是杀了。他没有用力，他至少是这样认为着。顾城认为自己不过失手砍破了雷的头，她不会死，他没想杀她，他还没有做到那种程度。他只是负气之下打了雷。

而这个结果，就已经叫他去死了。

平时的时候，雷的手上破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顾城会心疼得不得了，着急得不得了。而今，他居然动手打破了雷的头，他承受不了自己这一行为，他只有去死！他没办法面对这件事。

顾城是个真人。他的书、他平时的为人就是这样，他不会说谎。所以，他说的"打了"，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坦率地说："我杀了她"。他没有干那么严重的事，他不知道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告诉同在岛上的亲友，他是让人快去救雷，而他自己却绝决地走了。

当然，如果他知道，他会为这个结果去死十次、百次、千次！……

我一直对自己说，顾城这样的走了，是他的幸运。我也跟自己说，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到死亡的一边去了！这是天亡顾城，他不得不亡……内心的惨痛无以形容，我却

还要对自己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对他。

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

顾城和雷都没有了。而那位终于在星期日上岛的骑士，挺冷静、挺理智地转了转，又回德国去了，他没有离婚，他现在在过着挺平静的生活，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爱过雷，想要娶雷……

雷为这个人付出了一切！为这个人。

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人与人之间的真纯、善良，成了扭曲变形的东西。人们谁也认不出彼此，认不出自己。

何以要求一个天才不可以摔碎自己呢？人类的丑恶都难保每一个人自己不碎！何以要求顾城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必须做到善始善终、仅仅为了自己虚化了的美感？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下难于弥补的错误。

顾城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黄土。他已还原成物质和人类的原生状态。他灿烂的灵魂在哪里呢？……每一个参与了这一过程的人，有没有过对自身人性劣根的反省？有没有过灵魂不堪重负的负罪感?!

没有。

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反省出人类的弱点和自身的残酷。任何不公正的态度和轻松而来的结论，都将是对真实的不负责任，而不负责任最直接的，是令历史蒙上灰尘。

还有，那就是人的心灵。

1994. 1. 15



英儿与作者往来信件
（摘编）

1994 年 1 月 15 日，本书的续篇脱稿。此时，我突然收到了英儿的来信，这是英儿出国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寄回的信件。至今，我们已经有了五封往来书信，现摘编如下：

第一封信·英儿来信

文昕：你好！

对于我来说谁之罪，谁之过都没有用了，究竟又是谁之过呢？顾城没了，雷也没了，就真的没了，我睁着眼睛看天，不信呀！写我，骂我都成，真真可怜的是哪个故事都比这真的

要有道理，要痛快淋漓一点。一年半，也就五百天吧，也就一生一世了，怎么觉得比一生还要长呢！一年半呀，讲不清说不清，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顾城在我的心中落下去，又升起来，我在顾城的心里也是如此吧……最后全是爱情，那一次又一次无法抵挡的潮汐是我们最后的欢乐。一点儿也不悔的是今生遇了顾城，最终扔了一切爱了顾城。命里我们是一个，死也是平常事……命里你是我姐姐的，是你带了我去看顾城，但不怨你，是命呀，遇上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的。好多次想试着躲过那命，想活成咪咪，都没用都没成。我是浑蛋，顾城也浑，雷又太往完美里走了。离开北京时，你说，有什么意外我给你发电报，你心真好，真的，可那些日子全疯了，什么都没有用，对顾城发疯也没用，我说顾城你得选择，我说顾城是命呀，让我走吧，我不爱你，顾城也疯，说实话，怎么都行就是不许走，是命呀，走了就都没了。真的就都没了，但活也是拿着心扯着玩呀……心太疼了，写什么都难极了，有时画画画心里好受一点。文昕别伤心吧，命里的事而已。你，日子还长呢，慢慢讲故事吧。静下心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咪咪”，她的努力和伤心，他的命和爱，她的挣扎和绝望，你是知道我的，我信，真的信你。

顾城没了，雷也没了，我睁着眼睛看天，不信呀！以后送你些画吧，也是个心。

英儿

(94). 1.4.

第二封信·作者回信

英儿：想念你！想你，咪！

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骂你，恨你，还要想你，要你回来。上天知道，我不能不骂你。

你不要认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大致什么样儿，我全知道。我知道你过得不好，你在雷的“圣光”之下，你怎么可能过得好呢？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早些走，为什么不早点儿回北京呢？你非要在那团乱麻里搅，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现在把自己害了，他们都没有了……

顾城真可怜，你们都伤他，他没有好日子了！我为这个恨你，为他的遗嘱你竟不看恨你。你的心真冷！你三年一封信都不给我写；你走了，全不管那傻子怎样寻死觅活，你把他对你的希望弄没有了，可怜的顾城！他让你们弄疯了。

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骂一骂你的问题，是真恨你不懂事，只想个自己的感觉。

你也别为我骂了你伤心，我是为了顾城！都说他杀了人了！他走的时候他不以为杀了雷，他只知道自己死了。他傻得让我心痛！我知道他此生会受各种伤害，想保护他，他是天才！他的灵魂太灿烂了。英儿，我的咪，你别恨他写了《英儿》，他从此与你连在一块儿了，你在他灿烂辉煌的作品里活一千年、一万年，咪你值了！那是文学史的辉煌，也是“英儿”形象的辉煌。你别在意他写了你，他的写，是你最荣耀的经历。

我买了一套《英儿》给你留着，是他写给你的，老了再

看吧。

给我来信!!!

昕

94.1.16

第三封信·作者

英儿：

我上一封信你收到了吗？我其实知道得比你多。比你精确。咪你至今不知道雷，她让你说不出一句话，你让她的“完美、正义”给震住了。这件事顾城后来也明白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乡说：“英儿让雷给压惨了，英儿多‘尖儿’呀。……现在别管它了……”他后来还说到《英儿》那本书，他对雷的形象后悔极了，他说他如果有时间，他会毁了这本书。我后来才知道我为什么写了我那本书，我是替他毁了雷的形象。雷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要，但她死命要这个形象。可她后来干的事是疯了，没有理智，一切真不象是她。死之前，人都反常。

我其实不可能不恨你，但爱也是无法战胜的。

那个小顾城，他走的时候惨极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所有人都拒绝他，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想让人收留我的时候，门就对我呼呼关上了。我做难堪的事。”我见鬼透了，居然迷信雷，以为有她在，顾城不会出事！就算是你混蛋透顶，她总不是个混蛋吧？可后来的事闹了个

天翻地覆，她怎么会这样呢?!她回北京，当我的面儿给顾城翻脸，我是震惊了一下，但她又装回去了。唯一的一次见面呀！才那么少的两三个小时！走了，就全没有了……乡也见鬼极了，她居然只救雷，不救顾城，眼看着他死，不救。认为他干了坏事，他该死。这他妈世界真荒谬!!! 咱们一群废物，全没有用处，反死了顾城！

在这件事上我简直不能自拔！我并不怪乡姐，她见鬼、我也见鬼！我是不在，我在，只我一个，也没准儿全一样，雷她该干女皇的活儿的，她太有魅力，仿佛她干的一切都有道理极了，连顾城都给她压惨了，顾城是个神呀！他是个善良的小神。

英儿，我心痛极了！你们把顾城给弄没了，你们加上我们加上一千、一万，怎么抵得过顾城一个人呢？你们倒忍心毁了他！他傻，他就真的去死，也就真的没有人救！顾城那时理智得已经疯了。我他妈见鬼，我一封信也寄不出去，雷控制着，不给我迁居后的地址，他们回了岛了，不把顾城写的信寄给我，他把那些后来的信打进《英儿》里去，都没有人了，我才看见，英儿，你说我能不痛死痛生地想吗?!其实这事说到底和我是没有关系，但他后来向我呼救，他用《英儿》中那些最后的信召唤我，让我为他说话，他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英儿，我写那书差点儿写死，我能不骂你吗?!我连我都骂。我的书是真实的，尽管我骂了你。你会惊讶我说的话是你想也不敢深想的，大致上几乎与你的真实经历出入不大，或完全一样。你看完，包括我骂你的话，你会有遇到知音的感觉，但你不会高兴我当众说。别在乎吧，顾城他太惨了！我是真信仰他天才的精神，为此，我当然会招包括

你在内的人恨，我不在乎你恨。

英儿，我一直想着你，恨也想。

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再写信给我，你这个小玩意儿，心硬得很，我一直怀疑你是冷血动物。

可怜了顾城，他那小小的样子，他捧着心，诚得只剩下灵魂的样子，怎么也忘不了。3月顾城回京，说到你走，他在发抖。他苦死了，他又不能象别人，哭出来。他那样子比死都难受。我想起你，哭了，顾城反过来安慰我，说你怎样一直在说我，说我其实是你的一半儿，说咱们俩其实没有分开……说得雷好生气。顾城连我骂你、恨你都承受不了，他只能允许自己说你不好。英儿，你扔他扔得太惨，他死去活来地挣扎，我是亲眼见了的，他写了遗嘱，是真的，乡想送给你，她急疯了，拿着顾城的遗嘱急疯了，想你能救顾城，你会救顾城！你不出来，不救，不说中国话，不见人，不要任何他的东西。你见鬼死了！你竟说你爱他！你在怎样见鬼地爱他啊！你是想弄死他，你要这个！小小的你，怯怯的你，恨起来、狠起来什么都敢了。你想杀了他！英儿，你不要怪我骂了你，我不骂你，你也会骂自己，想这事，我都象心上插了一把刀子似的。

写这些，相信你是会想听，也该听的。我是旁观的人，对他后来的事看得最清楚、也最公道。

写信来吧，我还是想你，每一寸记忆，是你的、我的过去。

昕　94.1.22

第四封信·英儿复信

文昕：无论如何收到你的信很高兴，很高兴。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痛苦这么痛快地哭了，好像是对姐姐，如果我是你骂了的妹妹的话，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怎么遇到的顾城，你比我都知道，我们是怎么去见顾城，你比我也知道，后来我们通信，那些美丽的空气和阳光，我几乎是和你一起分享的，你都知道。我试着躲过那命，我想让生活吞没我自己，你也知道。然后呢，我最终心里躲不开那个声音，顾城的声音穿透了我，我是怎么去的，你也会比我记得清楚，我只记得，你说，如果顾城对你有别的欲望怎么办，我笑了，我说，是顾城呀，文昕，我从来写信都是顾城和谢烨收的，从来没想过别的事情。我说，我给你写信，到了那儿以后我再告诉你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信是写不了了，我说不出话来了。你问我当初为什么不马上离开，你不问我都忘了告诉你，顾城发疯，要自杀，要死，我也要走，要马上走，去奥克兰或回北京，雷苦苦地留我，说：你不能走，你走了，他就活不了了的，是雷呀，让我说什么呢，一边是我命里的顾城，一边是苦心的妻子，我留下了，为了顾城的命，为了雷的苦善，为了我自己信了的宿命。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开始在我的心上，真疼呀！我说顾城这日子过不了，放我走吧，顾城说，这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我早放你走了，你和雷，没有谁，我都必死。日子就这么生生死死地往下过了，真的奇怪呀，不经过那每一天我自己也不信竟也有那么多美丽的时刻，雷对

我真好呀，那时候，我和顾城闹了气，是雷过来安慰我，我生了病是雷为我买药做饭照顾我，我也开始帮雷，从心里感激雷，我想办法让雷有时间和小木耳在一起，小木耳多可怜呀，雷也可怜，老哭。最终顾城接到德国的邀请信时，我和雷做了最后的谈话，我们谁也没有力量再耗下去了，心疼死了，雷说，这次我把顾城带走了，你来决定吧，我点点头，说好的，我走。也许是个机会吧，可以把生活还给顾城和雷，我走了，走得多绝望多伤心你知道吗，文昕，我是把死放在了那儿的，把命压上去了的，你问我为什么冷得连顾城的遗书也不看，我能看吗？哪怕一点消息都会使我全线崩溃，我是想要他恨我的，恨了也许就能再生，我做这一切真的是把命压给了雷了，那时只要一个消息传来顾城死了，我必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最终呀，柏林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雷终于瞒天过海地把我出卖了，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她跟着顾城四下里找我，她死也不告诉顾城一点点真情，雷知道我是怎么爱顾城的，雷知道我是怎么走的，对我千好过万好过的雷最终害死了我，也没得说呀，她是妻子，顾城这么过份她要顾城的命也是活该，只是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们亲姐妹一样地活了一场呀，我爱顾城，我恨顾城……我不知道什么文学，我只心疼，我不忏悔，没有一件事我要忏悔。我觉得自己快神经了，我的眼前永远出现幻觉，我一直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和顾城的灵魂说话，不过我是真的看见的，别人不会信我，肯定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我现在得控制自己，我开始一点一点回忆起我们的日子，把他们一点点写下来，真真的写吧，写我们的好日子和苦日子，真真的写，是好是坏人由世人说吧，我不在乎别人骂我，真的不在乎……

为了爱顾城疯也疯了，死也死过了……我才不忏悔呢，我不欠顾城的，也不欠雷的，我也不欠我自己的。只是伤心。你说我把顾城对我的希望毁了，顾城究竟对我是什么希望，我把心早就给了他，他拿了我的心毁着玩了。我也是活该，没什么可说的，我不在乎人骂，世人用道理说话，不用心说话，用嘴说话。爱不是道理，爱是火焰呀，文昕。我不是完美的人，一点也不是，如果为了不完美挨骂，倒是真滑稽，我想告诉你，姐姐，完美是垃圾，梦想的垃圾，味道坏极了，如果以后你再遇到完美的活人，躲得远点，这是我真想告诉你的。……我很安静，除了头晕，特别安静，我有丈夫，叫John，他照顾我，爱我，保护我，但我也许最后把他也害到里面了。真可恨我自己。

英

(94). 1. 24

又想起一些话来。

突然想如果他们分居、离婚的事我听说了，从悉尼跑回去，找顾城，假如是这样，假如我可以和顾城把话说清楚，那时雷肯定会恨死我，雷有些拿不定主意，我进她也进，我退她也退，不进不退一起活受罪。这真真的是怎么回事呢，你能告诉我吗，文昕，我的心是乱极了，好象讲那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呀，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讲来讲去，我当初真的不该来岛上，我们当初真的不该那样，当初遇上也不该再见面，或者当初不该遇上……我又快疯了。

英.

第五封信·作者复信

英儿，想你：

收到你的信，想来我的第二封信也已寄到了你的手上。那么你信上的有些问话我想我是已经回答过了。我知道你认为自己是尽了全力，不能算自私，后来的事不是预先知道的，那些情况是极端无奈的。英儿，某种意义上说，是。但这件事从根上就有毛病。当年，你在最后告别顾城时，当着雷的面表达了自己积压心底的感情，你想过雷会怎么样吗？她让你把自己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感情在一瞬之间弄成了“无独有偶”，她的自尊、自信，她的感情能承受吗?！她能不恨你吗?！她能不报复顾城吗？只不过她有修养、有城府，她不会、也永远不会把这些表现出来罢了。我会把我的书寄给你，你会从中看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是一句话的事。

英儿，我从此事一发生，几乎白天黑夜地醒着，所有的事都奇怪地到我头脑中来了，我不停地写、写。是顾城，把他要说的话全让我说了。我的书再等二十天就印出来了，我寄给你。让你在没有见到我之前看到它，知我把我妹妹恨有多深。英儿，你的感情太自私了，一开头儿是你伤了雷，她那时是无辜的。你做了这一件事，便不可能有好结果，雷有绝对的理由。

雷一直是咱们俩的朋友，你竟去抢她的东西，是你不好。爱顾城，认命可以，但不能伤朋友。咪你罪有应得。

你不要认为我说了这话是不再爱你，我爱，你比雷离我

近。所以我一再宽容你，纵容你对顾城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好，不象姐姐，对不起顾城。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对你的感情一直采取理解、宽厚的态度，其实我也害了你、害了顾城和雷。不是一个朋友！我太不负责任了！我认为人的感情是不能无视存在的，我只承认它的合理性，不愿承认它的不合理性。

咪，从这一点出发，我完全想象得出你在岛上的心情，事实上我的那本书已先你一步地写出了你信上所有的话，还有许多你不曾写过的，我也全都为你写了。只不过我痛恨你，痛恨这个吞没了生命的事件。你后来的“无辜”，是你最初种下的一树恶果，你让我怎么同情你呢？

我当然同情你，我甚至心疼你，想你的处境那样可怜，真的很是心疼。我和你是姐妹，不可更改，我骂你，恨你全没用处。我到什么时候都要你，你干了多少坏事也爱你如初。我是活该！我知道你所有的痛苦、不幸和期待，我知你爱顾城的所有历程，包括你远离我的三年，你的每一寸痛楚。

英儿，顾城并不是非要要两个妻子，他是欠了雷的债了！欠雷还不清的情债，他不觉得这是债，他认为是爱。不是的！他满心装的是感恩，再有，就是生活上的习惯和现实上的依赖，不是爱。

英儿，雷不会给你顾城的，她让他去死，她不要，谁也不能要！她让大鱼上岛，是最后的一手，顾城是不会活到那个人上岛的一刻的，雷比谁都清楚。雷恨你到让你死的程度，雷要最完美的形象，雷要在完美中毁了你们伤了她的人，雷可以理解，但雷是用了太多的心计。我理解她，但恨她。

命让我为顾城抱不平，一直如此，你是知道，好多年了。

顾城后来以为我不需要担心了，说我适合去保护女孩子。记得吗？咪，命里的事，怪极了。

咪你上岛，不欠自己是真的，但还是欠了人的东西，欠雷的，你得承认，一开始欠的，你还不清。顾城也跟着你欠，因为你欠。你傻，你不明白，雷恨你入骨，在内心中。对你好，不是为你，是为自己的形象，是为了赢。你除了“尖儿”，你拿不出她的“完美”来，你还别骂完美不是东西。你浑蛋极了，不该去，去了就全完了，林黛玉不能见外亲，是怕自毁。你去了，全炸平了。你比林黛玉厉害。所以顾城爱你、爱得人全没有了。也是命。雷恨你，不在于你是不是把她干的事告诉顾城，她现在也恨你恨个死。她甚至让顾城杀了你，也表示可以替顾城杀人。你别认为什么都挺简单，你们玩儿命呢！你不知道自己进去的是个什么岛，你见鬼透了，居然今天还不明白！唉，你是活该，自找的！咪，我心疼你，但气你干的蠢事。

不是非骂你，让你不高兴，我也想让你、让自个高兴，可咱们也是活该，弄得没有一个好话题。

想念你！想过去的日子。

昕 94.2.8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顾城绝命之谜——〈英儿〉解秘
作者＝作者：文昕
页数＝１９０
ＳＳ号＝１０３１５８９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０３月第１版